

戰時蘇聯遊記

孫承佩譯

美·史諾著



中外出版社印行



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典藏

美 孫

Edgar

承

Snow

佩

著 譯

戰

時

蘇

聯

遊

記



中外出版社印行

戰時蘇聯遊記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七月初版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十二月臺初版

著者 美 Edgar Snow

譯者 孫承佩

發行者 中外出版社

承印者 臺灣光復會

印臺灣經售處者 臺灣新生報

中外出版社印行

重慶美專校街九十七號

分發行所
重慶林森路聯營書店
成都祠堂街聯營書店
西安南院門聯營書店

戰時蘇聯遊記 目錄

譯者前言……………(一)

第一章 橫貫大草原……………(一)

- 一、進入蘇聯
- 二、由莫斯科南行
- 三、戰爭與空間
- 四、天堂

第二章 解放頓河……………(二七)

- 一、哥薩克
- 二、普什尼特科夫一家
- 三、馬寧諾夫斯基將軍
- 四、訪問德國俘虜

第三章 火焰……………(三二)

- 一、關於集體農場
- 二、喀希奇夫同志
- 三、安娜、絲托希婭
- 四、豐裕的生活

第四章 史達林格勒的史詩……………(四五)

- 一、德國人投降了
- 二、二十四位將軍一位元帥
- 三、血染伏爾加河
- 四、至此爲止

第五章 後方……………(六一)

一、工業巡禮 二、加速 三、蘇聯的脊柱 四、亞洲對希特勒

第六章 莫斯科之冬……………(七九)

一、克里姆宮周圍 二、衣食住行 三、黑市 四、莫斯科之婚

第七章 敵人……………(九三)

一、斯摩稜斯克三女郎 二、塞夫 三、殺人公司 四、閃電戰的挫敗

第八章 蘇聯與日本……………(一一七)

一、外蒙消息 二、外蒙與日本 三、西北利亞準備好了嗎

第九章 蘇聯內幕……………(一二八)

一、蘇聯爲甚麼打勝仗 二、蘇聯在「摒棄共產主義」嗎？ 三、重建大陸

四、蘇聯的下一個計劃 四、蘇聯心目中的美國 六、蘇聯需要什麼

883
34
譯者前言

美國名記者E. 史諾，中國讀書界是很熟悉的。本書是史諾新著 *People on our Side* 的一部。原書共分三部，第一部談印度，第二部談蘇聯，第三部談中國。一三兩部皆不便出版，故只能將第二部譯出，易以今名。

這是關於戰時蘇聯一個生動，深刻，有力的報告，接觸的方面很廣，前方後方各種場面都接觸到了，發掘的程度很深，蘇聯人民的意志，精神，情緒都有栩栩如生的體現，著者不但報導了蘇聯的勝利，他是完美的報導了勝利是如何爭取，如何創造的，讀過之後，我們可以深切的體會到『人民戰爭』的意義，可以深切的知道，蘇聯的勝利是勢有必至，決非偶然，決非倖致。本書最後一章，縷述了有關蘇聯的重大問題，材料豐富，論述着力，在蘇聯研究上，是最有價值的參考。





第一章 橫貫大草原

一 進入蘇聯

無論什麼人走到別的國家，他的印象差不多總是被他以前的環境和經驗所決定的。這對蘇聯尤其如此。所以對於同樣的一些問題，你如果問到那些應該懂得的人，他們的回答常常是迥乎不同，其故在此。

我從德黑蘭飛入俄羅斯的頭一天晚上，曾和兩位駐蘇聯的美國記者一道吃飯。他們的經驗差不多相同：他們對於若干基本的事實都能同意，但彼此的解釋却距離很遠，正和以前美國駐蘇聯的老記者昌伯林與杜蘭第一樣。

後來我在莫斯科有一天夜晚和一位同業擬出一個清單，開列了一個外國人到蘇聯觀察時所應具備的條件，其中包括（一）對俄羅斯歷史、地理、語言和文化的相當知識，（二）對於東歐歷史文化的相當知識並在這個區域居住還一些時候，（三）對於東亞歷史和語言有相當瞭解，（四）對於馬克思主義學說和東西方社會革命的歷史有所瞭解。我們從面對當時在蘇聯的記者和外交官依這尺度加以衡量，分別列等。沒有一個人移得上具備所有這些條件。

一個在蘇聯的觀察者，除了這些積極的資格外，還應該儘可能超脫一切對付問題的消極因素，

他應該像一個好的陪審官那樣客觀。譬如說，我們不能不認爲一個篤信教會有關管理人間事務的份子會研究蘇聯而不存絲毫偏見。一個人若僅僅熟悉那嚴格的英美式的政府國會制度，也不免有些缺點。這一類有限度的知識背景都不大能够使人懂得蘇聯的方法和目的。至於種族歧視，階級偏見，天生的和事老，對於社會主義的社會之整個觀念加以仇視，這些都是正確判斷蘇聯內部力量的障礙。

我感覺我自己至少在偏見方面，當我到蘇聯時是沒有什麼掛慮的。不錯，我是在一個天主教家庭養育起來的，但是我也懂得俄羅斯正教的歷史和布爾塞維克對它所持態度的理由。長時間在中國居住使我失去了種族或宗教的偏見，我倒頗像一個道教徒了。而且事實上我發現我在亞洲的經驗。使我對於許多別人感覺困惑或驚異的俄國事物，深能領會。遠東正是一個實驗學校，使我研究了馬克思主義和它的影響，而在滿洲我又首先接觸到俄羅斯的文化和力量。

我們常常不能把蘇聯想做一個歐亞兩洲的大陸國，而只把它當作歐洲的一部分。它實際上是東方與西方的混合體，也是東西兩方文化歷史影響的一個綜合物，這種影響對於斯拉夫人民從若干世紀的蒙古專制與沙皇暴政下向着社會主義方面的鬥爭，起了極大的作用。在全俄羅斯，韃靼的血液都自由地流溢着，而且即使在今天的蘇維埃社會中，在社會主義的實踐的背後，的確還有着亞細亞習慣，方法和哲學的強烈情調。有許多事物，在膚淺的外國觀察者看來，以爲是這裏社會主義所特有的，其實不過是斯拉夫和韃靼的交流而已。

但是如果以爲蘇聯是歐亞兩洲的大陸國，所以它的居民也就是所謂殖民地裏的歐亞混種人，那

就大錯特錯了。說來好笑，甚至在戰爭期間，有些到蘇聯參觀的人竟仍把他們看成一種殖民地人民，而採取一種家長式的傲慢態度。俄國人感覺卑屈比誰都快，他們憎惡卑屈也比誰都厲害。他們認為自甘卑屈的人只是傻瓜罷了。

當我在一九四二年十月初飛入蘇聯時，我不信有誰能對蘇聯人抱持家長的態度。在我看了印度、伊拉克、伊朗和北非以後，我知道英美在這塊地區的兵力太少了，決不足以抵擋納粹向裏海下部的衝擊。那時史達林格勒的戰役已然打了兩個月了，德國的右翼已深入到高加索。我們低飛到巴庫和古比雪夫。德軍已逼近巴庫了，後來據巴庫市長說，巴庫自己的大砲「救了那個城市」。如果巴庫給德軍佔領，史達林格勒不守，整個中東和印度就都成爲軸心的囊中物了。

當時外間普遍以爲史達林格勒一定守不住了。我是不同意這個看法的，而且當我聽見人們講：「不消說，我們對俄羅斯的認識完全錯了」的時候，我深爲痛恨。我們並沒有完全錯誤。從一開頭起我就相信，希特勒侵犯蘇聯無異招致大禍，這是有文爲證的（見一九四一年七月「新共和週刊」載本人論文）。但是卽在那時，旅居印度和伊朗的人們很嚴肅地勸告我，說我最好早些假道西伯利亞離開蘇聯。有些謠言說蘇聯要求和了。（實際上，最初一次具體的和議不久曾被提出，但提出的不是蘇聯，而是德國。）當時同盟國的要人都認爲日本是會從東方發動新攻勢的。

我們必須記住，那個時候希特勒已然佔領的地方，幾乎相當於美國全部東方和南方各州，包括台薩斯在內，那裏的人口約達六七千萬，也就等於全部美國人口的半數。這個區域佔蘇聯整個國土十分之一，但它是全蘇聯最發達的十分之一。其中有蘇聯使用中的煤礦二分之一，生產全國鐵礦苗

和生鐵的五分之三，鋼和機器約二分之一，農產品約三分之一。全國電力半數以上和鐵道的百分之三十都已失掉。最優美的城市和最富庶省份的省會已經淪陷，列寧格勒已被封鎖，莫斯科在敵砲轟擊之下。

蘇聯那時有沒有可能以它自身的力量把德國大軍逐退，或者即使再支持些時日呢？那是兩種生活方式的一個歷史考驗。那同時也可以考驗：一個基於社會主義路線而組成並由工農領導的社會，能不能抵擋加諸它的生存的最高度的威脅。所有那些相信它不能的，預言紅軍即將崩潰的，或蘇聯內部會發生政治分裂的或經濟破產的，以為蘇聯軍民會大規模向德國投降的人們，在那時還沒有證明是完全錯誤。甚至在許多同情的旁觀者看來，也似乎這個農民的國家是不能擊敗德國陸軍的，最多它只能再給我們些時間罷了。因此之故，當我到了古比雪夫之後，聽到外交人民委員會副委員長洛索夫斯基肯定的語句之後，我覺到十分喜悅。他向我說：

「蘇聯人民為什麼打得這樣兇，他們何以到今天還能打下去呢？這就是美國人要知道的，是不是？我告訴你：在過去，美國人是不懂得我們的。有些人受了謊話的影響，他們不相信真實的事。這就是他們之所以對我們判斷錯誤。現在他們總算看見我們人民怎樣打仗了，並且認識到在蘇聯這裏到底是有些使他如此的事物存在。你要知道那事物是什麼東西麼？回答是：革命已在這裏創造出一種新的社會意識，這個國家的男人和女人們是有所為而戰，有所為而死，有所為而活的，而在今日情勢之下，除了有所為而戰外，別無其他！」

在那以後的六個月中間。蘇聯，隨着紅軍一天天的勝利和世界慢慢感到呼吸的輕鬆，而展露在

我的眼底，這其間我便能在那些從黎明到黑夜，藉着月光在田野裏勞作的，和夜以繼日在工場工作的，以及那些毫不懈怠，毫不畏懼在戰場殺敵的男女老幼中間，發現出這種「新的社會意識」了。

我並不是在一個地方或在一個時刻之內，一下子便找到了答案的，而且我在現在也不自誇，說已經找到了所有問題的答案。一般說來，我倒可以說，沒有一個大國像蘇聯那樣不善於處理外國記者，以至於這樣光輝燦爛，偉大莊嚴的史詩竟沒有好好地公諸於世界。然而我東看到一些，西看到一些，日積月累，終於對蘇聯抗戰精神的「祕密」，得到了我自己的結論。這些結論在本書末尾要一一表明出來。

我應該指出，洛索夫斯基還有一句話也證明他所言非虛。在我離開古比雪夫到莫斯科之前，我曾問他，他是否以為日本會攻打西伯利亞。他遲疑了一會兒，撚撚他那和加里寧一樣的鬍子，笑了笑，很有力地說：「不，我們以為日本不會攻打。」這句話，在那一九四二年十月的慘淡時期出自一個蘇聯部長之口，是頗有分量的。

一、由莫斯科南行

我到莫斯科不久，就聽到史達林以國防人民委員會委員長兼最高統帥的名義，發表他那著名的十月革命二十五週年紀念日演說，當地演說時，全蘇聯都在默着，連前綫的士兵也把收音的耳機緊緊扣在耳朵上避免炮聲的干擾，靜靜地傾聽。在莫斯科，那些巨大的擴音機在各大廣場上震撼了一整天，使史達林那緩慢，流脆，極具信心的喬治亞音調響徹雲霄。我們坐在都會飯店裏傾聽。史達

林停了一下喝一大杯水，（接着他便道歉說，這是因為那天早晨他吃鱈白魚太多，於是全俄羅斯都騰笑了。）播音機便發出他喝下去的聲音酷似維多利亞瀑布奔流一般。

史達林說，他已受命檢討上年十一月以來的政府和黨的全般工作，他的報告是一方面縷述「爲我們前綫平穩地建設並組織一個強大的後方，另一方面進行防禦的和攻擊的戰事。」他描述怎麼疏散工業和勞動者，建造新的工廠，不管戰事如何，解決生產上的新需要，調度鐵路運輸等等繁重的工作。他結論說：「我國以前從未有過這樣一個強大和組織完密的後方，這是必須承認的。」

但他演說中一大部分在於檢討前綫的形勢，那在當時外邊的世界看來是非常緊迫的。他強調說，蘇聯以往的挫敗是由於沒有第二戰場，因而希特勒能够集中在蘇聯的力量，過於重大。

他說：「據毫無懷疑餘地的真實情報，德國現在所有的二百五十六師中，在我們戰場上就不下一百七十九個師。如果在這以外我們再加上羅馬尼亞的二十二個，芬蘭的十四個師，斯洛伐克的一個師，西班牙的一個師，一共就有二百四十個師之多（三百萬人以上）在我們的前綫。現在大家便可想像紅軍面前遭遇着多麼嚴重非凡的困難，而我們所表現出的英勇精神又是多麼偉大了。」

在這樣的關頭，史達林爲了鎮定人心，爲什麼不得不說：「第二戰場遲早必將發生，」它的重要性是可想而知的，反顧當時情景，千千萬萬的蘇聯人民早在一九四二年就指望來個第二戰場，似乎是不可相信的事，我無論到什麼地方，男的女的都要問英美的「諾言」爲什麼還不履行。他們這一個月指望那個月，幾至望穿秋水。可是如果他們準知道不但在一九四二年以內，或者一九四三年以內，以至在一九四四年四月紅軍發動攻勢之際，英美聯軍都還不在西歐開關主要戰場，那時他們的

士氣會受到怎樣慘重的打擊呵

當時有一般失敗主義者在蘇聯國內外發出議論，說：由於「意識形態和社會制度的不同」，同盟國不會組成對敵的共同進軍。史達林斥責他們說：「事實的邏輯是勝過任何其他邏輯的」：它的確勝過意識形態。一定會有第二戰場的，「因為我們的盟國需要它，並不下於我們。」

但是史達林從來未等待英美來解救。在那同一天中，他自己作了一段諾言。他說道：「敵人感到紅軍打擊力量的日子已不在遠。我們的轉捩一定要來的。」果然，不出一個月，紅軍便開始實踐那個誓言。從列寧格勒到高加索，整個的前綫都已改觀，紅軍攫住了主動，在他們自己的攻勢中阻遏了德軍。

外國記者要求了好多天要到前綫去參觀，但是情報局只用史達林說到援助時所用的「遲早」兩字答覆我們。除了合衆社的沙比羅以外，誰都沒準去。這個道理始終沒弄清。不過史達林既會對沙比羅的競爭者美聯社記者加西第作過一次書面答覆的談話，以至使加氏聲名大噪，於是特別優待沙比羅一番，也是近情近理的。最後到了十二月下半月，我們終於有些走成了，這時我們知道史達林格勒之戰業已定局——雖然過了一個月德軍纔投降。

我們坐在一節頭等臥車中，向南方的薩拉托夫出發。這樣華麗的火車除了我一度在中國看到的藍鋼車外，有好多年沒坐了。車箱裏的銅器和大鏡子以及走道上鋪的紅毯，與當年的景象並無二致。但這一系列車的其餘各節車輛却完全不同了，都見些舊式的，沒有漆飾的大輪車，坐着許多穿破

舊外套的兵士和農民，帶着大皮帽，穿着長到膝蓋的毡靴。

我們幾個人覺得很寂寞，想找一位同車的俄國人談談。美聯社記者吉爾摩要去開車門，但門已關閉了。

「你們可以和我談談呀，」一位陪同招待我們的中校塔朗蔡夫向我們說。這位中校正想學英語，我正想學些俄國語。我於是把他請了過來，打開一瓶伏特加。

塔朗蔡夫今年三十二歲，沒有結婚，是烏克蘭一個工程學校的畢業生。他還在那裏研究電機學，納粹就攻擊來了，紅軍乃召他入伍。後來他的膝頭受傷。他正在養傷的時候，被調在參謀本部服務，這次特別奉命招待我們這一羣外國記者在大草原上視察。

「這對於作戰的人，是不開心的事吧，」我張嘴道。

「毫不，我倒可以進修英語了，」中校說。

他給我看了看一個最新式的賴加式照相機，光圈和快慢門有自動裝置。但是我以前沒有見到過的。塔朗蔡夫告訴我，這是他從一個德國軍官身上奪得的。

「那個軍官怎樣了？」

他睜大眼睛，提起手背橫擺在他的頸上作了個姿式，表示已將他打死了。

「你們對所有俘虜都如此嗎？」

「不，你不懂。這個軍官是在作戰中打死的。一個人如在被俘半小時內還不死，他就不會死。如果他落在我們前綫部隊的後頭，他一定會安全的。我們對俘虜很好，很好！」

「一個俘虜如果聲明他是一個共產黨，那怎麼辦呢？你們對他加以特殊考慮嗎？」
「他們都這樣聲明。我們一捉到他們，他們就喊叫：『同志！打倒希特勒！』但是他們總是放出最後一粒子彈為止，只要我們圍着他們，他們總是如此，我們不相信他們。我們問：『你們爲什麼老是射擊我們呢？』他們表示驚駭了。『我們不能不射你們，只要我們還有彈藥。你們不懂嗎？是命令呀？』」

塔朗蔡夫用手按摩了一下他的膝蓋作出厭惡的樣子。

我們到了古西諾夫站。天氣晴朗，空氣乾冷，只有廿度的霜。婦女勞動者在車站上裝卸着笨重的軍用品。他們喘息的熱氣衝得很高。有十多個小伙子爬上了沒有裝暖氣管的火車。每人背上都扛着三枝到六枝的步槍。

「他們是把這些東西帶到前線去的，」外交委員會派來招待我們的加扎莫科夫解釋過。「他們在這裏的工場修理好，再交付給前綫的神鎗手去。這對他們是一個極大的光榮。」

我們的火車開行在一片雪白的地上，到處點綴着高大矗立的黑色樺木林。有許多次我們的車子讓到叉道上去，給那享有高度優先權的軍用車開過去。直到第二天傍晚，我們方抵達半亞細亞式的薩拉托夫。我們在車站外邊停滯了一個鐘頭，我就和路透社記者古里耶維契在那一系列列的蒸汽火車中間踱來踱去。我們碰到了一羣紅軍士兵，我留意其中有幾個亞洲人。有一個形態上完全是個蒙古人，但皮膚很白。

我們走上去和他攀談了幾句。他解釋說，他是一個達吉斯坦人。達吉斯坦是裏海東岸一個自治

共和國，界於阿哲拜然和卡爾穆克共和國之間，我們正要到那個方向去。達吉斯坦和卡爾穆克人都和蒙古人有聯系，因為蒙古人統治這塊地區有好幾百年，直到幾世紀前俄國哥薩克人振作起來，在的史達林格勒城附近一次大戰中戰勝為止。但是我們這位達吉斯坦人喬吉，顯然對他的民族昔日的榮光，已不大憧憬。他二十二歲，在行伍中五年了，現在升為上士。軍隊教會了他說寫俄文和馬克蘭文；他已嘗到大時代生活的滋味，還想多嘗一點。他現在希望變成一位軍官，打回到烏克蘭去，和一位他希望還活在那裏的姑娘結婚。

「你管你自己叫做亞洲人呢？還是歐洲人？」我問他。

「我是一個亞洲人。但是我喜歡俄羅斯文化——那音樂、跳舞、戲劇。哦！」他興奮地搖搖頭說他，「那真了不起！」

「那麼你真相信他們會讓你變為一個軍官麼？」

「爲什麼不會？你看我；我身體壯，這是因爲我吃母親的奶，吃到七歲上。爲什麼不作一個軍官呢？誰都可以做紅軍的軍官，只要他肯學習。」

喬吉告訴我們說，他正押解兩名德國軍官到莫斯科去受訊問。這是他第十四回押送俘虜了。他正要把他的證件給我們看時，他的長官高聲命令他一句話，他立刻跑回車上去了。臨跑開時，他側着身子向我們嚷道；「我們已可制止德國鬼子了，最壞的時期過去了。不用開年，我們就會回到烏克蘭去了。」

在薩拉托夫，我們在鐵路工人俱樂部飽餐一頓。第二天早晨我又享受了我生平從未用過的高價

的早餐。我們每人化了二百二十個盧布，合十八元美金。這一餐有湯，各種各樣的臘腸、冷魚、巧克力、魚醬、紅酒和伏特加酒。我們在未來的三十六小時內不會有熟食，所以我們都像俄國人一樣大吃大喝一頓。

車子繼續向南開，當天早晨我們就進入哈薩克斯坦和亞洲本部，在那駱駝走的草原上開行了一天。我們隨處都可人看見被德機炸毀的房屋，於是我第一次知道德國人的確曾進犯到亞洲部分的俄國。在旁邊的鐵軌上有很多車輛滿載着大砲和各種軍器，向前方開駛。另外有些裝着鹵獲和損毀了的武器慢慢開到後方去，其中不時有些烟燻了的面孔，有的是年青的姑娘，探出窗外，好奇地睨視我們。

一般說來，你要想在一個大攻勢的後方的一條主要供應線上看到緊張的活動，這裏還是看不到的。快近黃昏時，我們在軌道旁邊看見一堆破壞的東西，原來是幾輛被炸壞了的列車。這個地方叫做巴森查克。在這裏。突然有一條東西行的鐵路從加薩克斯坦的鹽池沼澤中伸展過來。什麼地圖上都看不到有這麼一條中亞細亞修築過來的薩拉托夫——阿斯特拉罕鐵路。在史達林格勒戰役之前，德國人定不知道這條鐵路。這是戰後完成的新鐵道，遠至烏拉爾河。

三 戰爭與空間

自一九四二年八月二十三日起，納粹衝鋒隊更番向史達林格勒攻擊。單在最初的十五天內，敵人死了十八萬，飛機損失一千三百架，紅軍屹立不搖的挺立在伏爾加河右岸，粉碎了希特勒的狂妄

計劃。這個計劃是要沿河直下古比雪夫，喀山，高爾基城，據史達林指陳，還要和突過莫斯科以北的另一攻勢相配合。這龐大的兩支軍隊想在烏拉爾會師，希特勒企圖這樣一來割斷蘇聯歐洲部份與亞洲後方的連繫。

但是，伏爾加河的鎖鑰，烏拉爾的大門，頂住了。在史達林格勒周圍，蘇聯組織了偉大的反攻，於十一月九日開始，對納粹軍隊給予第一個重大打擊。

反攻共分三個階段。在第一階段，紅軍從南北兩方深深地攻入德軍兩翼，十一月二十三日紅軍突進的兩翼在距城五十英里的地方會合，這樣就把德國人包圍起來。第二階段是佛洛內茨附近的攻勢，在史達林格勒以北發動的。紅軍立即進行第三階段，在史達林格勒之南，沿伏爾加河向曼尼運河及頓河河曲發動攻擊。這一進攻勢必要解放高加索，并砍斷希特勒伸向巴庫的魔手。

然而，在南翼發揮威力之前，納粹發動了一次絕望的攻勢威脅史城以南紅軍的左翼。德國飛機散發傳單，保證「在聖誕節以前」解救第六軍。這樂觀是短命的。十二月中旬，紅軍攻擊阿克薩河德軍，展開了南進的攻勢。

在戰役之初，德軍就做了兩大錯誤，這已盡人皆知。他們低估了紅軍的抵抗力，不管一九四一年莫斯科之役的教訓，他們預計佔領重要據點的時間，仍在他們實際攻佔外圍防線之前數月。第一，他們大大的低估了蘇聯的後備力量，低估了蘇聯從遙遠的新工業中心發動攻勢的能力，這些失算使他們妄想以不充分的力量完成驚人的事業。

他們爲什麼做了這些錯誤呢？

「我不知道」，塔朗蔡夫說。「但我能告訴你一點。我們知道如何在草原上，在冬季裏作戰，德國人却不知道。」

我們現在和紅軍在一起，和紅軍軍官一道吃早餐。以後，每天早餐我必喝一杯伏特加酒。靠我坐着一位年青的中校軍醫，名奧西波夫。看他那樣被伏特加曬得面紅紅的，他一定是今晨乘機起飛。他的衣服上掛着紅星獎章。

「奧？我喝酒，是因為我要飛往德國後方，給幾個受傷的人行手術呀。我告訴你說，這次戰爭的重傷者的比率在增高了，大約百分之四十，過去只是百分之三十。二十天以內的輕傷，我們認為都有辦法。」

「你看到過到美國的醫痛供應品嗎？」

「我們有一些。并且頂好。」

「那麼，最缺乏什麼呢？」

奧西波夫向我凝視了一會兒。他雖然喝了酒，他說的却是實情。

「醫療品的缺乏？決沒有。決沒有我們甚麼都有，謝謝你。」

我們從農舍驅車到附近陸軍招待所，女服務隊員迎接我們，請我們休息。一架小留聲機已經不完整了，當吉道夫想和招待的女郎跳舞時，突然我們發現了這是德國唱片。

「不要奇怪，」豐滿的凱雅笑着說，「德國人的禮物！」

我走下樓，橫街向列寧像走去。一個穿軍服的人走來和我攀談。他是烏克蘭的猶太人，他編輯

一種德文報紙，在前線與德國俘虜中散發。他說效果很好，拿了報紙投降的德國人受到特別待遇，千百的俘虜都握有很多的份數。

四天堂

我們坐着蘇聯的破卡車橫過禿禿的平原。很少鎮市和村落，只是偶而看見集體農場的粗糙的草舍與畜廄，忽然一條結冰的小河橫在面前，有木條搭在兩岸，而就在這臨時木橋的中央，一輛陷在泥裏的拖曳機擋住了來往的交通。司機爬在車上，拿着一個火把，想融解了冰的水管。

不知道從那裏出來了百來個紅軍，圍起了拖曳機。一條平生見過的最長的鋼索，被造出來了。鋼索的一頭拴在車架上，五分鐘之內，兵士們把泥裏的拖曳機拖出來，又隨沒在草原裏去了。

入夜以後，我們到了伏爾加河。在這裏我們聽見砲聲隆隆，看見史達林格勒的天空被照耀的隱紅。我們從木橋上渡過，在木橋上，不斷的夜間運輸發出巨大的吼聲：載重車，卡車，貨車，雪橇，各樣都有。

夜間很晚。我們到達了叫做天堂的地方。波波夫少將從早晨就等候我們，走來看我們。他穿着皮衣皮帽，飾着紅星，美麗明朗的眼睛嵌在淺黑的面孔上。

在組織這一勝利上，波波夫做的工作大概比任何人都多。他以後方勤務副司令的身份，負責供應與運輸，在伏爾加河結冰以前，他想盡方法運過來充分的東西，其後在伏爾加河落在德軍砲火之下的時候，他想盡方法使紅軍渡河迎接並遏止敵人的進攻，發動自己的勝利的反攻。

「敵人在前，大河在後，你是怎樣完成了你的準備呢？」

波波夫脫了帽子，用多毛的大手摩着他的頭。「我們發明了夜視眼」。他解釋着。「我們學會了在夜間看，像你在白天一樣。白天敵人看不出一點不平常的東西，一到夜間，道路河流就活躍了。我們的車手不用燈可以開到任何地方。他們通曉了草原的一切祕密」。

「將軍，你的意思是說你是用我們渡過伏爾加河的橋來供應這裏全部大軍嗎？」

「你們通過的橋只是在我們發動攻勢之前幾天才修的。之前，我們是用人手或人的脊背來運渡供應品的。駁船小艇也用，但那容易被敵人打中。最保險的辦法是夜間派人過去。在河里充滿冰塊以後，他們仍然回來。他們從一塊冰跳到另一塊冰上，有時他們落在水裏，同伴就把他們拖起，槍械軍火還是緊緊握在他們手裏。這樣我們運來充分的供應品，來支持增援南岸的部隊，並且使我們有力量發動攻擊。」

魏菲爾將軍曾經說過，供應的繼續保持，幾乎是戰爭的全部藝術。在沙漠中如此。在草原中也如此。但是第二天一種奇怪的事情使我驚奇了。當我們跟隨這迅速推前的大軍前進時，我們沒有看見一輛供應車或一隊援軍。他們自然是在附近，像他們曾經出來拖出陷在泥中的拖曳車所透露的。但白天她們却藏在大道以外的叢林裏了。一旦黑暗降臨，道路就充滿了神祕的車與人的運輸。

在朱陶瓦，沿阿克薩河，在科台尼科夫與頓河之間，我看見了決定的戰役是怎樣打的。在這之前，我以為大規模的坦克戰是幾點鐘內，最多幾天內就可決定的事情。這裏的一次却進行了兩週以上。德國人以六百輛坦克，輔以空軍，發動了這一戰役。頭四天，蘇聯後衛採取牽制行動，一面退

向伏爾加河。接着他們堅守他的選擇的陣線達八天之久。這時波波夫部隊則在伏爾加河的冰塊中奮力掙扎，千萬的農民背負着炸藥在風雪中奔波，準備着反攻。在第十二天，紅軍用五百輛坦克車反攻回來，并進行追擊，一直進至可以攻擊羅斯托夫的距離。

我步行過這戰場的一部分，後來又從空中視察過。阿克薩是一條不足道的小河，但右岸峭聳，德國人沿河修築了防坦克的鋼骨砲壘，把砲埋入地下。但是，紅軍制壓了敵人的砲火以後，就直截地繞過防綫——防綫長達數英里——迫近敵坦克車攻擊。被毀的配備到處都是，在阿干尼洛瓦附近，我看見一百輛德國坦克同時毀滅。除了這些遺物之外，草原戰爭留下不少的故事。只在城市裏。砲彈的破壞才留下長久的紀念。

草原是坦克手的理想戰場。沒有裝甲的步兵在草原上和沙漠上一樣的沒辦法。有一件事可以表示德國的過於自負，曼斯坦元帥以爲紅軍在河的南面完全喪失了運動工具，兼且業已無法補充了工具把幾十師羅馬尼亞匈牙利軍隊展開在一條防綫上。在這些地方，除了河流就沒有自然障礙，而戰鬥進行又迅速，步兵防綫幾分鐘內就可瓦解。四十八小時之內，這裏的前綫進出可達一二百公里，一旦開始，就一瀉如注，幾十英里退下去了。於是當紅軍攻勢成功，他們就捉住了羅匈軍隊。德國人爲了避免被圍逃走了，乾脆的扔掉了他們的盟軍。於是，他們一師一師的投降了。

第二章 解放頓河

一 哥薩克

藍藍的多腦河并不藍，黑海也不黑，但是靜靜的頓河却是靜靜地流着。在無邊的草原裏走過整個星期之後，踏上它的蜿蜒在紫金山叢裏的黑色河岸，心神爲之一爽。我們在它折向西流的地方，剛剛肅清了德寇的時候第一次看見頓河。

德國廣播正解釋曼斯坦元帥退却的原因，大罵天氣，它使頓河結冰，所以蘇聯坦克才能突過右岸。然而實際上，只是碎冰鑲着頓河兩岸，頓河是一個月後才結冰，在搭橋成功之前，阻止了紅軍的步伐，而這一困難的強渡正好趕上擊碎納粹一次新反攻的準備。然而這究竟完成了，紅軍遂浩浩蕩蕩殺向黑海。

頓河區現在是又回到蘇聯的懷抱了，解放的先鋒是哥薩克勇士。哥薩克村莊和單調的草原是一個生動的對比，堅固的兩層房子，綠頂黃牆，窗子開向廚房，乳房高聳的女人在廚房裏烤麵包。

不遠的地方，屍體仍然挺在俄羅斯的嚴寒裏，然而一葉生命的窗子却是已經打開了，光明流入哥薩克區來了。當我在學校裏和紅軍人員談話時，我看見臉頰紅嫩的孩子滑雪而過，去爲紅軍傳送消息。在路上，我看見更多的孩子揹着成捆的和他們身體一樣大的來福槍。

希特勒在這裏打了兩次敗仗，一次是政治的，一次是軍事的。在更南的頓巴斯和古班，一九一八年反蘇維埃叛亂首先擴大為內戰。在這里，被剝奪了財產與舊有特權的哥薩克地主，反抗集體化運動直到最後。因此納粹希望在他們之中去找同情者。這個想法。現在看來，雖然荒唐，然在當時，若干專家頗信哥薩克會全體起來，幫助納粹。

德國人告訴哥薩克說：「我們不久住的，我們只要解散集體農場，重分土地，消滅無神論者和猶太人，把共產黨趕到亞洲去。這個之後，就是和平，大家就可安居樂業了」。納粹解散了集體農場，把土地和牛分給幫助他們的傀儡，殺死一切沒有逃走的猶太人。他們關閉了學校，不到教堂禮拜處罰一千盧布。然後全村貼上希特勒的像片，請求人民搬家到歐洲新秩序的樂園去，那裏滿是牛奶和糖蜜。他們的傳單說，蘇聯完全被封鎖，絲毫不能得到英美援助，日本又把整個遠東佔據了去。德國人告訴哥薩克說，紅軍正在敗逃，巴庫被佔，莫斯科被圍。就任幾天以前，人民還不能證明這是謊話。

然而哥薩克們深知道自由與奴役的區別。雖然哥薩克首先挑起內戰，然而打敗白軍的也是哥薩克將軍布登尼。現在哥薩克不再是內戰時代的頑梗不化的農民了。新的一代已經長大。接受了蘇維埃的教育，集體化運動發展下來了，很多老人都妥協了。紅軍很聰明，恢復了若干哥薩克特權，哥薩克又騎上了他們的馬，穿起他們心愛的方肩衣褂和美麗的帽子。他們又坐上了他們自己的馬鞍，握着自己的韁轡，規定了自己的制服，每隊各有顯耀奪目的符號，唱起他們心愛的古老的戰歌了。

一個烏克蘭軍官告訴我，「看來騎兵在蘇維埃還大有用處。世界上再也沒有比哥薩克更好的騎

兵了。他愛馬甚於愛自己。他可以不吃而把麵包喂馬。長途跋涉之後，必待飲馬之後，他才吃水，在寒冷的夜間，他睡在馬的旁邊，把毯子大衣分蓋在馬和他的身上。

北高加索指揮官西里弗諾夫將軍，在這次又一次發揚了他這一族的傳統。他的哥薩克偵察兵在進攻中隨地出沒。嚴峻的西里弗諾夫和庫圖佐夫一樣沉着鎮靜。

一個俄國人告訴我，在烏拉底卡斯附近，德國坦克反攻，西里弗諾夫部隊驚慌失措開始逃遁。他下了馬，衝着納粹步行而去，手裏拿着一條馬鞭。他向遇到的每一個人高叫，「你是幹甚麼呀，哥薩克？坦克是人造的機器，人造的東西，人就可以毀滅它。」

看見他大無畏的樣子，他的部隊羞愧的掉頭向前，因而避免了一場潰敗。現在，古班的一切景物鼓舞着他們勝利的前進。

德國人還用別的方法懷柔哥薩克。殺人很少，破壞的財產也比較少。而在維茲瑪和摩海斯克，若干村莊的房屋有百分之八十被燒，人民因為細小事故就被殺死，稍有反抗，就遭受慘酷的刑罰，納粹拿走一切東西，成千的平民被驅往德國。

在頓河前線的科台尼科夫，我們知道了，德國人在這裏對老百姓比較客氣。此城原有居民十八萬在德國佔領的五個月中間，約有十五萬人留下沒走。

我曾和市長德利浩夫談話，他領導着難民，趕着鄰近集體農場牧的幾千頭牲畜，進入草原。他說，他們被迫退却得太快了，以致沒有把豬帶上。他認為這是一個大錯誤。

「快到伏爾加河時，幾架德國飛機發現了我們并用機關槍向我們掃射。全部牲畜都完了但人却

一個沒傷。從他的口氣裏，你可以知道他，認爲這些牲畜爲布爾希維克而死比落在德國人手裏還好。當德國人被趕走時，他們帶走了大約三十個人，多數是工人和技術人員。至於願爲歐洲新秩序工作的「義勇軍」，則只有三十個會替德國當過警察的人，這就是哥薩克對納粹宣傳的「羣衆反應」。

二 普什尼特柯夫一家

魏爾思和我在科台尼科夫一個哥薩克家庭裏住了幾天。他們有一間小廚房，一間寢室。這家有一個十三歲早熟的孩子，他的母親普什尼特柯夫非常溺愛他，在他說話的時候，她不准別人插嘴，另外還有外祖母巴布什卡，她年已八十，老態龍鐘，腿上打進了一塊榴彈破片。

普太太生在頓河河曲，以前家裏曾有一片大莊園。在集體化運動之前，她們以四袋麵粉的代價把土地賣給了富農，然後她嫁了一個一文不名的工人，搬家到哈薩克斯坦，住了十年。就在這期間，她弄上了滿口發光的金牙。

『我本來的牙并不壞，但我們想金牙漂亮。』她解釋着。

『媽媽的金牙一點也不摩登』，兒子插嘴說。『大家現在更喜歡潔白如玉的牙齒。』

然而普家不能離開頓河區，所以當史達林格勒的一家啤酒廠給他丈夫一個工作時，他們就搬回來了。以後普先生做了鐵路工人，現在在紅軍服務，他們想他仍然活着。他好像完全沒有受過教育，不過從像片上看，他是年青健壯。她自己是小學教員，直到戰爭爆發之前，供養着兒子和她母親。

「德國人怎麼樣呢？」

「五個納粹吃我們，都是坦克手。」母親說。「除了發命令，不大和我們說話。我得給他們燒飯，還做別的。吃的東西，我們一天只得到半塊麵包。他們可吃得好：肉，牛油，伏特加，可從來沒給我們一點點。我們只能收拾他們的剩飯來做點稀飯。有一次我給他們洗襯衣，整整費我兩天。我想他們總該給我們點甚麼啦，但，只是那個最小的想到這個，他給了我們一個頂小的饅頭。」

就是這樣苦，他們也不過和羅馬尼亞人差不多，普太太說：「德國人不准羅馬尼亞人和他們在一間屋子住，若干街道不准他們走。羅馬尼亞人常到廚房門口討飯：『有時忍不住可憐他們給他們一點湯，他們就貪饒的吞起來了。』」

普家這樣憐憫迫害者的遭遇，我想總可稱為寬大了。他們雖然是無神論者，但若干基督教徒在他們面前，應該感到羞愧。

「德國人做事不像好人，一點疑問也沒有。我們怎麼知道，在平時他們是好人呢？」我們被她的寬宏不震驚了。普太太接着說：「不，他們從來沒打過我們。但在紅軍打回來之前不久，我覺得他們是準備離開了。一個叫我替他洗東西，我拒絕了。他紅起臉，拿出鎗，我仍是不幹。他就對屋頂打了一個洞，看，它還在那兒呢。巴布什卡暈過去了。我就叫起來，「你打死人了」德國人害了怕，丟了鎗，再也沒有提起洗東西的事了。」

巴布什卡在小棚裏呻吟道：「天呀，這是一個甚麼戰爭呀。以前，戰爭並不這樣糟。你不是兵，就不打你。現在誰都是槍靶啦。過街都會被打中的。你想想吧，他們還打女人！」

這老太婆是耳聾的。科台尼科夫之戰時，她走到院子裏去晒幾件洗過的東西。砲彈在左近爆炸，她也聽不見。忽然一顆炮彈在眼前炸開，一塊破片打入了她的腿，這使她發怒了。傷勢雖輕，但對於一個八十歲的老人也就够重了。

小孩很聰明，但是對於德國人五個月的佔領，却是一個頂壞的廣告。飢餓並沒有奪去了他的明亮的藍眼與活潑的心靈；但他柔弱的像一隻蛾子，臂膀像一根手杖，瘦不盈握。他從來沒有抱怨過他的不幸，他從沒有要求食物。他正忙着計劃未來。他說他要去莫斯科上學，希望有一天能去美國。他是少年先鋒隊，不久就可以成爲共產主義青年團團員。他認爲共產黨甚麼都能幹。

「這裏的老百姓相信德國人的諾言嗎？」我們問他。

「我們怎麼能相信呢？他們認爲我們沒有受過教育，不配和他們平等，甚至我們連人都不是，這每個人都看得出。在他們看來，我們只是奴隸。他們只叫男孩子替他們看管牛豬，叫女孩子替他們收拾房子洗刷東西。他們叫我們都工作，却一點甚麼也不給。」

「他們供你吃飯嗎？」

「我們得到足夠生活的東西，每人每天分得二百五十格蘭姆麵包，再無其他。有些人家曾經預先儲藏食物，我們沒有。和德國人睡覺的女人分到較好的麵包，但這種人不多。戰前，我們有很多食物，集體農場每天送來若干車滿滿的蔬菜和豬肉。這裏的人民吃穿都好，每禮拜有電影和跳舞。」

「你看過美國電影嗎？」

「在科台尼科夫很多。大家喜歡卓別麟：『城市之光』，我看過三次。每個人都漸有教養了。我的朋友都計劃着成爲科學家，醫生，工程師，教員。但德國人把一切學校封閉了。他們不願俄國人受教育，他們也不管你受過教育沒有，一樣的對付你。」

他說他希望成爲航海家，讀過普布金，果戈里，屠格涅夫，契訶夫，托爾斯泰等人的作品。

「讀過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史達林的著作嗎？」

他點頭承認。爲了測知這些作品對他有甚麼影響，我問他，他認爲誰是當代最偉大的人物。

「那要看你用甚麼標準來判斷。每個人都可以被某些人認爲偉大，另外若干人認爲誰也不偉大。假若你是科學家或工程師，你的見解是一樣，你若是政治家，你的見解又另是一樣。幾年以後，人民對於偉人的意見將和我們的大不相同。假若你是德國人，你會認爲希特勒偉大，但我們俄國人認爲史達林最偉大。」

這些智慧的珠璣是謙遜而興奮的說出來的。德國人五個月的佔領一點也沒有動搖了這孩子的輝煌的自信。

在科台尼科夫買不到食物，沒有一家店舖開張。我們發現，我們的主人依靠頗少的定量食物爲生。但紅軍照管的我和魏爾恩的食桌却充滿了伏特加，糖，巧克力，麵包，牛油，馬鈴薯，還有蘋果。這比我們在莫斯科的食物好些了。我們只吃了一點，留下大部分給普家。經過抗議之後，他們受下了，我們希望他們能有一兩頓好飯。但你仍不能保險，孩子也許決定，他們無權享受，再把它交回紅軍。

三 馬寧諾夫斯基將軍

一九四二年冬與一九四三年春，給外國記者印象最深的兩個蘇聯將軍是洛策米台夫將軍（我們以後在史達林格勒遇見他）和馬寧諾夫斯基將軍，他是攻克羅斯托夫的烏克蘭第三軍司令官。

馬寧諾夫斯基是烏克蘭人，四十四歲，當他走進頓河附近某村的學校內會見我們時，他修飾一新，發散着一股科倫香水的味道，身材不高，筋肉結實，衣褲合身，風姿英俊。像多數將軍一樣，馬克諾夫斯基是農民出身，行伍出身。但你會覺得他在那一個軍隊裏都會成爲將軍。

馬氏坐下之後，請我們吃德國雪茄。然後他簡捷地敘述他的情形。

「敵人想先發制人，在這裏用三個坦克師攻擊我們，其中之一是從法國調來的。他們的目的是解救被圍在史達林格勒的師團。我們的任務是先把敵人消耗到精疲力竭，再取攻勢。打了十二天防禦戰之後，我們反攻，敵人拚死奮戰。我的左翼沿頓河前進，右翼攻向科台尼科夫。我們打了一個大勝仗。教人感到高加索全部局勢的危脅，急忙調來後備兵力，現在正向茨姆尼夫襲擊。但是，這些軍隊一定也要被打垮的……」

日前我們曾經訪問過茨姆尼夫，它距紅軍炮兵陣地不遠，炮聲隆隆，飛機盤旋，傳令兵不斷進出。你會感覺到就要發生一場大戰了。幾天以前，這裏還是在德國手中。不遠的處所是一個飛機場，那裏曾有一次哨兵戰，幾架德國飛機孤零的躺在雪地上，幾門被毀的高射炮旁邊躺着射手的屍體。

主要戰鬥爆發在一條重要的峽谷周圍，戰鬥的通常的跡象散佈在四周。地上仍有地雷，畫着骷髏與骨頭的黃色小三角旗直立在劫餘中間。在一個地方，我們看到軍火堆積如山，長達一英里，滿是槍彈白炮彈。紅軍說，這是「羅馬尼亞人的體物」。

在憂鬱的茨姆尼夫，若干平民已經回來翻檢劫餘了。路上仍有德國標識，間有德國屍體。一個學校被德國人改成馬廐，在村外一個小公園裏，俄國人正在挖掘一個大坑，大約四五十呎寬。周圍是成堆的俄國屍體。各種年齡的都有，各種傷勢都有，從他們的樣子，你可以分辨出他們是在可怕的痛苦中，抑是倉卒致死的。我發現俄國人讓死者穿着制服，德國人則把死屍的衣服剝光。納粹在蘇聯老是要追求一點點溫暖的。那晚我夢見了好多死人。

「自開戰以來，德國人第一次表現了指揮的紊亂。」馬克諾夫斯基說。「他們神經地無謂地把部隊從一處調到另一處。他們丟下了太多的裝備。被俘的軍官對上司的戰略指導開始表現深刻的失望了。」

「敵人的削弱，你們的勝利，還有甚麼新的因素呢？」我們問道。

「第一，在對德戰鬥中，紅軍已經獲得了寶貴的經驗。第二，我們的士氣因為每個官兵對敵人的仇恨而大為增高。第三，我們武器的威力已經增加，現在我們的步兵用自己的武器就可以抵抗一百五十輛坦克。我們的防禦使敵人不能用閃電的速度的發展他的攻擊，因之不能積聚動力。最重要的，紅軍的改組大大地改善了指揮的素質……」

馬氏沒有申述最後一點，但明顯地那是指廢除政治委員制度或所謂「二重指揮」而言。以前，

軍隊司令官事實上只是半個指揮官，政治委員可以控制他，雙方意志與見解的出入常會妨礙作戰。這一制度起源於內戰時代，那裡紅軍必須籍重沙皇軍官的技術，又不能完全信任他們的領導，遂設立政治委員來節制他們。但在十月史達林宣布取消政治委員，理由是，一切高級軍官現在都是共產黨員，若干以前的政治委員也成了訓練有素的指揮官，既是如此，當然應該把政治權力與軍事權力集於一人了。

那時很少外國人了解這一決定的深遠的意義。然在戰場上，却是極受歡迎。若干紅軍最有能力的將領這才得到表現他的勇敢的機會。從此以後，紅軍日益成爲更有效力的戰鬥組織。

「你是說，納粹已經發出了他的窮兇極惡的打擊，希特勒再也不會像今冬這樣強大了嗎？」馬氏沉吟了一會，然後慢慢說道：「敵人仍是很強。在一定地區，他仍然能以同樣的力量發動攻勢。但從今以後，他的戰略目標必須是有限目的了。像我們正粉碎着的攻勢一樣規模的攻勢，德國不會再發動了。」

謹慎的馬氏的這一席話，使人對於目前戰役的重要，獲有堅實的印象。以後我想從莫斯科拍發馬氏談話，然而被檢查者扣去了。

然後我們魚貫而出到另一房間，長桌上擺着盛筵，每一個盤子前面有一隻大酒杯，滿盛伏特加。馬氏迅速的舉起他的杯子；「我的目的是展開攻勢，直到巴黎。祝攻勢的組織者史達林同志健康，祝賀我們共同的勝利。」

於是馬寧諾夫斯基一杯一杯喝起來了。他是一舉而盡，我們是知情的客人，當然不能少喝。

「那會是你第一次到巴黎嗎，將軍？」

「不，是第二次。上次大戰中，我在法國前綫作過戰。」

「那麼，你是在法國軍隊里了？」

「不，在俄國軍隊裏。一九一六年，沙皇爲「增援」法國組織了兩個步兵旅。他的意思大概是表示俄國後備人力的豐富并給法國打氣。我們從海參威坐船，經過香港蘇彝士到馬賽。那時，法國女人被我們嚇了一跳，她們原以爲俄國人都有大鬍子。但是她們發現我們很年青——還能做艱苦的工作。」

「那麼你是那時第一次遇到現在的同盟者了？」

「是的，我想我是唯一的過去曾經和美國人并肩作戰的俄國將領，我很高興。一九一六年七月，我們和美國師團靠在一起作戰，在精神上，我們和他們更和得來些。」

十月革命以後，馬氏的部隊就被包圍繳械，有的在法國住下，有的逃到非洲，馬氏終於又經過新加坡返回西伯利亞。他加入了布爾希維克，對柯爾察克作戰。從此以後，他一直在紅軍裏。

在這些簡明的報告之中，夾雜着無數次的祝賀，每次都是祝賀史達林同志。在他離開我們到另一個地方去打勝仗之前，他唱起了那時俄國人與外國人每次聚會必唱的主題歌。我覺得再沒有比這次表演得更外交的了。

「沒有第二戰場，我們俄國人已經打的很成功」，他說，「我們要繼續打下去，一直打到敵人最後崩潰爲止。但我們深信我們的盟友，深信他們援助我們的決心。這是一定的，因爲我們的勝

利，一切願在自由的基礎上組織生活的人民的共同勝利，是一定的。在我們偉大崇高的共同目標之前，觀念的不同與意見的出入，簡直不值一提！」

一月以後，馬寧諾夫斯基克復羅斯托夫，升為大將。一年以後，馬寧諾夫斯基的烏克蘭軍橫掃德聶斯特，進入羅馬尼亞，在一次最著名的戰役中，把二十個德國師團幾乎完全粉碎。好像遠不夠的樣子，馬林諾夫斯基再向南克復了敖德薩。

四 訪問德國俘虜

大約二十萬被圍的德國軍隊緩慢地，餓死在史達林格勒。他們靠羅馬尼亞騎兵的馬匹，以及從空中投下的麵包度日，因此納粹損失了千百架飛機。當一架在科台尼科夫附近被擊落後，俄國人帶來幾個倖生者給我們訪問。

史瑞是一個詭詐的，面有病容，低首下心的三十九歲的軍官。俄國人說，他的同伴說他是S，史瑞說自己無黨無派；一切俘虜都這樣說。他是被擊落的飛機的無線電手，第一次在俄國打戰，「算是一種休息，對於我在德國訓練工作的」一種調劑。「然而一切俘虜都說是剛到俄國的。」

史瑞說，在德國懷疑德國終會勝利的人為數很少。「或者要打十年八年，但我們準勝。」他承認最近非洲的失敗——，然而相信隆美爾會打回去。美國會及時運兵到歐洲並影響最後勝負的說法，使他覺得好笑，他還大聲宣稱，美國決不能運送轟炸機到英國或非洲。他故做虔敬地說；

「我個人希望一個妥協的和平。美國的理性將被喚醒，歐洲人民也會體認到戰爭的無用，要求

趕快結束。理性將告訴美國、歐洲并不要求她干預，而是要她享受和平。美國人將會知道，這不是他們的戰爭，他們會設法使歐洲人內部妥協而自己脫出戰爭。」

這種話我們真是聽得太多了，與戈培爾的調子非常相似。接着進來的是貝克，二十一歲的飛行下士。他有波浪式的金髮，英俊的「阿利安」姿容。他的兩頰凍得發紅，一邊說話，一邊搓手。貝克說他是屠靈人，自一九四二年四月參戰。他是被擊落的飛機的機槍手。我們問他，飛機毀壞以後，他爲什麼想逃走而不投降。貝克說：

「官長告訴我們、俄國不要俘虜，捉住德國人就殺。」他向周圍神經的環視一下，接着說：「也許會吧。沒有人願意到俄國來，不是在飛機上打死，就是在地上打死。我們寧願飛英國。」

他否認德國虐待俘虜，并說被俘在德國的俄國人比在家生活還好，他認爲他們快樂而且滿足。若干人竟被允許與主人同桌吃飯。這意思是，對於一個俄國人，再不能給與比這更高的光榮了。

總之，我家裏沒有俄國女人。我父親是一個窮訂書匠。我們養不起奴隸。」

「不是爲了奴隸，你們又爲了什麼打仗？」一個俄國人忿怒的追問。

「這要政治家來回答。我不過是一個頭腦簡單的青年而已。我不能看透元首的心意。但是、要不是美國插進來，戰爭本來很快就可以完了的。現在是要拖延了。」

「那麼，德國仍會勝利嗎？」

「我不知道。但我們不投降的。說不定我們倒會全體戰死。」他屏息靜慮的想了一下這一句話之後、眼淚充滿了他的藍眼了。

貝克以後，進來了駕駛員，除了德國將勝之外，他不願多說。之後我們訪問了一個二十六歲的高射砲手，名爲賴因哈特，德萊斯頓人。當他的一隊被擊散後，他因爲害怕投降，曾在鄉間流浪了幾天。

「一切兵士相信，投降不如自殺。」他說。然而，他現在毫無怨言。「我們曾經大吃一驚。」他著重地指出。

賴因哈特比那些空軍更坦白，更誠實。他說一九三三年加入希特勒青年團。一九三八年被徵入伍。我們問他，德國人是否仍然相信他們會打勝這次戰爭。

「在德國，每個人相信我們會在一九四二年內毀滅俄國。現在他們想一九四三年也許可以了。」

「兵士們怎麼想呢？」

「在我們一團，百分之八十厭倦戰爭。他們說，照這個樣子，是不能長久下去的。」

「第二戰場的開闢問題，使他們憂慮嗎？」

「我不知道別人怎麼想，但我自己深信，英美遲早要打進歐洲的。」

「那麼你以爲希特勒最後要崩潰了？」

「我深信如此。」

「甚麼來代替他呢？」

「我不敢說。人民會決定的——除非我們被完全消滅。這，也不是不可能。現在歐洲的一切人

民都恨我們。假若那些曾被征服的民族要求完全毀滅德國人。我不會覺得奇怪的。」

賴因哈特以後，我們和一個狡猾的羅馬尼亞農民談話，他的名字叫尼古拉，他的一師全體在科台尼科夫投降。他喜歡談話，喜歡罵德國人，他說：

「我們從來不願意和俄國打仗。是我們的軍官和腐敗政府把我們拖下水的。現在連軍官都被人唾棄啦。在國內，德國人管理我們的國家，在前綫，他們指揮我們的軍隊。」

尼古拉記下了德羅軍人口糧的不同：「德國人一天八百格蘭姆麵包，我們五百。他們六支香烟，我們三支，他們喝白蘭地伏特加。羅馬尼亞人若是去求一杯，準會被揍出來的。」

「那麼，你是爲什麼打仗呀？」

「爲什麼？我告訴你。假若你不服從命令，你就要被脫下褲子，重打二十五鞭。我是挨過了的，啊，我真高興我被俘虜了！」

俄國人笑了，聳起了肩膀。這個長髮黑眼的傢伙自覺對我們給了好印象，很爲高興，深深的一鞠躬，手裏拿起帽子，走了。

第三章 火焰

一 關於集體農場

在莫斯科等候另一次前線旅行的期間，我訪問了幾家集體農場，看看它們在戰爭與男人缺乏的條件下，是怎樣進行的。我最初要求到接近戰區的農場去，於是我被送到叫做火焰的地方，這地方靠近莫斯科，在圖拉以上，離敵人前線不遠。

由巴庫飛往莫斯科和古比雪夫的途中。我曾看見了千百個集體農場，展開在它們玩具般的村莊的四圍。每個農場都有大街連接它的尖頂木屋，堅固的地窖與巨大的倉廩。全體房屋常常集中在一小片草地上，這裏常有白色教堂聳立着寬的藍色或金色的圓頂，圓頂之上，飄揚着紅旗。到蘇聯之前，我聽說，俄國勞動力的缺乏極爲尖銳，以致若干穀物糜爛在田地裏。但十月中旬我飛入蘇聯時，我沒有看見一片農場未曾收割乾淨，穀粒不會堆成金黃的大堆。

爲了應付緊急的局勢，政府通過了法令，使十六歲到六十四歲的女人像男人一樣地接受勞動徵召，并使一切不在工業與運輸部門工作的十四歲到五十歲的女人，在播種與收穫時期，擔任農場工作。就在戰前，農場裏已是女多於男：一九四二年在若干農場裏，女人對男人的比例是九比一。現在全國百分之七十以上的熟練農業工人是女性。五十萬以上的婦女正在農業學校裏學習駕駛拖曳機

與收穫機，而在過去，這幾乎全由男人包辦。

千百萬城市居民被動員來收割成熟的穀物，單莫斯科的小學生就有十一萬。任何地方都極力擴大耕種面積，在佔領區以外，沒有一處有耕種面積縮小的現象。西伯利亞農民在一九四二年開墾了七十五萬英畝處女地，中亞細亞諸國因為擴大基本作物的縮植，而接近於自給自足。在一九四三年，一千萬城市居民開墾了二百五十萬英畝面積的勝利農園，二十八個工業組織經營着面積相若的若干工廠附屬農園。此外，集體農場國營農場還把二千萬英畝的處女地變成生長穀物的熟地。

在戰爭中，蘇聯一時曾失了既墾土地的一半，開墾新地固然足以減輕這個威脅，然而不能適當的補償這樣重大的打擊。全是靠了蘇聯農業的高度效率，才維持了蘇聯軍民的吃飯，否則國家就有全部崩潰的危險。在一九四二年，蘇聯憑了一半耕地，得到了比一九一四年俄國更多的收穫。表面的理由自然是集體化機械的應用。

第一次大戰時，俄國實際沒有一架拖曳機，只有四百二十萬具鐵犁。土地的翻掘，主要地依靠一千七百七十萬具木耙和一千萬具木犁。一九四〇年時蘇聯自稱具有世界最大的機械農場體系，使用着五十二萬三千具拖曳機和十二萬二千具收穫機。一千八百萬以上的農家生存於集體農場，土地生產物的百分之九十九出自集體農場與國營農場。在一九三八年，只有二，二五〇，〇〇〇英畝（不及全部耕種面積的百分之一）是為集體農場以外的農民所經營。蘇聯的耕地面積在世界首屈一指，在七種基本農作物的生產上：亦位列第一。自帝俄以來，穀物生產已經倍增，棉花生產已經四倍了。

這些進步的獲得曾以多少人類的苦惱為代價，我不能在這裏計算。在布爾希維克擊碎個人主義農民的銳氣并強把他們納入集體主義的框子之內的年代中，對於沒落階級生命與自由的課征無疑地是十分苛重。但是對於這樣一種基本的變革，要批評它的方法，目的與結果，是只能把它與引出這些結果的全部俄國歷史，與世界他處過去及現在的社會進化相比較的。在這個舞台上的觀察者具有觀察當前事變的充分客觀能力并能從上述的見地表現其觀察者，為數頗少。外間批評者能如此的就更少了。

一一 喀希奇夫同志

路上有工事和坦克障礙物，偶而還遇到被炸的房屋與彈坑。我們曾幾次被攔住，我們拿出證明書。最後一個衛兵滿身卡噠，給人印象最深，很敏捷的向我敬禮。直到眼前，我才認出她是一個女人。世界上只有俄國女人穿起軍服這樣自然，以致常常你不能辨別是女。

在村頭上他的辦公室內，我們找到了柯爾浩茲的主席塞爾吉，喀希奇夫。他高大強壯，大約四十歲，一雙大手因為動變得粗硬，他有一張誠實聰明的面孔，上面刻劃着風雨的痕跡。他是本村土著，農民們一連五年選他當主席。

塞爾吉是個土生土養的農民。一個牧畜農學家和他一起工作，他是莫斯科大學畢業的學生，而且無疑地是農場的黨代表，然而塞爾吉從來沒有進過農業學校，但他通曉火焰農場的一切，就像一個人通曉他所愛的女人的身體一樣，就在他的辦公室內，他能把農場的每一角落照顧到，他答覆我

的問題，不用躊躇，也不用察看表冊。

在火焰農場之前，有一個叫做火花的農場。一九三四年它與附近的另一農場合併成爲最初的集體農場之一時，農民投票決定採用這個名稱。塞爾吉解釋說：「列寧說過，在政治鬥爭裏，兩個火花就成火焰。」

美國農場的面積平均五十英畝，蘇聯集體農場平均面積一二二八英畝，戰前蘇聯共有農場二四三，〇〇〇個。火焰農場比大部分農場大些，寬差不多有三，二〇〇英畝。土地的大部分是牛馬的牧場，其中有若干特別的動物，九五〇英畝種植小麥，大麥和馬鈴薯，另外二〇〇英畝是果樹園。

「我們有自己的苗圃與試種所。」塞爾吉說。「有八十公畝土地種植看一切種類的菜蔬。我們有暖室一千二百間，我們養雞養鴨，我們有好的豬圈，牛圈與馬廄。我們還有蜂房。這裏我們不要靠天下雨啦，同志，我們自己造雨。我們有八千米突長的管子和全套的噴水裝置。」

「多少人工作呢？」

「戰前我們是二八五家，但現在大多數的男人都走了。」

「這簡直像個鎮，你們已有學校嗎？」

「我們的小學校到第七級。我們還有育嬰室，圖書館與電影院。」

「我想你們是附近最好的農場了？」

「不，不算最好的，只是中等的。來看一下吧，千聞不如一見。」他領頭走去，爬上一座山丘

向一座白色的教堂走去。

『你們上教堂嗎？作禮拜嗎？』

『不，我們不信宗教，教堂久已不用。同志們決定把它變成娛樂廳。』

我們停在一所新房子之前，自離開波斯以來，我第一次在這間屋子裏感到溫暖。一個乳房高聳的女人歡迎我們，當我稱讚俄國的大爐子時，她親熱的說：『我們的火焰就是從此開始呀！』

在育嬰室的遊戲室內，六個從幾個月到一兩歲的小孩在聚精會神的玩積木。『他們遊戲也按着計劃嗎？』我問道，想開一下玩笑。

『是的，』保姆十分的嚴肅回答。『這裏的每件事物都是社會主義計劃的一部分，用來造就明日的優秀公民。』

我們到電影院去，那是一間房子，一端掛着廉價的布幕，擺着硬的木椅子。

『自然這不是布爾喬亞戲院。』主席解釋着。『但這是我們的，我們喜歡它。我們每晚有電影，在這裏看見全世界。以前的農民完全不知道他村子以外的事情。』

我們再去參觀圖書館，裏面有若干歐洲古典作品的譯本，莎士比亞以及若干法德小說家的作品。

『這裏能讀書的有多少人？』我問道。

『我們都能讀書。好幾年前，我們發起消滅文盲運動，現在連老人都讀書了。』

我們沿莫斯科河岸走去，到若干由教堂摘下的大銅鐘之前。有一個時候德國人離此只有幾里

路，全村終日回響着炮聲。

『遷移銅鐘是我們的主意。』塞爾吉說。『我們不願意德國人把它們溶化了來對付我們的孩子。我們準備，不能搬走不能埋藏的東西就燒毀。』

椰菜堆得很整齊，當我們走過時，我稱讚它長得很大。我以為自戰爭以來，農場的出產一定減少了，『戰爭一定挫折了你們一下吧，不是嗎。』

塞爾吉否認，『生產決沒有減少，這倒真是一件怪事。譬如椰菜吧，今年比以前還多生產了三分之一。在蘋果生產上，我們也創了紀錄，平均每公畝五十噸，在附近這算不錯了。水果和蔬菜也是這樣。在摘果子的季節，無數的學生從城裏來了，一會就收拾乾淨啦。到春天，他們還會來幫助我們的。』實在的，十萬以上的學生從莫斯科動員來幫助收穫。

『一個農民得到多少專為己用的土地呢？』我問。

『他有自己的房屋及其地皮，此外，他得到三分之一公畝土地任意處理，他可以種果樹，種菜園，或者養蜂。我們農場上每家有一頭牛。』

『農民對集體農場的勞動，得到多少報酬呢？』因為習慣，我不斷的說『他』，實際上是『她』在照管一切。

『自然，這要看收成，而且要看農民超過標準做了多少。』

塞爾吉說，標準是每年由全國設計委員會決定的，這是對集體農場每一份子要求的最低限度的工作日，集體農場也可以說是國家監督的生產合作社，以前法律規定每年一百到一百五十個工作日

爲標準，但現在大大增加了。現在一個女農民比戰前一個男農夫做更多的工作。由一個工作標準，集體農場的每一份子分得相等的利潤。利潤的支付或用實物或用金錢。其餘的時間他可以自由支配，或者耕種自己的一塊土地，或者作爲對集體農場的加工，受領額外工資。

在營業年度之末，全農場出品的一定部分要按照法令規定的數量和價格賣給國家。以前總是不及全部收成的一半，但在戰時是提高了。對於汽車站及拖曳機站支付價款也用實物，并保留儲備，以備雇工，種子，瞻養老人與殘廢。

集體農場各份子領到各自標準工作日及加工的實物報酬後，餘物就拿到公開市場售賣或者賣給國家商業組織。在理論上，「自由」市場價格可以影響國定貨物價格并促致價格的調整，但是事實上，國家握有這樣多的商品，以致自由市場的價格根本就受這壟斷的統制，戰時情形自然另當別論。雖然除了那些出賣自己剩餘物品的農民造成的市場以外，事實上，再無與政府無關的市場，然而不滿足的大衆的需要使黑市價格不斷膨脹。

由出賣農場物得到的收入，被指定作折舊及若干種社會需要的基金，諸如教育，公共保健，招待與娛樂：住房，燈水等等的改進等等。

據塞爾吉說，火焰農場每日工資標準是三公斤穀物，三公斤蔬菜葛草，三個盧布。可以看出，這比城市工人每天的定量分配物還要好，三公斤蔬菜在城市的市場上約值三百盧布，三公斤穀物也值二百到三百盧布，此外，農家還有自己的庭園和牛，這兩者所產除供給自用之外，一般地還有剩餘，因之又可拿到市場出賣。

據火焰農場及我以後訪問的農場的情形看來，一個勤勉努力的農家，如果又有辦法與城市市場發生接觸，一月可以賺到五千到一萬盧布。或者，依照官定匯率換算，月賺一千到二千美元！但消費貨品稀少的地方，錢也就算不了甚麼，只能積蓄起來。所以一九四三年一百二十萬萬盧布的公債在一天之內就募足二百萬萬盧布，是沒有甚麼奇怪的。

三 安娜絲托希婭

在畜厩裏，一個女郎拿着杓子迎着我們跑來，堅決地要我們轉回去。

「不先把鞋子消毒，你不能進來的，同志，這是規矩。」她向着主席說，「你立下的規矩，你就該遵守。」當我們履行了手續以後，她的態度就變了，請我們參觀牛厩。她領我們到俱樂部，擠奶女郎可以在這裏休息，吸煙，談天。

安娜涉托希婭驕傲地把表示生產上升曲線表指給我們着。「一九三七年我們的牛只生產二千公升牛奶，現在快要達到五千了。你們知道牠們是怎樣愛我嗎？」

在她的實驗室裏，她表演如何測定牛奶的純度與脂肪成份。「幾年以前我才自己練會這個，現在我又教別人啦。這不很奇怪嗎？」

安娜絲托希婭現在二十一歲，並不純是戰爭的產物，由十七歲起，她就是牛厩的管理員。她的牛曾得過獎，她自己也得過獎章，她曾被給與憑獎學金到莫斯科求學的機會，但她不感興趣。

「我若去了莫斯科，誰來照管我的牛和豬呢？她們靠我過活，我不能扔下牠們，我不這樣殘酷

呀！起來！瑪夏！」她向得獎的奶牛喊道，「起來讓大家看看，相信我，同志，她每天擠下四十七公升奶子，絲毫不差。你能想像這樣的慷慨嗎？」

她又驕傲地展覽她的堂皇的種牛。

「他重一噸，牠愛我」，她摸着牠的鼻子，嘆了一口氣，「但你不能這樣，」當我走近牠時，她警告我說，「牠只喜歡女人的。」

她停在門口，指給我們看電氣擠奶器，「比起我年青的時候，現在擠奶女的生活可太好了。機器一動，除了唱歌跳舞，她們就一點事也沒得，」接着，這令人驚異的女郎唱起來了。

「一個年青小夥子，
每天晚上到我家，
眉目傳情不說話，
誰知他是怎麼啦？」

我們雖開之前還看了琬雅，這是安娜絲托希婭個人的勝利。她介紹給我們一隻年青的白豬。

「牠不是很可愛嗎？」她追問我們。「牠長大了，一定會和我一樣強壯。」

當我們動身回村莊時，已是薄暮了。我們走進一間草房去溫暖一下身體。在屋角上。我發現一幅聖像，很明顯的。不管塞爾吉的無神論，這村裏仍然有宗教的信徒。

塞爾吉倒了一杯伏特加給我與其他的人。集體農場是由選出十二人組成的委員會管理着，大多數委員都在這裏歡迎我們。一個教授模樣的莊嚴的帶着一條假腿的老人提議第一次祝賀。而使我驚

奇的，他不是祝賀史達林同志。他說

『祝賀人類優良性格的勝利！』

我也舉杯：

『祝賀我們共同的勝利，祝賀第二戰場的迅速開闢！』

在老教授的領導之下，每人都舉起了酒杯。

『除了同老朋友一起，我從不吃酒。』老教授說。『但爲了尊敬這一個祝詞，我要吃酒了。』

喝酒之後？他接着說；

『美國要打德國了。我們絕對相信，她一定做得很漂亮。但是甚麼時候呢？進攻歐洲甚麼時候開始呢？這是我們大家要知道的。』

『我想，希特勒也喜歡知道。但是，不要希望它不久會來。我請求你們忍耐，並且記着我們須要同時照顧一切地方，記着我們進入戰爭之時是多麼沒有準備。你知道，自第一次大戰到法國崩潰的時間之內，美國只生產了四百輛坦克嗎？那時我們連一個裝甲旅都沒有。但是不要懷疑這一點，我們美國和你們一樣，希望戰爭早點打完。我們一旦幹起一件工作，就希望快點完成。』

老教授看來頗不滿足，他繼續說：

朋友，我要說的只是這點：時間最重要，以前需要十年的事情，現在十天也許够了。我對你有一件要求，『立即寫一封信給你們總統，告訴他我們火焰農場的人民，認爲大陸戰場必須在今年開闢——否則，就太晚了。』

我坦白地告訴他，第二戰場不會這樣早，羅斯福總統的顧問也比我高明。但我答應把農場的意思拍給星期六晚郵報。然後我問他，十月革命在這村莊曾引起甚麼變化，他的年齡比別人大，記憶應該更多。

「對於你這樣從美國來的人，我知道，這算不了甚麼了不得的地方。但比起古老的俄國，那簡直是天堂和地獄之別了。最大的區別是，我們種地的人不再在冬天餓死了。在以前，收穫以後，我們從沒有三月以上的糧食。我們沒有種籽下種，必須向地主老爺去借，我們老是滿身債務。十家中，六家無馬，犁耙必須用手來拖，我們正開始享受好的生活的時候，納粹又闖來破壞了一切。你想想看，依照我們的計劃，今年這個小村子的每間房子都要有自來水了……」

四 豐裕的生活

一點鐘以後，我們驅車而返。但沒有走上一英里，我們的車子就陷在田塍上了。我們費了三個小時的力氣來拖它，毫無效果。最後一輛向農場去的貨車來了，我們爬上去，想回去弄輛拖曳機來拖一下。

我想這一來也許很好，我可以看看農場完全自然的狀態了。一直我就有點懷疑那些優美的食品。而且也就在第二次訪問以後，我才決定寫火焰農場。

音樂，人聲，笑聲往各處小屋流洩到路上，在圓月的清輝之下，更顯得優美了。每一棟房子都有無線電擴音器。大部分都開了。大街是凍結的爛泥，駕車者似乎理解到我的意思，回頭來對我

說：「現在它是一團糟，但夏天的時候，却是一條不壞的道路呢。你應該在水果成熟的時候，到這裏來，那才是在火焰農場生活的好季節呢！我們正在享受豐裕的生活，鬼法西斯就闖來破壞了一切。」

我們發現塞爾吉在俱樂部，全村的人都在那裏。他派幾個人去找拖曳機，並請我們參加圍坐在一張L字形的長桌上。桌面上擺着和我們白天吃過的一樣的菜餚，同樣大的牛乳壺。從桌上堆積如山的食物看來，這裏絕不窮困。

從另一個屋可擠進來若干少女，由手風琴配合着唱起來了，在屋子的中央，一個斷了左臂的英俊的少年軍官和一個穿緊身上衣的少女跳舞，她正是安娜絲托希婭。

「這是列寧的生日嗎？」我問道；

「不，這是歡迎會，歡迎一個受傷回來的我們的孩子。我們要使他感覺到一切毫無變化。同時這又是歡送塞爾吉瓦希列夫琪。」

「塞爾吉往那裏去呢？」

「他被徵調啦，他明早就出發到前線去。」

「那麼塞爾吉也要去打仗了？但他從沒有提起這件事呀。」

「我們說的是塞爾吉瓦希列夫琪呀。」

我現在發現了這裏有一百多個女人，男人只有十來個，並且都已經白髮盈巔了。女人和孩子做着農場的工作，並且現在已經有傷兵回來了。

不久這個斷臂的中尉走過來和我握手，當我問起時，他告訴我他獲勳的經過。在布利揚斯克前線，他指揮着一個反坦克砲中隊，在一次德國的進攻中，他受命退却。那大恰好是紅軍節，中尉覺得退却丟人，就堅守陣地，對德國坦克作近距離射擊。這樣就粉碎了敵人攻勢的一部份，因為扭轉戰局之功，他得到紅星勳章。

一兩杯酒後，他更喜歡說話了。我問他，戰後他要如何處置德國。

「我們和德國人民無仇無恨，不是嗎？他們看見我們過着豐裕的生活，他們妬忌了，想偷去我們的土地和工廠。對於這樣的人，我們只有一個回覆。」他舉起握緊了拳頭的右手。「我們要粉碎并徹底毀壞他們。這就是我們處置德國的辦法。」

第四章 史達林格勒的史詩

一 德國人投降了

在史達林格勒戰役之初，一個熱情激昂的少共團員上書史達林，發誓絕不退過伏爾加河東岸。他簡單的說：『伏爾加河的彼岸沒有我的立足地。』

每一個人都知道，史達林格勒對於史達林不同尋常。距今廿五年前，他和伏洛希洛夫組織了察里津的保衛，勝利的擊退了白軍。現在共產黨又把握住這個青共團員的話，把它變成了口號激動軍隊，橫掃全國，每個學生都重覆它。最後俄國人把這變成對希特勒的大諷刺，因為他曾經預言，他要佔領史達林格勒，及伏爾加以東的土地。

一九四三年二月四日，我在頓河前線，正向史達林格勒前進。兩天以前，域內的德軍已經投降，被圍的二十二個師團的殲滅已經完成了。在戰役進行中，我幾次要求訪問史域，都未獲允，現在我自幸終於可以到史達林格勒了。美國使館的軍事參贊沒有能夠訪問這裏，自開戰以來，龐大的美國軍事代表團沒有人被允許接近前線的任何地方。

德國人在史達林格勒被俘虜的有九萬一千，包括二百五十個軍官，二十四個德軍將軍，兩個羅馬尼亞將軍和一個德國元帥，我們被允許和他們見面。

我們被投上了一輛破舊的救護車，憂憂地穿過雪封的草原，向史達林之城而去，據說離我們昨日經過的普洛里喀雅塞洛只有三十八哩，但實際上我們還要在貶骨的寒冷中走一天一夜。我們車子前後左右都有破處，不住吹進雪風來。在每一次爬坡的時候，我們的車子就像老牛一樣的喘息。我們奇怪爲什麼美國送來的千萬輛載重車不能有一輛來運送我們。但俄國人說：『一切爲戰士，一切爲前方。』我們還算是優先運輸品呢！

前邊的雪海包圍着我們，好像要把我們吞吃下去。除了少數的村莊之前，簡直連樹也沒有。紅軍的機械和效率與這原始鄉村之間的距離，使我們吃驚了。一個偶然的旅行者大概絕不會相信一個現代軍隊會出生於這樣的環境，也或者就是這些小事情欺騙了納粹吧。死般的單調，荒涼與憂鬱的寂靜（現在砲聲也平息了。）這一切更加重了寒天的艱苦氣恩。

在茨瓦利奇諾村，我們發現我們錯走了十三英里，我們現在離史達林格勒五十英里了。在一間小而溫暖的房子里，我們會見馬利寧中將，頓河前線總司令羅科索夫斯基大將的作戰課長，馬利寧行伍出身，一九三一年畢業於陸軍大學後，曾在斯摩稜斯克作戰，後又與羅科索夫斯基在莫斯科共同作戰，在阻止一九四一年的閃擊中，羅科索夫斯基起了很大的作的。馬利寧非常慍悍壯大，當他敘述剛完結的戰役時，言詞像吵架一樣。

『第六軍是希特勒最有經驗的軍隊，除此之外，他還派來他最好的裝甲師團，他們的目的是突破伏爾加河，作爲偉大包圍運動之一翼。我們沿頓河的左翼迫使他們投下更多更多的援兵，爲突破所必需的後備兵力，於是就消耗完了。』

「十一月中旬，我們就獲得對敵的平衡了，蘇聯最高統帥部下令反攻。我們的目的是包圍史城的敵人，消滅頓河的敵人。我們北路四天之內推進五十六英里，南路也有相似的進展。十一月二十四日我們在頓河會師了。最初德國人並未注意他們的困境，他們希望利用由科台尼科夫來的反攻擊破我們的包圍。但我們早就看到了這點，當這一企圖失敗時（參看關於馬寧諾夫斯基的敘述。）第六軍就再無救藥了。」

馬利寧認為他們的勝利，比起戰史上任何例子更為近似漢尼拔在卡內對羅馬軍隊的完美的包圍。

「一八七〇年的色當之戰，結果完全包圍了八萬法國軍隊。但是史利芬認為這不够理想的卡內。那還剩了兩條逃生之路給法國軍隊，雖然他們沒有利用。比起色當來，我們包圍了三十三萬德國軍隊，我們在這裏包圍了六千七百門大砲，色當只俘獲了四百門。我們俘虜了一千四百八十二門戰壕臼砲，七百五十輛坦克，一千五百五十架飛機——色當自然沒有這些武器。」

「還有，百萬軍隊參加了史城之戰，這些軍隊散佈在二千公里長的戰線上，對於我們在頓河與伏爾加河的突破都是必要的武力。這怎麼能與麥茨相比呢？若干德國的權威認為麥茨是典範，但那只是一場要塞戰而已。麥茨不是延展甚長的戰綫的一區，參加的軍隊也很少。在史大林格勒我們必須集結兩次突破的大軍，同時還要保持我們陣綫的完整。最後必須記住，史大林格勒的勝利是在紅軍退却的最後出現的，它是由大規模退却一下子轉變到大規模反攻而完成的。」

回到車裏以後，我想假若我們要去會見的那些德國將領也坦白忠實的講話，假若一個軍事歷史

家在這裏具有盡量發問的權利，那該是一個如何真實的戰勝之道與戰敗之道討論會呀！

二一二十四位將軍一元位帥

我們在一簇低矮屋子前面停下，這些屋子裏面關着那兩打將軍，大約七個或八個佔一間。在這些低矮的屋子裏，他們恐怕連伸直身子的地方都不寬裕。第一間小屋裏有德勒伯少將，旦尼爾中將，史列麥中將（他是第十四坦軍克團的指揮官），烏爾夫少將（砲兵指揮官），狄米特留准將。紅軍第六十二軍軍長崔可夫將軍，以後會告訴我們關於後者的一件故事。

「投降以後，這些將軍被款待吃飯喝伏特加。狄米特留站起來，詢問他是否可以提議一次祝賀，我們答應了。他舉起酒杯，直瞪着他的同伴，高聲說道：『祝賀紅軍的勝利和希特勒的失敗。』在小屋裏面，我看見狄米特留在屋內後半徘徊，看來異常沮喪，不給任何人講話。這些慣用副官馬弁，慣於發號施令，慣於耀武揚威的人物，現在看來是無依無靠毫無辦法了，像第一次被褫奪了玩具的心神無主的小孩。仍然有一兩個保持著驕傲的樣子，像史列麥，他佩帶着鐵十字章，武士十字，金緣的卍字，戴着德國頭盔。他曾經突破荷比法國，在敦克爾把一英軍逐過海峽，像小拿破侖落難到草原的聖洛侖娜島一樣，他不要討論適才的敗仗。他抱怨伙食壞。

被褫的將軍被允許繼續佩帶他們的肩章與勳飾，但其中幾個顯然也想保留他們的特權。一個俄國參謀告訴我，一個老色鬼向給他修面的蘇聯女理髮師丟眼風。一方面因她的驚異的表情而壯胆，一方面他又忘記了他當時在什麼地方，他按着以往的特權，在她屁股上擱了一把。她馬上回敬了他

一記很響的耳光。他結論說：「這個老火像現在生起大鬍子了。」

德勒伯將軍是投降的第一個，在這一羣中是最有人性的，他是典型的德國舊軍人，和那些因吹捧納粹而顯達的將軍不同。他身長六尺二吋，挺立威武，白髮藍眼。他害傷風，是一個猶太人，因此使那些納粹將軍大不高興他，對他惡聲氣的講話。但是德勒伯很和平有禮的講話。當我們告別時，還向羅辛堡（紅軍前線報紙的記者）鞠躬。

「撥圍以後，你們爲什麼還繼續頑抗呢，將軍？」

「最高統帥部命令我們如此，」他回答。

「那麼你們投降，不是違背命令了嗎？」

德勒伯閃縮了一下，有點煩怒。「你知道，我們是受命令防守一條戰線的，這條戰線既已失守再打下去，也就沒有意思了。」

「假若你們會試行一種大規模的包翼運動并向羅斯托夫退却的話，你們也許能在被包圍的初期突圍而出。」我這樣提醒他。「第六軍爲什麼從來沒有這樣做呢？」

他沉吟一下：「我不能說。只有最高統帥部才對這種決定負責任。」

這簡直等於直接攻擊元首了，這足夠證實德國人的猜想，決定以二十四萬人的犧牲爲代價而死。史達林格勒的是希特勒自己，在這小小一句話裏我們窺見了德國機構的破裂，這條裂痕將日漸擴大，以致全軍全國對希特勒領導的信仰完全崩潰，並喪失了勝利的希望。

在史達林格勒如此頑強如此瘋狂作戰的若干德國將領，在這次戰爭結束之前，將要領導被俘在

蘇的德國人進行推翻希特勒的運動。其中之一的塞得利茨將軍成爲自由德國委員會的副主席，告訴他的同僚「希特勒對於軍隊的致命的干涉使軍隊連遭敗績」，號召他們談判和平，爭取保全德人建設將來。

當天我們驅車到本村的盡端，鮑盧斯元帥和兩個副官被俄國槍手看守在在這裏。在投降之前，鮑盧斯曾要求（這是我以後從俘虜鮑盧斯的年青的中尉口中聽到的）保證他「不被士兵殺死，除非必要不多展覽他，不要像乞丐一般的對他」。爲了尊重他的希望，俄國人不讓我們會見他，並且我相信，他們公開展覽他也只這一次。

他走出到門廊上，他的六尺有餘的身材上穿起一件長的陸軍皮大衣，越顯得高大。我們的聯絡官只向他提出一個問題，他回答說：「我是鮑盧斯五十三歲。」

我們離開開的時候，寒暑表指在零下三十七度，寒風刺面貶骨。入夜以後，風更大了。它從窗口，從地下，從門口向我們襲來，它浸透毛毯，浸透幾層羊毛墊子，浸透羊皮大衣，像一件活物在你的脊椎上爬動。我們喝了僅有的一點伏特加，想去睡覺。不久我們就放棄了這個念頭，用兩隻拳頭互相推打，以免凍僵。我們大聲唱歌，想籍此怒吼把的風聲壓下。夜間一點鐘的時候，溫度一定在零下四十度以下了，我們的車子慢了下來，我們聽見外面有人和車子的聲音。我們以爲是到達史城了，我們開門向外看去。

寒風正捲着雪粉吹打着一隊戴頭巾穿皮衣的軍隊，吹打着噓氣成霧的馬。他們帶着小砲，輕重車，戰地廚房與救護車。他們是開是開往前綫的，已經走了八小時了。

「你們沒有凍僵了嗎？」我們不禁驚問。

「沒有！這正是打仗的好天氣呢。可是你要問德國人，他們可就不同意啦！」他們齊聲歡笑着前進，立即消失在白茫茫的雲霧中了。在當夜的四點鐘，我們到達了暗淡，仍在冒烟，仍有地雷的史達林格勒。

三 血染伏爾加河

第二天，直到近午的時候我才醒來，立時一個黑髮黑眼身着軍服的蘇聯女郎的笑臉出現在門口，告訴說飯已經準備好了。她的名字是克拉拉，顏·拉瑪成柯，二十三歲，烏克蘭人，戰前是教員。從戰役之初，她就和婦女服務隊一起在史達林格勒。現在她問我們是否睡得好，聽了我們肯定的答覆以後，她似乎放了心。

「在戰役期間，我們經常地檢查這些地下室是否有木蝨，」她說。「如果發現了一個，每個住在那地下室的人都要行滅蝨治療。我們不能害室扶斯，我們要保留下力氣打德國人呢。自然，死不算一回事。同志們死在周圍，我們簡直不大注意。我們簡直沒有空閑去注意這些。現在，我簡直不相信曾有過這些事，也不相信，這些事都已經完了。」

克拉拉跑下山去，直到夜間，我們才又遇見，那時她說了一句我從不會忘記的話。

現在風停了，只有掃除地雷的爆炸聲。在晴朗的陽光下，我們展望俄國西南部工業中心的廢墟，沿着伏爾加河長達四十一英里。靠近我們的地下室，有一間白色泥磚的小屋，雖有榴彈打穿的

破洞，却是數里之內唯一完整的屋子。我驚奇地發現屋裏有一個中年婦人和她的孩子，經過詢問以後，我們知道，在全戰役期間，她們都停留在這裏。她說，爲了渡伏爾加河，她等候了太多的時間，直到戰線以內確實比較安全以後，才渡過河來。她說：

『德國對伏爾加的轟擊從來沒有停止過，砲彈日夜不斷，就像下雨一樣。』然而這條河就是紅軍唯一的補給路線，在情狀最惡劣的時候，他們只有兩天的給養。這些供應品如何繼續不斷的運送過河，就是一首偉大的中詩。

在一片山脚下我們走進了一間盲障，在很多次戰鬥中，這是紅軍第六十二軍司令部。這是挖進凍硬的泥土裏的一排房子，頗像中國西北部的窖洞。這裏我們會見了我們的主人，崔可夫中將。他是一個大人，雖然不高，然而魁梧，手大，臉大。後來我又知道，他心也大。他有一張大嘴，滿口金牙。

崔可夫的歷史很有趣。他是大俄羅斯人，生於圖拉，父親是目不識丁的農夫，十二歲上他當了工人。一九一八年十八歲上他加入紅軍，經過了全部內戰，以後進陸軍大學，一九二五年畢業。他精於砲術，是公認的專家。一九四〇年到中國，充蘇聯軍事顧問團首席顧問。不久他奉召回國，擔任第六十二軍軍長，奉令延遲德軍向伏爾加的前進。

『七月二十二日在頓河之西，我們第一次遭遇敵人，』崔可夫說，『所以我們實際與第六軍週旋足有半年以上。在八月裏。他們突破我們，向伏爾加闖去，但直到九月十日，我們把敵人遏止在城市的中部，之後敵人就加緊進攻，企圖把我們驅入河中。從第一次接戰到此，恰好五十天。九月

十四日，敵人在城市兩端完成突破以後——他們佔領了長達五英里的伏爾加河岸——他們就以全付力量加緊向六十二軍防守的中部猛攻。

『那天我們接到史達林同志的命令，說史城必須確保。他命令我們堅守挽救史城。這樣我們知道這是一件「不成功便成仁」的任務。我們不能退却。』

崔可夫說，最初德國人毫不顧惜的增加軍力，企圖藉此粉碎紅軍的士氣，四天之內敵人就死了五萬。他們佔領了有歷史意義的馬邁葉夫柯爾干——全城的制高點——然而沒有突破主要防線。到十月初，若干房屋已經拉鋸了二十多次。十月十二日鮑盧斯變更更攻擊計劃，在工廠區二三英里的戰線上，集中五個步兵師兩個坦克師。最多的力量集中在一英里之內，企圖攻擊紅十月工廠，這是世界最大的五金工廠，它掩護着一條通往伏爾加的狹路。這裏防守者是西伯利亞人，關於他們，以後還要夜夜提到。

『這是戰役的最惡劣的日子』。崔可夫說。『我們聽不見砲彈爆炸，只聽到一片沉重的雷聲。敵人空軍出動二千五百次，發動了二十三次攻擊。塵土冲天，眼睛看不出五碼以外。因為震動，我的桌子上的玻璃杯裂成碎片。』

那天崔可夫的司令部雖前線只二百碼，他的一位軍官正對他講話時被打死了。那天他的參謀一共死了六十一個。另一次，當崔可夫乘機在德軍防線上空視察德軍砲兵陣地時，被擊落下來，但是他安全逃脫了。崔可夫繼續說：

『到那次攻擊結束，德國人只前進了一哩。他們能夠前進，不是因為我們退却了，而是因我們

的人死的比補充的更快。德國人只能踏着我們的屍體前進。但我們使他們不能突進到河邊。在不到半英里的地方，德國人死傷累萬，仍是不能佔領這片土地。在德國人利用後備隊補充前線兵力以前，紅軍發動了總反攻，史達林格勒就被包圍了。」

我問崔可夫，德國人作了甚麼重大的戰術錯誤。他說他發現不出。「他們最大的錯誤是在戰略上。」

「是什麼呢？」

「他們把最高統帥權給了希特勒。」

但決定最後結果的原因，尚不止此，崔可夫說。「不論在任何戰場上，對壘的雙方永沒有絕對地勢均力敵過。假若數目相等，其他無數的因素上會有差別。一旦雙方大約勢均力敵，那訓練較好，裝備較良，更爲堅定的一方就會勝利。這一戰，我們比敵人更堅定，所以我們勝利了。」

有一個時期，德國人在坦克上佔有大優勢，十月九日德國人用兩個坦克師團進攻時，六十二軍只有兩輛重坦克三十一輛輕坦克。是紅軍在砲兵上佔優勢，並且好好的利用了砲兵。到處都是砲兵的威力，先則遏止，繼以消耗，終則打退了敵人的進攻，冬天德國的機械化武器失却了它們大部分的運動力以後，情形尤其如此。崔可夫說：

「德國人低估了我們的砲兵，低估了我們步兵抵抗坦克的能力。這一戰役指示出，被迫在狹小地面上運用的坦克沒有太多的價值，不過是不能運動的大砲而已。在這樣情形下，任何東西也不能代替武器精良堅決奮發的小步兵羣。我說的不是街市障礙物戰，而是步兵羣把每一建築變成一座要

塞，逐樓爭奪，逐屋爭奪，坦克飛機都不能驅除這樣的防守者。德國人向我們投下百萬以上的炸彈，仍不能把我們的步兵從決定的陣地上驅走。而坦克呢，却能由作為要塞的房屋上予以破壞。」

德國人學到了這個高價的教訓，以後非常成功地運用在義大利抵抗盟軍。在卡辛諾，不管我們握有完全的空中霸權，他們利用了崔可夫的戰術把我們阻止了幾個星期。崔可夫繼續說：

「我們的反攻并不是以坦克為先導，而是由小隊突擊隊領頭，以坦克為輔的。這些小隊通常為四人至八人，攜有衝鋒槍，來福槍，反坦克槍，手擲彈，刺刀，火焰放射器，鐵鋸。他們通常在夜間進攻，奪回每一座作為要塞的建築。」在這些戰鬥中，年青的羅狄斯台夫少將指揮的警衛師最稱拿手。羅狄斯台夫在西班牙內戰中曾在薩拉高索和大學城作戰。在羅狄斯台夫的師裏有一個西班牙支隊，而很偶然地，在史達林格勒的戰死者有西班牙熱情之花伊拉魯媿的年青的兒子。

我們坐下來吃飯。崔可夫懂得很多英語，我說千百萬人會喜歡坐在這裏和史達林格勒的英雄共飯，用他們的名義，我提議向他祝賀。崔可夫立即加以修正。

「英雄是蘇聯和紅軍，不是一個將軍。」然而他却完全明瞭這一勝利的意義。「這是希特勒的黑暗的日子，他再不能發動這樣規模的攻勢了。對於德國，這是完結的開始。」

飯後我走入廚房找水喝，在前線這是件稀物。這裏我們碰見了克拉拉·顏·拉瑪成柯。她要我們等一下，沒入黑暗裏去了。幾分鐘後，她帶着一桶水回來了。她給我們一杯。水冰冷而甘甜如蜜。

她嘲弄地望着我們問道：「不是比酒還好嗎？」我點頭承認。

她忽然充滿了驕傲之情，高聲叫遣：「自然哪，那是聖水，伏爾加河水珍和了蘇聯人民的鮮

血！』

立時我因她侍候我而羞愧無地。在全戰役期中，她替戰士燒飯，她和千百個和她一樣的女郎把熱飯送到戰壕，使戰士死不枵腹，心上印下少女的新鮮明亮的眼睛，親愛的祖國的象徵。千百個像克拉拉一樣的少女因在槍林彈雨中背運傷兵而喪失了性命。我們美國的婦女因為吃飯無肉，『犧牲』牛油而叫苦，她們和克拉拉之間是有多遠的距離呀！

四 至此爲止

第二天，我們徒步穿行該城的半埋地下的遺骸。路都抹滅了，我們只能小心的走在地雷翻碎的小路上。鐵路交叉點上的鐵軌都不見了，只剩下了警告行人的路牌。

我在他處所見到的戰爭破壞，比起這里，完全不算什麼了。這比上海閘北還要殘破到二十倍，倫敦被炸區域更不能比了。同行的馬特魯君曾在上次大戰中到過耶普，那裏曾遭受過三年不斷的砲轟，但比起這裏來，是滄海一粟了。

在一堆碎鐵傍邊，我們看見一個女人和她的孩子從地下的一個洞中伸頭張望，我們就和她們談了起來。在全戰役期間，她們都在這裏，依死馬爲生。夜間她們把馬肉拖進來，在地下煮熟。同行的一位俄國人說：「吃馬肉的不只她們。當羅馬尼亞騎兵將軍布立台斯哥投降以後，我們問他的馬在什麼地方。他很憤怒的說：『說來遺憾之至，我們的馬被盟友吃光了。』」

我們從工廠區走上有名的馬麥耶夫柯爾十，在戰爭中此地換過很多次主人。導游的柯斯坦上尉

說：「敵人認爲攻佔馬麥耶夫是戰役的關鍵。這裏可以俯瞰沿河的全部軍隊運動，能使敵人轟擊我們河上的運輸。德國人投下三個師團來奪取它。」

馬麥耶夫柯爾干因馬麥耶夫而得名，馬氏是伏爾加河流域最後一位蒙古酋長。馬麥耶夫柯爾干是「墓園」的意思，相傳馬氏遺骨葬於其下，這是史城踞立於其上的岩山的最高點。其下在一條山澗之外，有一條具有戰略價值的土稜，羅狄斯台夫從德國人手裏強奪來的。但德國人一直到最後堅持在最高點。從這裏望去，兩岸數里之內只能看見兩件東西，可認爲人類的創造的工作，一件是烟宙，一件是臥處，它們好像和土地一樣不可毀壞。在每一廢墟上，都是如此。教堂崩潰了，神像倒下了，美麗和罪惡都抹滅了，但是沒有一個將軍能夠肅清一切的烟宙與臥處，這兩件工作與休息，吃飯與生育的永久實體物。

從馬麥耶夫我們驅車到城中心的革命英雄廣場，近處的大建築都燒毀了，或者半毀了。一個大建築內充滿了德國屍體。在一座大建築的地下屋內，全世界第二號將軍鮑盧斯和他的參謀投降了。二十一歲的中尉葉利秦柯指給我們鮑盧斯躺在床上被他俘虜的那間小屋。

廣場對面是從前的紅軍俱樂部，德國人把他們用作醫院。在一角上堆着很多半糧的德國屍體，很多死人的手足上纏着爛布。千萬的德國人是凍死的。這些死屍都像是餓鬼。在戰役的最後數週，德國人每天分得兩盎斯麵包，一或二盎斯馬肉，後來連這一點點也得不到了。這些死屍的週圍散亂着很多女人照片。

但是在紅十月工廠，你才可以最清晰的看到這裏是如何寸土必爭，其時敵對的一方深悉，以空

間爭取時間的最後關頭已經到達，敵對的彼方則知道，如果失掉了征服的土地，那麼所耗費的寶貴時間將無法補償，一切過去的勝利就都變成得不償失的勝利了。以前偉大的五金工廠，廣大的廠房，倉庫，千百間的房屋學校，公園，優良的機械等等，除了碎銅破鐵與與拉拔塵土之外，一無所有了，這是一個乾乾淨淨的犧牲。

到處是建築物的碎片，但你認不出它以前是什麼——一根鐵臂，一面斷牆，此外再無其他了。在這些破碎的工業遺骸之上，到處有白雪掩蓋着的狐洞，潦草的戰壕，巨大的彈坑，周圍躺着凍僵的屍體，散亂着武器和軍火。

最後我們走到工廠的盡頭，站在一塊岩石上，這裏高出一所現代建築的遺骸十五英尺，這所建築就是德國前進的盡頭，岩石在距此不過百碼的地方，徒然削下，下臨河邊。德國人不遠千里地從柏林到這裏，真够遠了但也不能再進一步了。爲什麼呢？

建築物內部的一切都消失了，但牆壁，柱頭仍然屹立。你可以想像防守者如何找尋掩避，每一個想佔領這地方的人如何必被交叉火力所擊中。前面的土地滿是炸彈坑，這樣一來，坦克就不能運用了。紅軍的左翼被一條峽谷掩護着，這條澗溪通到伏爾加。在右邊，一座小山保護這座建築。

保衛紅十月工廠區的西伯利亞人是古力夫將軍指揮的光榮的第八警衛師，在納粹十月十四日猛攻之前剛剛趕到的。敵人使用了重坦克，無數的俯衝轟炸機，大小各種火炮。敵人的照明彈和砲火使黑夜明如白晝，燃燒的房子和烟幕在白天遮蓋了太陽。平均說來，史達林格勒前線約每半英里的地方，投落下六千噸的金屬。在由坦克及自動步槍手領導的共二十三攻擊的那一天之前，德國人

對這兩哩地方施行飽和轟炸，大砲飛機併用，足足達八小時之久，在戰鬥的最高潮，一萬三千挺機關槍同時怒吼。然而，西伯利亞人頂住了這一切，而且沒有神經失常。

就在親身看了這片地方以後，我仍然不能理解，一個龐大而窮凶極惡的戰爭機構，爲什麼在離目標幾十碼的地方被遏止住了。我問幾個在河邊前線搜拾戰利品的兵士，德國人既然已經攻到這裏，爲什麼不能攻佔能使他們獲得戰略勝利的這片土地呢。他們說：「因爲我們不退，他們就不能攻下」，分析到最後，問題也許就是這樣簡單。崔可夫說過，德國人只能踏着俄國人的屍首前進。而在這狹小的地區以內，不管德國人用什麼武器，總有殺不完的俄國人。

所以，挺立在這裏的仍然是人，是以脆弱的肉身來拚命的人。這樣看來，適當訓練裝備的人的勇敢，對於英明領導的信心，寧死不屈的決心，對於神聖任務的信仰，或者粗俗平民的地方驕傲之感（像這些西伯利亞人的情形），或是團隊精神，或者乾脆叫做紀律，那種不可估計的能够戰勝個人求生本能的集體意志，一切這些不可捉摸的東西構成所謂『士氣』——不管它是什麼也好，這些西伯利亞人總是具備的了。他們又一次證明了，扭轉在戰鬥中人羣的命運的乃是人類的超乎自我的奇怪的素質，而不是機械。

在峭壁之下，我們會見古力夫將軍，中等身材，面色強壯，沉默寡言。他說，「我們的陣線沒有一處具有半哩的縱深。在若干地方還更淺，在你看到的建築附近最淺。在這樣的地面上我們不能運用坦克，而且我們的坦克也很少。但是我們總還毀滅了敵人用來攻打我們的一切。」古力夫告訴我們，德國人不能充分利用他們坦克的原因之一是他們的俯衝轟炸機在地面上打了這樣多的洞，以

致他們也無法有效地利用他們的裝甲武器。

絕不是他所說的話，而是這人身上的一股力量的感覺，使我們獲得深刻的印像，他沒有緊張之象，當他否認因砲震而苦惱時，他無力的笑了一笑。很奇怪的一件事，是全戰役中沒有發生一件「戰爭性的神經病」，以後在莫斯科我遇見一位神經病女醫師，她會在史達林格勒後方一個地下醫院工作過。好多病況會請她診斷，只有兩個真是砲震的犧牲者。因為無事可作，她以後就被送到後方來了。

在我看見他以後不久，古力夫將軍在一次領導軍隊進攻的時候被打死了。但是他和他的部隊永遠活在史達林格勒人民的心裏。

第五章 後

方

一 工業巡禮

德國人估計蘇聯工業，也許比他估計蘇聯軍隊，估計得更低。換言之，他低估了全蘇人民：武裝的男人和後方的老幼婦孺。

蘇聯官吏說，他們在戰爭爆發後六個月內，完成了把工業轉變改組爲戰爭之用的任務，同樣的工作則費了希特勒六年的時間。這一說法使我大吃一驚，因爲我曾假定，在納粹入寇以前，蘇聯就已經動員得相當好了。顯然的不是這樣。意味着非軍事工業全都消滅的全民動員，只在一九四一年六月才開始。國家計劃委員會勞動就業部長喀馬勞夫一九四三年宣布，當時蘇聯熟練工人的數目比以前任何時候都多。他并且聲稱，不管蘇聯西都的喪失，當時生產的飛機坦克及其他軍火比戰前更多。

這是如何做到的呢？安娜米海洛夫娜給了我一個比別人更好的回答，她是一個四十二歲的女人，我在離開一個軍火工廠並因注視急驟的生產速度而略感眩暈的時候遇到她。正在門口把武器裝籍。

「對於你這樣年齡的女人，這像是件沉重工作吧」。我探試着說。「你不累嗎？你的健康好嗎？」

我知道，她已經站了八個鐘頭，在這無水乾燥的屋子裏，當天還有三個鐘頭的工作在等着她。

「工作沉重？自然啊。」她急急的答道。「自然我們疲累啦。這些日子，俄國每個人都累。但我們不常病，我們要想打勝仗，我們就病不起呀。就在這工廠裏，我們也是在殺德國兵呀，現在重要的就是這個。」

安娜的丈夫在軍隊裏，一個長大的女兒也在軍隊裏。安娜旁邊一個女人，她的丈夫和兩個兒子都在前線，她已經六十歲以上了。在工廠整天工作之後，她得回家照顧孫子，孫子的雙親現在都在軍隊裏。

「但是，你們美國人現在在幹什麼來對希特勒呢？」安娜用挑戰的口氣打斷了我的詢問。我照常的告訴她一套：生產，動員，訓練軍隊，在太平洋上打日本，準備進攻歐洲。我并且提醒她，這裏的若干機機還是來自美國。她注意聽着，然而沒有動容。拿起她的斧頭，她答道：

「你們的幫助是好的，我們感謝。兒是，爲自己打仗，比讓別人替你打仗，還更好。我們蘇聯人民是這樣想。我們所依靠的唯一的援助就是自助」。安娜說這些話的時候，感情流溢而有信心。由她我意識到，就是最平凡的蘇聯人民也是如何驕傲地有意識的去爭取勝利呀。其他的國家或者期待美國替他們打仗，蘇聯可沒有。從根本上說來，也許就是對於自身力量的深刻的信心，對於自己不可動搖的信心，使得蘇聯人民完成了不可能的事體。

爲了戰爭生產，蘇聯傾注了可以從休息，遊戲，享受奪過來的每一分鐘及每一點人力物力。蘇聯在生產戰線上獲勝，是因爲她的工人知道他們的危難，因爲蘇聯政府知道救國需要什麼，是因爲

蘇聯百分之九十九的力量都被動員來實環一個計劃，這計劃比過去用來打擊侵略者的計劃包含着更多的人民與更多的土地。

實際上再也沒有一種工作，不是女人代替男人來做了。女人建築莫斯科的新地道，女人建築防禦工事，女人當警察，當火車司機，當礦工，當鋼鐵工人。兒童也是同樣，十六歲的孩子幾乎可以作任何成人的工作。就是十二歲到十六歲的男孩也平均做成人三分之一的工作。十二歲以下的兒童組織少年先鋒隊，在課餘搜集各種碎物，或者拖曳木頭，或者其他零星工作。除了殘廢無力，過老太小之外，簡直沒有不做工作的人。

德國雖然攫奪了俄國擁有二千個基本工業的地區，蘇聯在一年稍多的時間內就能生產較戰前更多的若干種武器了。這裏是一個例子。在我旅蘇六個月內，蘇聯政府在曾經認作戰區而部份疏散的一個地方，計劃并建立了一個全新的飛機工廠，至一九四三年末這廠已能每月出戰鬥機三百架，一個美國專家稱之為「世界最優良的飛機廠」。

列寧格勒被部份封鎖砲轟達二年之久，然而若干工廠的生產依然繼續進行，逃出的難民告訴我，基洛夫工廠仍在生產軍火。該廠大部份工人已經遷移到烏拉爾，然而骨幹幹部留下了，其中百分之七十是婦女。她們用磚石堵上窰子，在縫隙裏架起機槍。德國砲彈從二三哩外的陣地射到工廠，許多房子被毀了，一千以上的工人死傷了；但其餘的仍然生活在工廠并進行生產。一年多的時間內，他們只靠黑麪包和稀薄的椰菜湯爲生。

蘇聯解決她的複雜的生活問題的方法，可由一個上衣工廠的歷史來說明，這個工廠在克復的摩

海斯克市附近，此市當時距中路前線約二十哩。這個工廠是四十年前建立的，初爲工業合作社。一九四一年被政府收買時，有六百工人。十月十四日，在德國人攻佔的數日之前，工廠連同機器與多數工人遷向古比雪夫。

當摩海斯克在一九四三年一月二十日爲紅軍克復時，該廠的三十二歲的廠長李米柯夫立刻登記服務，因爲他安全撤退工廠以後，他又回到附近組織起游擊隊。一月二十四日他受命在原址恢復工廠。現在大部份以前的工人都四散了，好多已在東方從事工作。但是該廠的七個熟練的工人都和李米柯夫一道在游擊隊裏。憑藉他們的幫助，他安置了機機，原料，工人與運輸。

附近有紅軍前進司令部，近處仍在被敵炮轟擊。一切運輸的優先權都是軍隊的，大多數的人民仍在僵凍土地上的洞中生活。然而李米柯夫和他的工人每天工作十四小時，聚積了充分的熟練工人來清除修理破壞的房屋。紅軍明瞭他的工作的重要，予以充分的合作。很快恢復的當地蘇維埃政府也予以幫助。二月十四日，這個工廠重新生產了。

當地工人恢復的能力足與工廠的恢復媲美。我在這裏遇到的，在這離德軍陣線不過數分鐘航程的地方爲前線生產的一切婦女都充滿樂觀的情緒，毫不憂慮個人的安全，雖然不久以前，其中好多曾因飢餓與轟炸而瀕於死亡。她們每天工作十小時，好多人完工之後還上夜校或學習小組。蘇聯人民身體強健是戰後恢復迅速的重大原因之一。

當李米柯夫領我周覽全廠講述這些事實時，這故事的各個日期的連續使我大吃一驚。熟練工人和廠方就像組織緊密的一羣，由平時生活轉爲戰鬥活動，馬上又再開始重建工廠的工作。很明顯

地，沒有黨政軍在生產戰線上的非常的合作，這是不能實現的。

托爾斯泰的孩女，全蘇聯各托爾斯泰博物館館長，蘇菲亞·托爾斯泰告訴我，共產黨如何把她及她周圍的事物以及老托爾斯泰最有價值的遺物從老家雅斯納雅·波利納在倉卒之間撤退出來。當德國人在一九四一年迫近奧勒爾時，她請求當地共產黨支部予以援助。那時一切運輸工具都忙於軍運和撤退工業，而德國人寫上就要到來，時間只有幾個鐘頭了。然而黨部，軍隊，蘇維埃以及公共機關都貢獻了人力與運輸工具，其數量之多足以應付這個緊急要求。

「幾天之內，我們就到了莫斯科」，蘇菲亞說，「並且帶上了一切重要的書籍，報紙和傢具，若是沒有各方面的幫助，這舉是不可能的。」

一一 加速

競爭是商業的生命，因為蘇聯沒有「商業」，若干人就以為沒有競爭。但察起競爭一詞的拉丁語源，它的意義是「合力奮鬥」的意義。蘇維埃利用一切來推動這種意義的競爭。他們知道，不管人是生活在資本主義或社會主義社會中，願意超過別人總是人類優良的本性。

在這一時期，競爭的動力是國家的生存問題。爲了獲取政府戰時的獎旗勳章，蘇聯人民奮發工作，與以前不可同日而語。輕工業人民委員盧金說，全國生產競賽的發動是蘇聯曾經試驗推行的理想中最成功的一次。他認爲這是蘇聯工業迅復恢復的主要理由之一。運動一經發動，未能超過國防委員會指定的標準的工廠，極爲罕見。若干工人超過其最低生產的二倍，三倍乃至四倍。

我看見好多工廠爲榮譽奮鬥，其熱烈之情，和美國人爲運動錦標而競爭一樣。領頭工人像足球明星一樣用心訓練，他們也具有相同的羣衆。他們的照片，登在報上，他們和史達林加里寧一起照像，他們得到許多個將軍們才能得到的勳章，孩子們請求他們簽名。一件有趣的事實可以清楚地表明勞動英雄的聲望：史達林佩帶的唯一勳章也是社會主義勞動英雄勳章。

在「督促」工廠競賽上，千百共產黨員及千百萬共產主義青年團員組成的政治意識較高的工人羣衆所負擔的責任較比廠長所負責任要多。共產青年團員約爲軍火工廠工人的四分之一。一次我的一個工廠廠長正在走過緊張的廊房，他忽然停步注視一張大的招貼。

「好，很對，」他低評道：「他們保證本月多產五百部。」

「誰保證了？」

「工人們。」

「你是說，在這之前。你不知道這件事嗎？」

「這不是我的事。這是少共團員做的。大概他們今天早上和工人開了會，得到了工人的允許。少共團也要一樣的做工，所以別人很難拒絕。」

每月月底在報紙上可以讀到，工廠如何贏得獎旗的故事，在一個諾伏西伯斯克工廠，幾個少共團員多做快做而額外生產了一分隊飛機，亞塞爾拜然的一羣工人多生產了若干車的石油，在烏拉爾的工廠裏，若工學生工人在標準之外另外生產起够裝置三個砲兵中隊的火炮。

因生產戰綫上的成績而受獎的工人和戰爭英雄一起登在報上。一個在遼遠的阿拉木圖的女縫工

發現工廠在裁衣上浪費一公分布匹，并起議另一種裁衣法，因此可以節省千萬米突布匹，她因此名聞全國了。莫斯科鑼刀斧頭工廠的一個名叫雅寧的青年鍊鋼工人因為發現了新的使用熔爐的方法而成爲英雄。

蘇聯發明的另一件有趣的事體是他們能把婦女和二十歲以下的少年在以前必需的三分之一的時間內，訓練成爲熟練工人。一個有名的廠長告訴我他能在二週內把家庭主婦訓練爲優秀工人，一月之內她就能夠生產定額以上的東西。很多在十六歲做半時工人的少年在兩週之內就超過生產標準。

在戰爭之前，蘇聯政府就預料到很多熟練工人可能被殺或者殘廢。蘇聯計劃局并爲每個部門假定了一個比例。計劃局設立了在全國培植「後備勞動力」的制度。在以前，強迫教育只到小學第四級爲止，現在延長到第七級了。遠在一九四〇年，一切少年已被徵召，一個全新的教育計劃更在一九四一年付諸實施。這一制度培養蘇聯復員的人力，至其實況，外國人知者，尙極稀少。

在市立學校的第七級之末，就進行一個選拔，大約一半或一半以上的學生被指定爲「後備勞動學員」，預定送入各級技術學校。較劣的學生或者淘汰，直接走入工廠，高材生則奮發努力爭取獎學金，這些獎金將供給他們繼續進入技術學院，專門學校，大學，更求深造。

這種選拔頗像我國軍隊選拔士兵作軍官學校的後備員生一樣。在決定的時候，過去學業，個人經歷，身心狀況，個人興趣及國家需要等要素都照顧到。工人學校的畢業生如果成績及格，也可請求接受專門訓練并如願以償。

在莫新科我訪問過幾個工人訓練學校，它們似乎是美國技術學校與業餘訓練班的混合，但是仍有重要的分別。學生年齡在十四與十七之間，以前需時三年的課程現在兩年趕完。每日上課操作共八小時，一半時間爲一般教育，一半爲技術教育，包括軍事訓練。若干學生一個月上學，一個月操作。

國家供給衣服住宿及一部分膳食，學生支付五百盧布的膳費，這約爲國家對每人每月津貼的一半。畢業以後保證有最少每月一千盧布的工作。我接談過的學生，百分之三十是少共團員，蘇聯希望，在戰爭期間把少共團員增加爲百分之九十。大多數學生希望成爲工程師。

至一九四三年春季，這一計劃已經培養出一百萬以上的鋼鐵，五金，電氣，礦冶，鐵道，建築各業的有訓練的技術人員。這個計劃仍在擴大，在理論上還可能選拔四百萬初級學校學生爲受訓學員，這樣看來，其前途是很遠大的。工廠礦山主辦的學校也依着相似的路線在訓練技術人員，它們對於老年工人和青年工人一樣看待。

在莫斯科我訪問過有名的伊利奇工廠，列寧演說被刺就在此廠。好像是爲了不愧令名一樣，此廠在全蘇競賽中連續榮獲軍火生產冠軍。然而在一九四一年，工人幾乎全是新手了，其中百分之七十是新由家庭，學校，農場招募來的婦女。

在十個月之內，依利奇工廠的生產力增加了百分之五百以上。婦女以超人速度的工作來保衛她們的全國紀錄。她們簡直把全部身心獻給工廠。僅有的閑暇則被必須的休息佔去。她們的工作日是十二小時，內一小時吃飯，每週六十六小時。機器的速度至爲驚人，我覺得這裏一小時工作對於人

身的消耗等於普通工作的兩小時，我不知道她們是如何支持的。

但是，蘇聯婦女的異常的精力并非不可理解。她們自認爲是軍隊，管理車床就像手握機槍射擊納粹一樣。機器的鬧聲真是可怕，我猶豫着不敢去打擾她們，她們像是全神貫注在工作上了，當我冒險和幾個人講話時，我發現他們是工作狂。

我想起了依凡諾娃，她二十一歲，頰長豐滿，闊口喜笑，臂如鐵桿。她在工廠已經一年，是斯泰漢諾夫工人，剛和本廠三十五個工人一起受獎。我不必問她的健康，因爲她看起來健壯極了。

『只要希特勒能接受，我可以照這樣速度繼續製造砲彈，』她笑着說。『我丈夫在前線，我多做一個砲彈，就使他早一點回家！』

她的生產達定額的三倍。以十五磅炸彈計算，那就是每天一百六十五個或一百七十個。她的工資計件支付，每月大約七百五十盧布，這足夠應付普通生活，或者還能買點奢侈品，她是超等工人，因此能够在工廠食堂買到定量以外的牛油，牛乳，糖，蛋等等，對於工人，這不是一個小的鼓勵。伊利奇工廠自己也有一個農場，廠長普利乃斯基說，這個對於工人的士氣作用很大。

普利乃斯基三十五歲，儀容英俊，滿面春風。我會見他時，他正在邊走邊唱，因爲他剛得到消息，他受得列寧勳章了。他大聲歡呼說：『這是我平生最偉大的日子。』，爲了探測成功的祕密，我問他是否有一個工人評議會幫助他管理工廠。

『我們再沒有這一套了。我們覺得這不必要，也不可愛。工人們做他們的工作，我做我的。』
『工會對你們工廠的管理沒有發言權了呢？』

「他們有他們的事情做。他們決不干涉管理之事。但是，經過他們在最高蘇維埃的代表，他們對於一切工業都有間接的發言權。」

「但誰是你的上司呢？假若你不好，誰來管你呢？」

「僱傭我的人民委員會是我的董事會，但它也不命令我如何經營。美國的董事會干涉經理嗎？自然不的，這就是美國效率高的理由。自然，我們兩國有區別。在我們這裏，工人管理一切，沒有老闆和金利生活者。可以這樣說，我只是蘇聯工人階級在這一工作中的代表。」

然而，普利乃斯基對於美國工業是很熱衷的。他曾參觀美國工廠一年之久。關於美國，他知道得很多。但他有一項遺憾。他每天忙於進出機器之間，以致他沒有親近過他的同志，自他由美回國之後就一直面對詢問的事情。他說：

「你也許不相信，但我決不認識一個美國女子。連一次都沒有呀！」

二 蘇聯的脊柱

列寧曾不斷的鼓吹東部的工業化，并指斥沙皇政府，不發展烏拉爾，只把它當做零巧石頭的產地。在戰爭以前很久，列寧的門徒就把此區變為「蘇聯的鐵脊柱」了。假若沒有這裏的工業基礎，紅軍也許已被逐出歐洲，毀滅在亞洲深遠的腹地之中了。

在我們的地理教科書上，全蘇聯塗着同一的顏色，但你在這裏一走動，馬上就可看見，她比歐洲語言復什。她有一百七十五種民族與部落，此印度還多，并散布在比印度大四倍的面積上。蘇聯

有十一個獨立的共和國，另有若干自治共和國，以適應四十九種民族的經濟文化的諸差別。

全蘇與全球最大的共和國是俄羅斯蘇維埃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她的面積有美國兩倍大。它的大部分在亞洲，從烏拉爾向東伸展三千哩，包括着蘇聯北部，東西西伯利亞，布利雅特蒙古與雅庫特自治共和國及其他若干自治區域。她由海參崴到白令海峽的東疆距阿拉斯加只有幾分鐘的飛機航程，因此蘇聯的亞洲部份是美國最近的鄰邦。

俄羅斯寬達六千哩，烏拉爾則在莫斯科之東一千哩。從地質學的觀點說，這區域的大部分還沒有開發，關於烏拉爾的詳細資料，也還沒有。戰爭期間作了廣泛勘查，結果發現了比預計更多的富源，鐵，煤，石油，鉛，鉛的礦藏尤其驚人。蘇聯科學院的費爾曼宣稱，除了四種元素外，這片大山蘊藏着一切既知的化學元素，是「他處不能比喻的宏富的資源集中地。」他說，這裏蘊藏的鎳不以盎司計而以磅計。

在一九三九年烏拉爾已佔有全國總生產能力的三分之一。從那以後，這個比例大約已經加倍了。在這些戰前建設之外。由西方撤出的多數軍火工業也搬到烏拉爾。其中之一的哈爾科夫坦克工廠從一千五百哩外移來。至一九四三年中，它已經比在老家時生產更多的坦克。一個從相同距離移來的電綫廠已能生產更多的電線，另一個蘇聯最大的烏克蘭五金工廠在一九四三年差不多已回復了以前的生產，從烏克蘭撤出的偉大的馬留坡爾金屬製管工廠的工人，用建造原廠七分之一的時間在烏拉爾建設了一個相似的新廠。一九四三年發表的統計指明烏拉爾工業生產的一般速度，如以一九四二年一月為一百同年九月份的生產就是二百一十五了。

很少的人知道，烏拉爾礦藏的最大部分是在它的亞洲方面。譬如，庫茨巴斯（庫斯奈茨克煤炭盆地）比頓巴斯的煤藏多六倍。一九四二年它成了蘇聯最大的產煤地。蘇聯宣稱已在庫斯奈茨克建立了一個五金工廠，該廠比已經毀滅的世界上最大的史達林格勒的五金工廠還要大。西伯利亞自稱擁有蘇聯最大的鋼鐵廠及亞歐二洲最大的鼓風爐。單單庫茨巴斯的一個鼓風爐一年就生產一百萬噸以上的鋼。

第三五年計劃的遠見簡化了基本工業向東方移植的事業。計劃禁止在莫斯科，列寧格勒，基輔，哈爾科夫，高爾基，甚至斯威德洛夫斯克建設新工業，由此看來，在一九四一年以前，最大份量的建築材料已經轉移給東方了。一九三八年以後，二分之一的新的鋼鐵工廠，四分之三的新鼓風爐，都設在這裏。

西伯利亞鐵路改爲雙軌之後，還繼以土耳其斯坦西伯利亞鐵路的加工修整，這條鐵路連接中亞細亞馬拉爾與遠東。第三五年計劃設計的一千公里的單變軌并用線于一九四三年通車，北海航路的改良也使與東方的交通更爲便利。動力廠，水泥廠，載重車廠及若干輕工業都按着計劃進行。

機器工廠在伊爾庫茨克·海參崴，上烏丁斯克工作着。飛機從伊爾庫茨克和拉木斯克飛出。東方的優良的鋼變成了坦克，而且不只裝運到西方去。千百萬噸的罐頭魚和堆積如山的皮衣皮帽從東方湧給紅軍，這些地方距莫斯科比英國離美國還遠些。遠東擁有工業國必需的一切，蘇聯政府已經決定使它自給自足。

在中亞細亞，工業也建立起來了。溶爐已在生火工作，鼓風爐設立在第一次在技術上離西部蘇

聯獨立的近代工業中心了。由裏海到阿爾泰山，南至伊朗阿富汗邊疆，這一大片區域內有半打以上的共和國，面積比英屬印度還要大些。塔什干，薩馬爾罕，塔吉斯坦等地，二年前發散着神祕浪漫的氣息，實際上除了駱駝城市，原始草原，深山與沙漠之外別無可述，沙皇殖民地土耳其斯坦以前只是游牧民族的天下，現在她們可已經大變了，已能對蘇聯武力在人力物力兩方面提供有效的供獻了。

巴斯吉利亞及其『第二巴庫』，連上費格納，波哈拉，吉爾吉斯與吐克曼兩共和國的新油井，頗有成爲和美國油產相等的新石油產地的希望。在東哈薩薩斯坦的喀拉干達煤田已經變成蘇聯第二煤田。中亞細亞的棉衣足夠全蘇之用，現在她自己的工廠已能生產需要的一切織物。在以前這些棉花是要運到二千哩以外的列寧格勒及莫斯科的工廠去紡織的，哈薩克斯坦的新的巨大的肉類工業對於紅軍士氣大有供獻，因爲它以精美的罐頭肉類代替了單調乏味的鱈白魚。

蘇聯東部也有一個移民時期，其情形像美國西部的拓殖一樣的富有戲劇意味。東方的山裏有金子，但此外還有足以激動一切年齡的人們的引誘：十年之內，不強制收買集體農場的穀物，『私人企業』受到鼓勵，允許私人經營自己的農場，在公開市場上出賣產物。教員，醫生，技術工人得到好的房屋，這裏紅軍的薪水也高些。在青年中的宣傳把移住東方煊染成十字軍。西伯利亞最大城市之一的克索摩斯克（青共城）幾乎全部是由共產青年團員建設起來的。

大城市和新國家在荒野之中長大起來了。據說自革命以後，一百個以上的十萬人口的城市已經出現。這就是說，在數十年之內千萬以上的人口曾經由此處遷移到東方定居下來，其中大多數是在

法令之下遷移的。喀拉于達是一個例子，幾年之前還沒有這個城市，現在它有二十萬以上的居民。史達林斯克在一九三六年只有三千八百個「靈魂」，現在是和喀拉于達一樣大的西伯利亞的重要鋼鐵中心了。諾伏西比斯克三年之內擴大了四倍。在長期的停滯以後，塔什干的人口在十年之內突然增加了五倍，現在它是近二百萬人的大都會了。

因為難民，工人自西方湧來，戰爭對於這些邊疆的拓殖頗有助力。移民數目現尚不悉。真理報簡略地說過難民「達數千萬」。最近官方宣布烏拉爾居民共一千五百萬人，這數目約為第三五年計劃以前人口的三倍。不過，這次戰爭移民比較歷史上的移民規模都大，則可斷言。西伯利亞，北部，中亞細亞千百萬公頃新土地的開闢就是移民的結果之一。

在烏茨倍克斯坦，一百萬英畝以上的沙漠已經變成良田，這片肥沃的新土地使該共和國在穀物方面能够自給。西伯利亞和中亞細亞戰時建設上最可注目的事體之一是；這些工作的最大部分是過去決非營造者的人民做成的。烏茨倍覽的灌溉工程是在當地商業技術學校畢業生領導之下的老幼婦孺的工作成績。這個從前落後的牧畜國家，現在全生產的百分之七十五是工業品了。

工業化也沾染了塔吉斯在，吐克曼斯坦，吉爾吉斯諸農業國家。塔吉克共和國與中國新疆省及阿富汗相接，過去只是孤立的邊疆，現在鐵路、路伸入進來，把當地的棉花運出到薩爾馬罕了。

我想起和全蘇少共書記，美麗豐滿的米沙孜娃的會見。那天他從塔什干旅行回來；因為看到的事物而高興異常。她告訴我烏茨倍茨和塔吉克婦女管理工廠農場，駕駛拖曳機，汽車，火車，及其

他車輛。他說：「最後的面幕也在戰爭中除下了。每個女人現在都作工，或在工廠，或在農場，而要做工就不能帶面幕。」

亞洲青年對於各業的幫助，使她大為高興。她說，烏茨倍克有四十萬兒童在課前課後在農田裏工作、幫助穀物棉花的播種與收穫。這裏的少年先鋒隊和少共團員，縫製並送出了八千套冬服。他們爲了被圍的列寧格勒的受凍受餓的兒童，生產了三千箱桔子，這兒的女人與青年關心着從被毀區域逃出的無家可歸的同胞。

千萬的幼小難民從立陶宛，頓河，德尼泊河，白俄羅斯，高加索逃來，生活在塔什干與撒馬兒罕溫暖的陽光下。其中很多是戰死的戰士與平民的孤兒。千百的國立家庭收容他們，但是千萬的秀髮的兒童被亞洲家庭領養了，有時一家收養兩三個。這些俄羅斯烏克蘭的孩子將來要有好多住在此地，并幫助建設這裏。

四 亞洲對希特勒

一個蘇聯教授一次對我講道：「亞洲拯救所謂西方文化，在歷史上這大概是第一次。假若沒有中國作同盟，美國能够打勝對日本的戰爭嗎？沒有印度的幫助，英國能够恢復她的殖民地嗎，能够保衛本國嗎？至於我們，假若沒有亞洲疆土，我們現在會是甚麼樣子呢？」

實際上，在蘇聯戰爭的計劃與組織上，歐亞之間并無鴻溝。軍隊是由各國各處來的人民組成的，不問其種族背景如何。有若干純粹的亞洲部隊，也有若干混合部隊。亞洲將領指揮歐洲部隊，

歐洲將領也指揮亞洲部隊。庫班杜第是烏茨倍克人，也是優秀的將軍。在保衛史達林格勒的西伯利亞人中有烏茨倍克人、利台尼科夫戰役的坦克手中有蒙古人，摩海斯夫的部隊中有塔吉斯人。在一個陸軍醫院裏我遇到一個哈薩克人，他會駕駛美國坦克車作戰。我對他很有興趣，因之決定訪問哈薩克共和國首席代表沙利波夫。

沙利波夫個人的歷史就可以部份的解釋蘇聯在東方勝利的道理。他生在裏海之濱，父親是窮漁夫，在十四歲之前，他也是個漁夫，然後他進廠作工，知道了革命及免費學校。十六歲上也學會了讀書，不久他學會了本民族的文字和俄文，變成了教員。他被選為當地行政委員會主席，以後成為阿拉木圖的政府官吏。現在在莫斯科，我發現他是個有效率的官員。在三十七歲上，他成為全蘇人民委員會的首席代表，代表着一個面積有印度一半大的共和國。

沙利波夫很像蒙古人，也能被認為中國北方人。他顯得比他的年齡還年青一點，一身蒙古人的黃色皮膚。但在思想上他是蘇聯的，關於蘇聯之外的事物知這很少。當我問他，哈薩克為什麼把希特勒這樣遠的傢伙認為是他們的威脅時，他立即嚴肅的談了起來，毫無東方的寒暄。他說：

「分離朋友和敵人的距離，在這次戰爭中是不重要的。蘇聯是個大家庭，我們認為重要的只是，我們也是這家庭的平等的一份子。一家房子失火，鄰人必須幫助救火，蘇聯也是我們的祖國，我們不能在這次戰爭中袖手旁觀，否則我們就不能生存。」

沙利波夫問我一些印度的事情，人民支持戰爭嗎？我告訴他一些宗教與階層之間的分裂，貧富之間的衝突，印度教與回教之間的猜疑等等。聽了這些，他現出極為困惑的樣子。

「哈薩克斯坦也有這樣的糾紛嗎？」我問他。

「革命以前，我們也有若干富有的王公，沙皇政府鼓勵回教與正教之間的鬥爭。那也許和今天印度的情形差不多。但王公現在是剷除了，至於教會，你知道，過去的教會是腐敗的。有一個時候，我們反對一切宗教，現在教堂可以存在，然而哈薩克青年對於宗教不感興趣。但是，玩弄回教反對正教這一套把戲，今天是決不能存在的了。」

「對於蘇聯的民族政策，你們滿意嗎？」

「一般說來很滿意，理由如下：我們民族不被歧視，并且大大進步。誰也不能否認這個。在沙皇之下，哈薩克斯坦只是一片貧苦的殖民地，現在是獨立的共和國，有自己選舉的地方政府全國政府。最初是俄國人領導我們，現在我們自己有了人才來管理事情。政府與黨裏的大多數人都是哈薩克人。我們不介意這些，我們不害怕俄國的幫助，我們歡迎。在前綫非常需要我們的藝術家，哈薩克的詩人作家是全國知名的。譬如詩人江布爾，你們在美國也許從沒有聽說他，但他是蘇聯的人民詩人。全蘇聯讀他的詩，他的詩有一切文字的版本。在革命以前，他的詩還不能在哈薩克出版呢！」

這個江布爾是個有特色的長者，現年七十七歲，他漫遊草原，創作史詩，向他的樂班吟誦。在沙皇時代，他作詩讚美本族過去的光榮，被捕入獄不只一次。後來他成爲布爾希維克的熱烈的信徒，讚美改革。現在他作詩咒罵希特勒。沙利波夫繼續說：

「沙皇時代，我們一所大學都沒有，學校稀少，百分之九十三的人民是文盲。現在連老人都能讀能寫，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識字讀書。我們現在有二十三處大學和一百三十處技術學校。」

他告訴說，哈薩克斯坦在經濟方面受到的好處，在短短的二十多年中，從半游牧的殖民地變成農工業的共和國。鐵路長度加至二倍以上，產業工人增加了六倍，現在工業生產已佔全國生產總值百分之五十以上了。

「哈薩克人知道這些收穫。我們爲甚麼打仗，這就是具體的理由。我們知道我們贏得了甚麼，也知道納粹要搶奪我們甚麼，證明就在，雖然有徵兵制度，大多數的哈薩克青年在徵召之前許久就自請投軍了。回來的兵士告訴我們納粹的殘暴，我們也看過納粹罪行的影片。我們也知道，希特勒特別厭恨亞洲人。你讀過他的「我的奮鬥」嗎？」

沙利波夫提到烏茨倍克人有名的信件，這信件公布在蘇聯各處。這信件由二百萬烏茨倍克人簽名，它宣稱假若希特勒征服了蘇聯，一切亞洲人或則被殺，或者成爲阿利安人的奴隸。它引證希特勒的語句，說亞洲人是「猿人」，比「次人」的俄國人還低一等。這封信把「我的奮鬥」和蘇聯的種族平等與種族協和政策對立起來。這個理想在這裏已經實現了，爲了這，烏茨倍克人願意在戰場上和俄國人共同流血，沙利波夫說：

「我們的情形就是如此。階層，宗教糾紛，種族仇恨現在不再苦惱我們了，我們已把它們拋到九霄雲外去了！我們前面仍有若干問題待解決，但每一變化必定要加強我們的團結與合作。」

數月以後，蘇聯最高蘇維埃決議各加盟共和國可有自己的軍隊並大大加強各國的自治權時，我強烈的想起這次沙利波夫的會晤。

第六章 莫斯科之冬

一 克里姆宮周圍

一九四二年的冬天是黯淡而艱苦的，戰爭以來最壞的日子。莫斯科比較其他城市還好一點，然而其沮鬱之狀足使沒有見過真正飢饉的外國人互相黯然的說：『這樣是拖不下去的。來冬必定有騷亂或暴動。』但是莫斯科從來沒有社會解體的危險，它是我所見過的組織得最好的戰時首都。

但是，這個冬天對於新來者及少與外界接觸，住在使館，伙食精美的外國僑民，給了一個憂鬱的印象。十一月七日沒有舉行或任何形式的慶祝，這是若干年來的第一次。就在反攻發動以後，對於每天的勝利消息也沒有多少歡呼。蘇聯人民曉得他們出了多大的代價，他們在哀悼死者。他們計算着最後勝利還有多遠，他們在懷疑，盟邦是等着蘇聯人多死一些才發動登陸。

雖然托爾斯泰說過，就在冬天俄國人也常能找到可愛的事物，但莫斯科的面容一定常常是相當陰沉的。今年氣候一到零度，人們都重重地板起了面孔，像是開始一次危險的航海一樣。屋子生火不夠，煤荒嚴重無法到手，好多人只能在床上取暖。每個家庭必須從城外半英里的森林拖來自己的木料，沒有其他工作的人都必須為國家砍集木材。據說八萬人不斷在砍伐林木。

『節省』不僅是燃料的座右銘，也是一切東西的。電光和熱水都不充分，很多俄國人全冬沒洗

一次澡，雖然因爲天氣冷，你覺不出來。街上沒有出租汽車；市內火車，公共汽車，街車擁擠不堪，「比起來，沙丁魚罐頭簡直是真空管了。」入夜則燈火管制，因之在滿是冰冰的人行道上不斷發生事故。經戲院回家，一路不跌一交，你就算是幸連。走起路來會碰到牆壁或者別人。

我從來沒有碰到過這樣厲害的燈火管制，重慶倫敦開羅的危險，比起來簡直不算一回事。白天黯淡無光，在下午兩三點鐘就開始了黃昏，幾個月都是如此。縱然你能看出去，房屋的冰面似乎警告你走遠點，在莫斯科過一個冬天，對於熱帶，你就找不出任何可以抱怨的理由了。

多數商店的窗子都罩上木板，更加重了一份嚴重的氣息。這好像女人帶起黑眼鏡。一些美食家仍然擺起大場面，乳酪，麵包，餅干，火腿，巧格力，酒，伏特加等等羅列目前，其實近前一看，這全是假的，酒瓶子都是空的。

剛在戰爭之前，蘇聯人民自革命以來第一次享受到豐裕的生活。定量分配取消了，各種食物都很豐富，不且還有奢侈品：各種酒和水果從高加索和中亞細亞運來，幾百種的臘腸和糖食。在我看來，空的擺設對於這個飢餓的民族該是一種侮辱，但是蘇聯人顯然不這樣想。他們認爲這是過去光榮的遺念，也是戰後豐裕生活的預告。

但是紙製衣服不能禦寒，我們這裏談的也是實際問題。我第一次到古比雪夫時，我想我從沒有看見過這樣一律的衣服破舊的居民了，每人都像穿着別人扔掉的衣服。不久我知道，他們穿得雖破，然而不是衣不蔽體，或者真正沒有鞋子，像北平，上海，德里，加爾各答的情形一樣，在這些地方，一方面有人衣不蔽體，同時也有世界上最奢華的女人。這裏只是衣服破舊，沒有人穿得極

闊，也沒有人穿得像乞丐。

莫斯科街上，衣服的花樣多些，然而一切仍是陰沉灰暗。你若穿上一件鮮艷衣服，馬上會像雪地上的蘋果一樣，人們都注視你，喃喃的說：「外國人」，「第一戰場」。然而一進戲院，衣服被舊的印象馬上就會消逝，眼前一個鮮艷采麗的俄羅斯，所以這樣看來，大多數蘇聯人都有一套好衣服。不過要看戲參加婚禮，新年才穿一穿。

不管這一切，當我看到寬廣樸素的高爾基大街之外的克里姆宮的塔尖，在列寧墓紅色大理石旁邊矗立雲霄的聖巴塞爾教堂的穹窿，及其銀白的河流時，我決定了我是喜愛莫斯科的。

我到達之後的第二天，我和斯陶圍着克里姆宮散了一次步。從此以後，每個禮拜我們都要到莫斯科橋頂上，那裏可以看見克里姆宮的全景及其多尖的教堂與以前皇帝的廳堂。克里姆宮外牆及內裏建築已經塗上偽裝，這樣一來，它看起來更混亂了。克里姆宮既沒有型式，也沒有對稱。它是自然長成的。

人們說它是「東方的」，像說莫斯科一樣，我想主要地是因為教堂上面的球莖狀的塔。但是和北平紫禁城的華麗莊嚴，碩大對稱，或是和 *Tai Mahal*（印度古典建築）的線條的完善比起來，它顯得粗糙，甚至野蠻。它幾乎一點東方味也沒有。它全體的味道是俄國的，它有一點溶合歐亞的氣勢。聖巴塞爾教堂的九個小禮拜堂，合之則一，但仍然各自保持獨立的建築風格，及其各種樣式各種顏色的穹窿，具體而微的也代表這種味道。它是石頭，木材與錫的幻想曲，是漢塞爾與格雷泰的華麗怪誕的房屋，雄踞在紅場的前頭。在冬夜的薄暗月光之下，它的屋頂滿積冰雪時，那簡直就像

是古老俄國的化身。

沒有一個城市像莫斯科一樣，提繫着一個民族的心。在其他地方，總是國家先發生形成，建立自然疆界，然後再起立國都，而這裏是先有莫斯科，然後俄國在它周圍發展起來。莫斯科的歷史開始於諾曼人征服英國以後，假若你拋過古代斯拉夫公社，基輔與諾伏格羅德等城市國家的歷史不計，俄羅斯文化比英國文化不會老到多少。事實上，只到十五世紀伊凡三世，最後地擺脫了蒙古的桎梏，俄羅斯才變成了真正獨立的國家，附以我們知道的俄國事故都是發生於明清兩代，在中國人看來，明清兩代只是近世。

然而今冬不適合於作考古學的研究。幾乎一切博物院都開了門，最好的藝術品都已搬走，列寧圖書館的最好的書籍也已遷出。列寧墓不准參觀，聖巴塞爾教堂也封閉了。穿黑大衣的內政人民委員會的部隊，到處警衛，單是他們就打斷了你觀賞風景的雅興了。圍着克里姆宮散一次步，也常有他們陪伴我們，然而他門決不妨礙你。克里姆的各門都是警衛森嚴的。

到達之後不久，我做了那件例行公事：我寫一封信給史達林，親身投入克里姆宮某一門上他的信箱之內。我提出好多理由，說他應該打破慣例接見我。他是世界上最難接近的領袖，自十年以前他接見霍華德以後，還沒有一個記者訪問過他。他從不舉行記者招待會。想從遠處看他一面尤其困難。報界瞻仰他的風采的機會，一次是十一月七日在紅場上，一次是最高蘇維埃每年一次的會議席上。

史達林的忙碌是衆所共認的，他是共產黨總書記，人民委員會主席兼最高統帥，自然是避免與

報界談話的。我們和外交部交涉的理由是，假若我們能和史達林及其他人民委員（他們也是一樣難於見到）有所接觸，我們可以使他們在英美更有『人間味』一點，糾正那陰險，高傲，陰謀的印象。

美國人最大幻想之一是，以爲莫斯科老是在那裏想法『宣傳』世界并把他們的制度販賣出來。實際上蘇聯只教化自己的人民。外國記者的怨言完全相反：他們得不到必需的幫助，以使用史詩的言詞把俄國故事加以戲劇化。在解釋它的動機與方法上，沒有那個政府這樣的吝嗇，沒有那個政府如此不努力使報界和政府人物接觸。同時它又精細審查外國關於它的一切言詞，關於衡量外國評論，它也有自己的尺度。

華特凱爾一次悲哀的向我說：『我在這裏已經一年多了，還沒有一個人想改變我或宣傳我。我祈禱着有這麼一個人。我願意知道俄國人對這裏若干事物的答覆，但最連願意告訴我它們是什麼的人都找不到，向我出賣共產主義意識的人更不用說了。』

就是負有『緊急』祕密任務的大人物飛來了，俄國人也耍他們等幾個禮拜。他們不論是帶有總統的私信或首相的親筆函，都是一樣。它們一樣得排隊輪班。赫爾利將軍等了兩個禮拜才看見史達林，布雷得萊將軍等了兩個月才得到機會。其他或大或小的人物等候的時間還長一點，雖然有些發脾氣，但他們仍是等下去。

我不再想我的信了，那只是一種機會的試探而已。一天克里姆的譯員之一在正式宴會上把我拉向一邊，問我如果會見史達林，要問什麼問題。我的希望又升起了。但我再也沒有從他那裏聽到什麼：想必我的問題都是錯的吧。到我離蘇之時，元帥欠我四封回信。他是出名的壞的通訊者，一個

在莫斯科的記者給他寫信寫了八年，還沒有收到一次覆信呢。

二 衣食住行

走在莫斯科街道上的人，似乎都在腋下挾着一個小包。小包多半是黑色的，我偶而挾起一個黃包時，就會引起深刻的注視，好像我的黃色皮鞋使我成了引人注目的稀奇一樣。最初我以為這些包內是重要文件，因而使主人顯得重要而神祕。一天我同一位俄國青年作家一起，當他爲了某種原因打開小包時，我看見裏邊是一片片的黑麵包和幾份破舊的真理報。我感到一陣迷惑，馬上掉頭過去。

以後我注意到，地道車內的削瘦的老人不能支持到回家用飯的，間或打開這樣的小包，撕下一片麵包，偷偷的吃起來。更使人掃興的是家庭主婦帶着到市場去，黑包網袋。當它盛着東西時，它的不結實的樣子使人動情，而多半的時候是空的，那時你就會明白國俄人爲什麼冷酷叫它們，「或是袋子」。

蘇聯失去了她最好的麥田，千百萬農夫加入了軍隊，多半的食物分配工具被動員去運送軍用品。莫斯科和其他城市一樣，很快的耗盡了它的食物儲藏以後，不得不依靠周圍地方的產物爲生。只是食物定量分配的雷厲風行才使兩萬人免於真正的飢餓。

戰時和平時一樣，定量分配以『各盡所能，各取所勞』爲原則，并參照他在當局眼中的相對的重要性。陸海軍人，某些黨人，高級官吏，特權的外人，重要的技術人員及專門人才得到特別的

份額，並能在若干公衆不能進去的店舖買到東西。人民大眾則分爲四組。第一組包括軍火工人（他們得到稍多的麵包）基本公益及服務事業的工人及一般體力工人。第二組包括自由職業者，辦公廳職員，公務員，小職員，第二等的頭腦工作者，侍者，書記，看門人等等。第三組是家庭主婦，全部或部分的不工作者，老人，依人爲生者及學校兒童。第四組是六歲以下的小孩，他們特別有牛奶吃，還有一頓熱的午餐。每月的基本食物如下：

組別	麵包	糖或糖果	肉	牛油	穀物	鹽	魚（單位英磅）
一	四·三至五·三	一·一〇	五	二	四	一	二
二	三·三	〇·六六	三	一	三	一	三
三	二·六	〇·四四	一	1/2	二	一	一
四	二·六	〇·六六	一	一	三	一	一

可以看出來，就是第一組也不豐富。大概別國的男女工人都不能以這樣少的食物支持十一小時的工作。對於莫斯科冬季特別必要的脂肪定量尤其少。更有進者，像糖，牛油，肉這些東西常常得不到，就是經常領到全部份物的一四兩組也是如此。家庭主婦和依人爲生者的情況最壞。在勝利農園生產以前，很多老人病人慢性餓死，或者營養不良加重了他的病症而死去。一般說來，定量制在進行的時候。沒有徇私之事，也沒有顯著的腐化現象。假若印度、波斯，埃及的定量分配能有蘇聯的一半好，千萬人民就可不致餓死了。

在友人住居的一所宿舍內，我看到了莫斯科住屋問題標本。有一對夫婦都有好的工作，屬於第

二組。他們有十四平方公尺的空間（一公尺等於三九，三七英寸），自以為很幸運。標準空間份量是八公尺。雖然一半人口離城他去，住的問題仍和以前一樣尖銳。只有極少數房子有火有電，全部郊區都沒有交通方便。

莫斯科蘇維埃之下有一個房屋組，它依照市民的工作分配住房。每區有一個房屋委員會，住在我的朋友那座宿舍的房屋委員會主席是一個十九歲整日作工的少女。她負責幾幢建築的保管修理及住客的行動。一個女收款人收集房租交給蘇維埃。另一個女郎是登記員，她保有每個房客的小傳，保管他們的身分證，發放食物簿，登記昨夜來客的姓名。這樣一來，警察局就經常曉得那個人什麼地方，如果有人沒有准許居留的身分證時，他很快就被發現出來。

住客之一是一個現在遠東服務的海軍軍官的太太，她有兩個孩子，一個九歲的男孩，一個十一歲的女孩。她全日在家工作，按件計資，這樣她獲得「基本工人」證書。女孩露希婭下學以後也作工，假若她完成了她的定額，她也得到工人證書。她一口氣幾個月的這樣幹。男孩則玩耍，念我的朋友的朋友的書，他說他從學校得到足夠的食物。

另一間住着一對老夫婦，小學教員，兩個孩子皆已長大。他們生活得比較好，因為十八歲的女兒是輸血者，十七歲的兒子是航空學校的學生工人。對於輸血者設有特別的店舖，他們可以在那裏買到額外的牛肉，牛油，肉，糖，雞蛋。不管她不斷輸血，她的體重是增加了。男孩憑着他的工作證，得到免費的制服。國家每月付他五百盧布工資。這四個人分得三十公尺的空間。

這公寓裏還有一個住客，她是一個老處女，名叫姐雅，她在一個軍火工廠每天工作十一小時。

她每天分得半磅麵包，一月六百盧布。她的錢大部分花在衣服上，在莫斯科就算是裝飾摩登的人了。這些人共有一間浴房，一間浴室。我的朋友曾住過若干公寓，他說這一個較之其他固不算好，也不算壞。比較美國，蘇聯的居住是大大的落後，蘇聯從未否認過這一點。但工業化比起居住問題應該有優先權，直到第三五年計劃，才作了改善房屋的重要計劃。假若不是打仗，蘇聯的房屋一定有了廣泛的改良了。

我的兩位朋友每月共賺二千五百盧布，按官價合算，等於美金五百元。但丈夫剛在兵役年齡，因為是特殊工人而緩役，他們又沒有小孩。所以，所得稅，緩役稅，無子女稅大約抽去了他收入的三分之一。但我的朋友像我認識的多數蘇聯人士一樣，他們的衣食購物券都花不完他們的錢。房租是不足道的小數目。他們每月剩下的錢常是幾百盧布，他們就用來買些零碎東西，此外錢也沒有用了。平民衣服事實上已停止製造，但在政府經營的『政府商品』中可以買到舊貨。另外有一個衣服黑市。這些黑市，政府很高興的予以容忍，因為它曉得這可以吸收他們的戰時暴利。

三 黑市

我和美使館副海軍武官托利，中國使館新聞隨員胡濟邦小姐安排一次中國宴席，宴請幾個美國人和蘇聯人士。我擔任去找伏特加和三磅新鮮牛肉。伏特加很容易找，至於牛肉呢，我希望從我所住的京都飯店廚司長那裏想辦法。到了最後，他告訴我毫無辦法。我不能丟人，牛肉又是主菜，所以我向英國軍事代表團的希爾上校求救。希爾很神奇地滿足了我的要求，我很高興，答應明天還

債。

在莫斯科的記者大半住在京都飯店，吃得比較好。我們被允許在一個店舖內購買不多的額外奢侈品：巧克力、糖、蛋、香煙，罐頭牛奶，一月四夸特伏特加等等。按照規定，我們不能買肉，牛油、麵包以及旅館伙食中已有的東西。

所以我最先把這問題和京都旅館經理商量。他是忙人，我不願意因三磅肉打擾他，但我說歸還希爾三磅肉是一個面子問題，否則他的菜裏也許要沒有了牛肉。

『不可能的！』他喊叫道。『我們的廚房每天供給二千多人的伙食。我答賣肉給你，我就要剝奪某些客人的肉食。更糟糕的我還要犯法呀！』

『那麼爲甚麼不把我的份額預支給我，然後讓我素食幾日，直到償完三磅牛肉爲止呢？』他不願聽這一套肉是不能預支的。

『爲什麼不讓記者素食一天呢？他們吃肉太多了這對他們是不好的。』經理同意了這點：俄國人一般地都同意外國人吃得太好，和工作不配稱。但他說這一建議也可能使他被撤職，除非得到他的上司（旅行局局長）的特別核准，他不能接受我的任何提議。我看到再無辦法了，我叫祕書寫了一封正式函件，就去和旅行局辦交涉。

那些旅行局的女郎是我們在蘇聯遇見的最愛幫忙的人。你只要提出要求；她們就替做去了。假若我們有權力，我馬上就把她們改成新聞局。在我和她們的交涉中，我們得到一個印像，在蘇聯政府機關裏講求效率是絕對可以辦到的。不幸的是，她們對於肉也沒有辦法。二十四小時之內，我得

到一封客氣的回信，說不能滿足我的要求。

現在我真覺得前途有點暗淡了。我和一個叫做納托夏的到京都車站附近的阿爾巴市場去。那天很冷，然而貨攤之間道路已經擠滿人了。貨攤上是從農場來的集體農場農民及他們細小的「私人」土地上的名貴的產物。這裏有各種蔬菜、雞蛋、牛奶和麵包。下面是這裏的價格及統制市場的價格

產物(每磅)

自由市場價格(盧布)

國營商店價格(盧布)

麵包	六〇	〇·五——一·五
牛奶	四〇	一
蘿蔔	三五	一·五
洋蔥	四〇〇	一·五
牛油	四〇〇	一·五
糖	五〇〇	三
麵粉	五〇	二
椰菜	四〇	一·五
雞蛋(每個)	二〇	六七(戈比)

按照外交協定，美金一元換十二個盧布，雖然如此，這樣的價格仍是買不起。俄國工人若在他的店舖以外買東西，一磅牛奶就差不多值他一月的工資。

莫斯科馬戲團製造了一個笑話，一個人遇到一個農人，一手提着一個大籃子，另一手提着一個

極小的籃子，這人問他兩隻籃子做什麼用。農人答道：『小籃子裝青菜，大籃子裝錢。』至一七四三年底：城市對於集體農場農民的剝削的反感迅速增高，金錢向集體農場的流注也加重了通貨膨脹問題。黨以爲『剝奪』這些新近發財的農民的資本的時機已經到了。他們不用沒收，不用征稅，而把這事變成一件愛國運動，號召捐款購買飛機與坦克。這樣千千萬萬的盧布流出來了。富裕的農場及個體農民或自動地或爲『社會壓力』所迫，爲國家購買一架或兩架飛機。教士們也買了千萬磅公債。爲了表揚捐款者，這些武器以他們的名字命名。

但是那些到莫斯科市場來的集體農場農民在錢與實物二者之中，更喜歡實物。大多的顧客隱身帶着衣物，時錶，戒指，皮革製品及日用品等。農民們非常挑剔，真好的東西才能打動他們。顧客中很少青年及身體健全的，許多人買到一點牛奶或麵包時，當場就站着吃起來，毫不覺得難爲情的樣子。

全市場有警察細心警衛着，除非太擠時他們來分散人羣以外，絕不干涉其他。

但這次遠征仍然不能解決我的問題，這裏沒有牛肉，雖然謠傳適才有不多牛肉以四百盧布一磅的價格賣了。按着這個價目，三磅牛肉要費我一百美元。

在這一禮拜，我們跑了幾天市場都無辦法，最後我把這個問題交給我認識的一個中國侍者，他在莫斯科已經住了幾年。我真是早該想到這條出路的，他說：『給我一公升伏特加，我想我能替你解決這個問題。』我再沒問話，把我本月的酒一起買來，交給他。幾天之內，他買回牛肉來了。

現在我懂得黑市的祕訣了。伏特加幾乎可以買到任何東西。但是我要當心再不借牛肉了。

四 婚姻

俄國人是百分之百的現實主義者，一點感情也沒有，在西歐似乎已經成爲定論。「只有事實能打動他們。」不用說這全是廢話。關於他們自己和他們的典章文物，他們差不多和英國人一樣的多情。就在戰時，他們仍然有暇在結婚上表現一點感情。譬如侖納德，馬特魯的例子。

侖納德和他的新娘唐雅請我和魏爾思去參加他們的婚禮，另外還有一個叫做安娜的俄國女人。她在莫斯科渡過了童年，她愛克里姆林的每一個塔尖。但安娜對於它也有幽默，而且有一種獨特的諷刺的笑聲。

蘇聯的婚姻差不多已經走完了一個圈子，現在又恢復爲神聖的儀式，成爲再度光榮化的家庭的基礎了。像大家共知的，蘇聯的父親們發現了若干傳統的俄國習慣可以爲社會主義所用，并有安定政權激發愛國的力量，重新抬出若干古老的象徵和制度，這些東西在以前是被認爲「布爾喬亞」或「反革命」的。

有一個時候，蘇聯的離婚只要寄一封信給對方說婚姻完結，再到結婚局去註銷結婚就好了。墮胎是不法的自由的，生育節制被鼓勵，女人要和男人一樣獨立，不只做生育機器。爲了許多原因——戰爭的恐懼也是相當的原因——這一切開始變了。一九三六年，政務制定新法律，除非爲了健康的理由，認墮胎爲非法行爲。使離婚不像以前那樣容易。辛度斯說過：「離婚比買一雙新鞋還容易。」就事論事，直到今天還是如此，因爲戰時買一雙鞋子簡直是難極了。

在理論上，今天蘇聯人士仍然可以寄一封信離婚，但從最初就須要告訴對方，假若他或她提出異議，十有九成，離婚是不會被允准的。在以前，共產黨員在更換丈夫或妻子方面是出人頭地的，現在一個共產黨員因為離婚，可能毀滅了前程。假若生有小孩，黨會使一個共產黨員絕對無法離婚，除非爲了現行通姦的理由。

我們擠進了一輛街車，同車者都注視我們的好衣服。唐雅穿起一件借來的皮衣，也很動人了。很明白地，我們是外國人。

在結婚局我們碰到一個穿厚大衣戴眼鏡的女人，她上面掛着一個牌子：「結婚、出生、死亡登記處。」她向我們怒視着，但聽說這是結婚，就有了笑容。

「好的，同志，近來結婚太少啦。似乎後方沒有男人啦。自然，生小孩是更好一點。」她檢查馬特魯的身份證，因爲一個匆忙的檢查員把他的名子弄錯了，她照樣倒念起來。

「馬特魯，侖納。」她一面註冊，一面高聲念道。

「錯啦。馬特魯才是姓呢。」唐大叫起來。

從她的眼鏡上邊望着她，老婦人堅決的搖搖頭：「對不起，同志，我可以登記你們出生死亡和結婚，但是不能改變你丈夫的名字。身份證上寫的是馬特魯，侖納，你要，結婚就得當侖納太太。」可憐的唐雅於是成爲侖納太太了。我們告別時，老婦人對我們一笑，大聲說道：

「和英國人結婚，我們贊成，這也是件好事情。你們的兒子長大了，也許還趕得上開關第二戰場呢！」

第七章 敵人

一 斯摩稜斯克三女郎

在莫斯科我和很多游擊戰士談過，在前線也和若干人談過，他們都有引人入勝的故事。但斯摩稜斯克三女郎對我却有特別意義。在她們經過深林沼澤從遙遠的德軍後方來到自由蘇聯以後，我遇到她們，二十一歲的潘雅，二十五的莉查，二十三歲的琴亞。

潘雅是一個壯健的鄉村女郎，大而坦白的眼睛，面色紅潤，笑不離口。她穿着一件黑色棉衣與襯衣，她說這是她的制服。當德國人攻下斯摩稜斯克時，她在上大學，像很多人一樣，她逃入森林。在森林裏，她遇見莉查和琴亞，莉查是工廠的職工，琴亞是女學生。初初一看，莉查好像害羞但她有一雙非常漂亮的藍眼，她把眼睛看你時，你會本能的覺到這裏面蘊藏着一個勇敢堅貞的性格，很明顯地她是三人的領袖，並且是共產主義青年團團員。

「你們怎麼幹起來的呢？」我問。

「在森林裏我們會到別的若干人」。莉查說。「我們開了一個會，決定和德國人幹。最初我們有五十個，三十個少女，其餘是男孩子和老人。我們出其不意的襲擊一個村莊，那裏有一百七十個德國兵，我們俘虜了很多衝鋒鎗來福鎗，還有一個帶輪子的戰地廚房，以後我們把一門砲架在上

面。它也還能用呢！」

「誰教你們作戰呢？你們一起有軍人嗎？」

「只有幾個老人，他們教了我們一點東西。我們從斯摩稜斯克帶出來一本書叫『西行散記』從這本書上我們學到了很多東西，得到很多啓示。我們一羣的每個青年團團員現在都讀過這本書。」

假若莉查不是剛從森林裏出來，假若我們不是偶然遇見，我會以為這是預先安排的，縱然如此，在蘇聯被這樣注意這樣誇獎，在我還是第一次。我說。

「那是一本好書，我寫的。」

馬上就變成她們對我的關於中國的詢問了，她們希望知道共產主義青年團在中國的一切情形。我給講了好多話題，才又回到烏克蘭的游擊戰上。

「來參加我們的人一天天更多起來，」莉查繼續說「站滿了全個林子，少女特別多。她們發覺，在德國人統治之下，無法生活。女人遲早是被趕入妓院，或者送到德國賣為奴隸。」這并不是誇張，俄國人奪獲的德國報紙載有販賣俄國婦孺的報告。「現在每天有女人來參加我們的隊伍了，每個人相信斯摩稜斯克不久會解放，那時德國人會帶走一切女人的。」

現在村莊一個個消滅了，老年人被扔在街頭等待凍死，斯摩稜斯克周圍三十英里內，五分之四的住民區都成了灰燼。

「人民住在穴洞裏，」潘雅說，「他們成百的餓死，小孩子的樣子叫人害怕。人民用木屑做麵包。德國人到村子裏看見時，大笑起來：「俄國人把這個叫做麵包，」他們把村子裏的一切都吃光，

鷄，豬，牲畜，五穀，一點不剩。斯摩稜斯克周圍的土地去年耕種的極少，今年還是荒地。現在只有一條活路，在森林里當獵人。」

「獵物够多嗎？」

他們都笑了。「德國人就是獵物呀！他們多得很呢！」

「你說的好危險，潘雅，你真殺過一個人嗎？」

「不是人，我殺過若干納粹。」

「你怎麼知道你殺死了他們？」

「我開槍打他們，看他們倒了，以後我又看見他們的死屍。」

「以後你的感想如何呢？」

「我覺得很好，因為我是一個少女。我知道他們毀滅了我們的城市和建築，那裏是我們青年以前享受幸福的地方。我以一個弱女子能對他們報復，很是自傲。」

立時我彷彿看見了整個蘇聯一代青年在經受着若干經驗，在我們未死之前，這些經驗的遺跡不會消逝的。那些未被敵人侵入的幸運民族不會完全理解這些經驗的。從照片，新聞，報導上獲得這次戰爭的印象的人，不會相信這次戰爭的罪惡和慘酷的。

幾千萬的蘇聯青年親眼看到他們父母兄弟姊妹親屬鄰人被吊死，被屠殺，斬首，或者看見他們餓死凍死，凍得半死，凍得半死，或者看見他們的家被焚燒起火，或者他們親身經受這些經驗。這些事除非親身經歷，總是難於完全相信。你的親人死在遠方或海上固然是悽酷，但比起親眼看見它

在後園發生，還是不可同日而語。

播雅，莉查，琴亞告訴我納粹在他們鄰近做的許多罪惡，殺人絞人以及酷刑等等。許多犧牲者是她們的朋友。她們如何能再容忍德國人呢？然而，當我要離開時，莉查說了若干在她們隊中作戰的德國人捷克人的故事。

「我想，她們的生命在你看來，不過值一個戈貝吧？」我很坦白的說。

「爲什麼？」莉查說。「我們是和希特勒份子作戰，我們不要消滅善良的德國人。我們最好的機槍手是一個德國人，我們喜歡他信任他。他是個好人。」

在她們周圍發生了這些事故以後，他們仍然能談到「善良的德國人」，那麼有她們這種人作盟友，真是很好的一件事情。這些蘇聯青年是值得更多的研究的。

一一 塞

夫

在紅軍攻克塞夫之後兩三天，我到塞夫去，遠遠看起來，塞夫城似乎大部份依然完好無損。但當我驅車進入城內的時候，我看到，該城竟是舞台佈景似的東西了，一切只剩一個門面，裏面什麼都沒有了。在許多地方，牆壁站着，但此外一切東西全都給燒光或給砲彈或炸藥炸光了。這城是一個廢墟，所剩的只有幾間小屋子，其中一間剛用藥粉去乾淨了虱子，我就在那裏面過夜的。晚飯之後我上街去，聽到有一個小手風琴很有精神地演奏着「莫斯科伐」曲。

在這死靜的陰沉的街上竟聽到這樣生動的音樂，使我不禁轉過身來，摸索到隔壁的屋子裏，音

樂就是從那裏出來的。在屋裏。我發現演奏者是一個臉上長雀斑的，頭髮亞麻色的，十三歲的男孩子，名叫維克多。伏拉斯科夫，他的母親也在那裏，他的祖父亞力山大。伏拉斯科夫也在那裏，那老人是一位日俄戰爭時候的老軍人。此外還有一個小女孩，名叫伊萊娜。這四個人是塞夫城所剩的二百個居民之中的四位，該城原來的人口是六萬五千人。

我願意和你談一談的是伊萊娜，因為我覺得，她彷彿就是戰爭給予千千萬萬旁觀者的一切痛苦和悲劇的化身。她落在德軍陣綫的後方逃不出去，和潘尼亞及麗莎不同，她無法投入戰爭，可是也沒有辦法逃脫戰爭。

伊萊娜穿着一件骯髒的格子布衣服，補過多次的襪子和破爛的鞋子之上，是一件褪了色的紅色絨線衫。她所有的衣服也就是這些了。她的頭很好看，但現在以她這樣餓得半死的瘦小身材而言，頭顯得太大了。她有着漂亮的黑眼睛，眼圈之下，有一道深深的半圓形的線；她的整個的臉，刻劃着憂愁和痛苦的尖銳的皺紋，竟可以說是屬於學會了憂愁所能教給人的的一切東西的四十歲婦人的。不過十三歲，伊萊娜已經失掉了她所珍愛的一切東西，以及差不多一切她所愛戀的人。

德軍在一九四一年十月間佔領塞夫，住到一九四三年三月，伊萊娜說，在他們到來之前，她在小學四年級，那學校現在已經給毀滅了。她是一個熱烈的少年先鋒隊隊員，他們一個隊裏，還活着的，只有她和維克多兩人。在德軍離開之後，看到她在街上飄蕩，而把她帶到伏拉斯科夫家搖搖欲倒的房子裏的，就是維克多。

她撫平她的骯髒的衣服，一次又一次地撫平它，她用十分嚴肅的眼光看着我，用沒有呼吸的句

子說話，話語中間有很長的的間歇。她的父親和母親會有很好的職業，會賺很多錢，很足以租下她們的一座舒服的小住宅，並具招應她的祖母，她祖母是和她們住在一起的。『後來一個炸彈吊在我們的房子上？』她說，『房子受傷很重，但我沒有受傷，因為我和媽媽一在躲在地下室裏。後來德國人到塞夫來了，他們佔了我們的房子，他們安定下來之後，就住了我們一部份房子，他們把我們放在一間屋子間，後來我們得替他們做工，我們得打掃房間，洗衣服，擦亮他們的鞋子。』

『我想他們是供你們吃飯了？』

『不，他們一點東西都不給我們，可是我們把洋薯皮和他們吃剩的東西做湯吃。』

『他們怎樣對待你們呢？』

『對待我們？他們不會說俄國話，因此他們只是對我們大叫，我們得猜測他們要的是什麼。』

『但對你和氣的德國人，甚至一個都沒有麼？想一想，他們有沒有給你一點糖果，或一點好吃的東西，至少一次？』

伊萊娜想了很久，又望着我，慢慢地搖搖頭。『和我們一起住的一個大軍官每天都從一個盒子裏拿出糖食來吃，有一次，我送鞋子給他的時候，向他討一塊糖，他把我推到門外。下一次我問他要，他打了我的頭。』

伊萊娜的祖母生了傷寒病。在城裏，醫院都不開了。她幾天之後就死了，德國人命令她父親和母親馬上把她埋掉。他們兩個人雖然都已經生着病，不得不在冬天的半夜裏，把屍首搬到墳場上。伊萊娜陪他們一起去。他們回到家裏，父親就發高熱臥在床上。下一天早晨，他死了。這回她又陪

了母親，由她姨母幫助着，把屍體搬到寒冷怕人的墳場上。

於是德國人把她們趕出屋子了。她們出去，到附近的一個鄉村裏，和她的姨母同住。這之後不久，母女兩人生了傷寒病，到一家尙未關閉的鄉村醫院去醫治。

「我在醫院裏住了八天，」伊萊娜以悲傷而甜蜜的聲音說道，「我們沒有東西吃，每天只有一百格蘭姆（作者註：約四分之一磅）的麵包，我所吃的，只有麵包和水。當我好起來，站得起來的時候，媽媽叫我離開醫院，但我出去，發現我姨母一家已經給押送到德國去了。我沒有地方住，就同到城裏，到我舅父家去。他有七個孩子，他們都睡在一間屋子裏，因為他們家裏住滿着德國人，可是他們留了我，給我一塊住的地方。」

「你的母親呢？」

「約莫一星期以後，我正在街上走，碰見鄉下來的一個女人，我問我媽媽怎樣，她說：『你的媽媽死了。』」在敘述她的悲劇的時候，這是第一次，伊萊娜眼裏充滿了眼淚。

我把手臂圍在她瘦弱的腰間，我自己覺得哽咽了，我們坐在那黑暗的小房間裡，互相望着。所有的窗戶都破碎了，木質的窗框也一樣，只有一小塊玻璃天窗是例外。一道微弱的灰色的光透過天窗，那是俄國春天的灰色的太陽光。在窗架上，有一本果戈理的書打開着，那是古版子的，圍以褪色的硝皮。我想這本書是老頭子正在讀的，可是他們告訴我讀書的是維克多：祖父說，他不認識字。在屋角上，掛着一尊聖母與聖子的神像，擦得很亮。母親和老人是信教的，雖然兩個孩子都不信宗教。有幾張佝僂的椅子在粗糙的木桌子旁邊。要沒有這些東西的話，那房間簡直是空的。房子

的其他部份住着紅軍。他們時常進來，但一聽見我們說話，又很快地出去了。對於他們，那是一個老故事了，許多伊萊娜的許多地方告訴過他們的了。

「那麼，你在你舅父那裏怎麼過活呢，伊萊娜？德國人給你東西吃麼？」

「我回到城裏以後，在馬路上作工。我搬運石頭和磚頭。」

「德國人給你錢麼？」

「他們每星期給我們一罐麵粉和水，約重一磅。」

「够不够？」

「我也從桌上吃些殘屑，我常常胃痛。」

在蘇聯開始攻勢，紅軍逼近塞夫的時候，德軍把所有活過冬天的平民幾乎都趕走了。伊萊娜的舅父和其餘的人被押到西方去，但她躲起來了，終於設法活下來，直至該城被攻克。在德軍離城兩天之前，他們把剩餘的居民聚集起來，趕到塞夫城所剩唯一完好的教堂裏。這一回伊萊娜服從了。爭辯的人和打算逃走的人都給殺掉了。

伊萊娜這樣說，我相信她，因為我在那早晨親眼看到一些事情。在泥濘的路邊站着幾座受損害較小的屋子，我和一個蘇聯軍官走過去看看那些屋子。我們進入一座屋子，目擊了可怕景象，全家都給殺死了。屋子本身沒有中過砲彈或炸彈，但箱子和櫥櫃都給弄破了，箱櫃裏面的東西撒滿在地板上，圖畫給割破了，傢具給打碎了，翻倒了。

我們首先看到的是母親，一個凍結了的屍體，擋在窄狹的堂屋路上。她的頭已被打扁，也許是

用槍托打的。再進去，一個漂亮的，有極好的頭髮和寬濶的藍眼睛的男孩子，半身裸着，躺在一張柳條床上。他因生病而很消瘦，他的手臂彎曲着，彷彿在抵禦一個打擊，但細得只剩骨頭。在他的胸脯和頭上，你可以數出七個清清楚楚的子彈洞，子彈是在近距離內打進去的。他的後面，在一間小小的後房裏，有兩個更小的孩子的身體，幾乎互相擁抱着。他們也被人以同樣的方法屠殺了，在另一間房裏，又有一個婦人的屍體，她也是被那些「超人」用槍打死的。

這座房子的對門也有同樣的景像，在那裏，一個老太太在寢室之中被殺害，東西給搶走了。在另一條街上，據老百姓說，有一家姓薩多夫裏全家被殺：的親和母親給槍斃了，女兒給刺刀刺死，兒子被槍彈從右眼睛打進去的。另一個十八歲裏女兒被強姦之後絞死。附近有五個月的女孩被槍打死，槍彈打穿腦壳。

伊萊娜說起她看到她屋子裏附近有一個老太太給打死，因為她在生病，哀求不要逼她到教堂裏去——這也可能是納粹殺完許多家庭的人的原因。在其他案件之中已經證實，德軍在許多準備退却的城市裏把居民鎖在教堂裏，裝上延時性爆炸彈，這樣來炸死他們。紅軍人員告訴我，他們會在塞夫教堂的地下掘掉地雷，德軍就是把伊萊娜和其他一百五十個人關在那教堂裏面的。她說，她在那教堂裏住了兩天三夜，炸彈和砲彈總在四周爆炸。一天早晨，忽然寂靜了，在黎明時候她向街上看，看見了一年多以來從沒有看見過的第一個俄國兵。她衝出去，擁抱了他，然後用盡兩腿裏氣力，奔回自己住的地方。那屋子裏本來住着德軍，四周一切都毀滅了，但那座屋子竟神奇地沒有轟倒。

「房子怎樣了呢，伊萊娜」

「什麼都沒有了，」她奇怪地微笑着，睜大了驚異的眼睛，說，「什麼都沒有了，甚至茶壺都沒有了：德國人回家去之前，放火燒了一切。」這就是伊萊娜的故事。

至於維克多他們一家，要沒有他母親的急智，直到現在還會是德軍的俘虜。她靠在一張椅子上站着，聽伊萊娜說話，她的臉沉重而冷漠，現在她開始說自己的事情了。她三十六歲，過早地像一個老婦人。像伊萊娜一樣：她在一年之內像是過了二十年。她自己穿着一件廉價的紅印花布衣服和破襤的綠色絨線衫，但我注意到，她是用盡方法使維克多穿得暖和的，維克多穿着一件皮領的棉襖，還有一雙厚氈鞋。

她說，她的丈夫在紅軍裏，她一個弟弟也在紅軍裏。她的小弟弟，十七歲，給押到德國去了。當德軍來到的時候，她在郵政局工作，但來不及像城裏大多數人一樣走掉，陷在城裏了。德軍逼她一家人住在一間房間裏，叫她替他們掃地和清理房間。他們不給她東西吃，她就吃洋芋皮，有的時候到鄉下去，賣掉自己的東西換食物。每一次她回到塞夫的時候，德軍在放她進城之前，取去了她的食物的大部分。

「沒有東西賣的人怎麼辦呢？」

「他們就要餓死，要就到德國去作工。」

她繼續說：「在紅軍回來的幾星期之前，德國人開始把塞夫城裏所有的人趕上通到斯摩稜斯克的路上。那時下着濕漉漉的雪，我們的氈鞋都濕透了，大多數人生着病或餓得半死，婦女、老人和小孩有好幾千人。許多人倒在路上死了。我的孩子和父親都在生病，我爸爸發着高熱。我們請求德

國人讓我們留在後面，可是他們總是把我們趕着走。後來，我們設法溜出行列，躲在離開科羅尼倍奇村不遠的灌木林裡。德國人每一次走近我們，我們就大叫『傷寒病』，他們就回頭跑了。大約有十天，我們總是這樣躲着，後來紅軍到達科羅倍尼奇村來了。當我們看見第一個俄國兵的時候，我們哭了。而且跪下抱住他。』

三 殺人公司

當斯丹德萊大使和我訪問一些孩兒的時候，我們問幾個孩子，他們的父母親怎樣了。有許多孩子曾經親眼看見父母親被槍斃，絞死或刺死。有一個女孩子開始說的時候，就痛哭起來了。明白了這種詢問是一種折磨以後，我就不談這個問題了。有一天，我和奧爾伽，密夏科娃說起這一點，我說蘇聯一定有千千萬萬的孩子，會把這樣的記憶一直帶到墳墓裏，這種記憶一定會在將來的年月，影響蘇聯人對歐洲的想法。

密夏科娃同意我的意見，並且告訴我，她自己就收養着三個孩兒，他們的父母親是在戰爭中被殺死的。她告訴我那最大的一個六歲的孩子如何看他父母親死的情形，德國人慢慢的打死他們，就像一個人用手杖打死一只老鼠一樣。

她歇了一會兒，譏刺地望着我，說：『可是你不會寫這樣的事情的：你們的編輯先生們不會付印的，我知道，美國人不願意面對關於敵人的這種事實。爲什麼呢？然而你們對於虛構的強盜和殺人犯的小說和電影，倒是胃口很大的，不是麼。』

密夏科娃從未到過美國，因此我想她一定是從我們的報紙和電影中，知道這些的，也許她是從露德米拉，巴甫米青科那裏聽來的，巴甫米青科就是那個曾在美國游歷的女狙擊手。她的母親告訴我，她注意過美國人的令人作嘔的無聊情形。但無論如何，密夏科娃有一部份是對的。我們之中，很少人把暴行新聞寄回國內，甚至直接從目擊者那裏聽到的消息也不寄。我看見過有些人，當被訪者說起這方面的事情時，就闔上筆記本。我在遠東的親身經驗告訴我，把這樣的事實使一般人接受，確乎非常困難。在我的一本書裏，我報告了一些暴行，有的是我親自看到證據的，有的是我信任的目擊者談的，但這些事實（關於日本人的）常被吹毛求疵的評論家懷疑。他們認為那是「沒有風趣」的，或無論如何是誇張了的。後來我遇見一個人懷疑地問我：「告訴我，真有這樣事情發生麼？」

我記得有一個晚上，在蘇格蘭的一個兵營裏，我正躺在床上，同房間有一個英國皇家空軍的飛行員和一個剛從西西里來的美國轟炸機駕駛員。『我們附近有幾個被俘的德國駕駛員，』那美國人在那黑暗的房間裏的床上說道：『我們過去，通過翻譯員和他們說話。使我們驚奇的是，他們竟是一些好人。我想關於德軍在俄國的罪行，我們聽了太多的謊話了。啊，他們正像我們一樣：他們相信他們的納粹理想，他們得爲此而作戰，但他們是和我們一樣文明的。』

我真要大叫出來，告訴他我在蘇聯和中國所看見的一些地方。但我想，那有什麼用呢，他會以爲我說謊。同時，我對於我們空軍的職業性的團結心又覺得詫異，縱然我們的許多英雄們顯然生活在政治的真空管之中，但是那團結心，却使我們的空軍成爲具有很高士氣的戰鬥組織。

使我們難於接受希特勒主義的實情的，是不願意從壞處揣度人類嗎，是聽够了上次大戰的宣傳嗎，還是因為它沒有發生在美國土地上呢？原因大約是在後者，因為我們似乎過遲地相信日本法西斯主義的殘暴性質，這才使目前美國人受毒刑或被殺頭。我知道的許多德國人是很好的，我知道的許多日本人也一樣：我不相信德日兩個種族在心理上或遺傳上有比我更癡狂的地方。但那並不必要去研究他們在發動這次戰爭者的領導者之下行為如何的理由。不去研究，就是躲避我們的分析和改善其行為的責任。以我所知，德國納粹和日本人，在他們最壞的時候，是沒有什麼分別的。

以我個人而言，我生在密蘇里州，由於在遠東住了多年，我的家鄉的懷疑主義又受了多年的訓練，因為在遠東，謠言往往勝過事實，我得忽視許多不確的消息。但是在蘇聯。我從倖免於死的人們口中聽到了太多的罪行消息，他們是從列寧格勒到高加索各地來的，而且我自己又親眼目觀這樣多的暴行證據，使我無從懷疑蘇聯的敵寇「暴行委員會」所發表的主要案件。這委員會以歷史上從沒有嘗試過的澈底方法，忙於紀錄人類墮落行為的賬目。

例如，我想起有一個溫和的農家婦女，她告訴我德軍如何到她家裏住，先搶掉她的牛，然後搶掉雞鴨和豬，然後是她腳上的鞋子。五個月之後，紅軍回來了，客人們準備走了。為表示惜別起見，他們投幾個手榴彈到房子裏，燒掉了房子，因為他們說那是一個紅軍兵士，他的丈夫的家。當她的妹妹帶了孩子們，從燒着的房子裏奔出來的時候，她的嬰孩中了機關槍彈，死在她懷裏。

有一個名叫尼拉，格里科娃的人，她是摩海斯克附近鄉村裏的小學教員。她告訴我德國人懷疑

她窩藏游擊隊，如何虐待她，逼她招供的情形。除種種虐待之外，他們還把火紅的鐵烙在她的頰上，她的頰上至今還有一個難看的癍痕。他們把她鎖在一個沒有光和空氣的穀倉裏，和其他許多可憐的人緊擠在一起。

『有一天他們丟給我們一點腐爛了的馬肉，』她說。『這就是我們得吃幾天的一切食物了。穀倉裏擠得坐不下，我們連睡覺都站着的。有一個男人在我旁邊死了，可是我們無法可施，他就還是站着。由旁邊其他的人扶着他。』

凡拉給屢次打得不省人事。最後，她的姊姊請准帶她回家了。當她在六天之後醒來的時候，她姊姊告訴她，她替她脫衣服時，她的大部份的皮都給連衣服一起撕下來了。她結束道：『紅軍來到的時候，我還在病中，好幾個星期，我除了爛洋芋之外，什麼都沒有吃的，但我爬下床來，爬到街上去擁抱我們的人。』

這種詢問，對於詢問者和被詢問者，都是一個災難。可是我想，對一個坐在舒服的辦公室裏，或溫和太陽下的自由的家庭裏的人，這是沒有多大意義的。我所知道的，就是我永远忘不了凡拉的臉，忘不了當她在幾星期之後不得不同想那些事的時候，她眼睛裏的恐怖的神情。然而，凡拉這樣的事情，你在蘇聯街上所遇見的任何人都差不多都熟悉的。

甚至你僅僅說起你所目擊的事，你也會覺得表達出來的實在太少了。關於一個毀滅了的城市的災難，你不過只能寫出一點一滴，至於那無數的被掃滅了的鄉村，就更不必說了。每一個村莊本身就是一幅洪水的圖畫，任何人都無法想像的。例如，在美麗的基輔城，納粹實行了大規模的可怕

屠殺。莫洛托夫以確實的文件總結他的驚人的控訴道：他們在那裏「屠殺了男子，婦女，老人或小孩共五萬二千人。」

誰要研究行動中的納粹主義，從有組織的搶掠，奴役數百萬平民，毀滅博物館，醫院，學校和教堂看起來，就不能不得到一個結論：他們在實現一個預定政策。甚至其他一切都失敗了，這個政策，希特勒是決心要實現的。希特勒在侵入俄國之後，以其不經見的坦白說道：「如果我們決心要建立我們偉大的日耳曼帝國，我們最重要的，就是必須趕走並消滅斯拉夫諸民族。必須掃滅兩千萬人。從今以後，這必須是德國政策的主要目標之一。」

可是，假如這個瘋子要俄國以二千萬屍首來作為他的勝利的代價，那麼，當德國的失敗和他個人的大難一天天逼近的時候，他要勒索多少代價呢？他殺不了這許多紅軍，但殺死或餓死千千萬萬平民，那是他權力範圍以內的事。正當紅軍把他們趕回去在歐洲面對恥辱之際，納粹會把他們撤去的每一個城市和鄉村變成沙漠，變成人類在這地球上這麼大的地方所能創造的最荒蕪的地方。人們說起細菌戰或毒氣戰，彷彿只要不施用細菌和毒氣，戰爭就進行得比較人道似的。但是這種殲滅已經造成了最大的恐怖了。

一個人要了解別人受痛苦的心情，是困難的事。除非我們強迫自己想到這一切發生在我們自己的日常生活中該有何等意義，我們是不能了解蘇聯的。我們想到戰爭，必須不把它當作一張地圖，劃上一些由一排一排顏色別針所組成的戰綫，而把它當作一個末日，粉碎了千千萬萬小人物的生活結構，並且還把他們留在死的恐懼之中，並且還時常縈繞在死的記憶之中。

這需要積極地想像一下，特別是美國人。你們聽到我們的兵從外國回來，批評國內的人們『不把戰爭當作嚴重的事』，他們的意思是說，美國人的舉動，似乎不明白他們自己也包括在內的打擊歐亞兩洲的大災難。在某種意義上說，這樣的批評是也許不對的。我們不能期望人們對他們所感覺不到的事有所行動，而除了參加戰爭之外，誰都不會感覺到戰爭的。很自然地，對於住在國內的美國人，戰爭應該是彷彿遙遠的，不真實的，與個人無關的事。我們的軍隊應該是在戰爭中的一切部隊中最缺少政治教育的軍隊，那也是很『自然』的。我們自己的土地並未荒蕪，我們的人民並未像俄國人那樣在兩代之中目覩戰爭，我們也沒有在我們自己的花園裏對抗殺人狂徒的隊伍，來保衛我們的政治制度。這樣的經驗，是在一個軍隊裏，在一個民族裏造成高度『政治意識』的條件。可是我們不能規避了解別人的義務：我們要記取他們的經驗，體貼他們：特別要記得，差不多對於每一個俄國人，『暴行』一詞的含義，包括直接改變其生活的一個或幾個人的悲劇。

斯拉夫人和日耳曼人的戰爭，以及過去俄國人和波蘭人及芬蘭人的戰爭，兩軍之間往往沒有慈悲可言，那是真的。我覺得無疑地，在戰爭的幾個月，德軍害怕被俘，是有充分理由的，我想像，其時他們在前綫上落在蘇軍手裏，得不到饒恕。但是軍隊之間的無情是一回事，大批殺害平民完全是另一回事。在近代的戰爭中，統帥部把消滅平民作為大方針的，除掉希特勒，並無別的前例。

『我們必須採用一切手段，』希特勒在『我的奮鬥』裏說道，『來實現德國人征服全世界。如果我們決心要建立我們偉大的日耳曼帝國，我們最重要的，就是必須趕走並消滅斯拉夫諸民族——俄羅斯人，波蘭人，捷克人，斯洛伐克人，保加利亞人，烏克蘭人，白俄羅斯人。沒有理由不該做

這樁事？」在別的地方：希特勒爲大批屠殺祝福：「人生來就是有罪的：他只能被人用暴力來統治。對付他，儘可施用一切手段。當政策需要的時候，我們應該說謊，賣友，甚至殺人。」妖怪似的戈林響應道：「要用一切方法來殺人：『殺掉反對我們的每一個人。殺，殺！責任不在你們，在我！因此，殺吧！』」

在一個德國軍人，一個法蘭克府的中尉齊格爾身上，搜出了齊格爾的納粹指揮官發表的一篇演講詞。『你們沒有心，也沒有神經，』那演講詞說，『戰爭不需要心和神經。從你們的心裏，肅清一切憐憫和同情的殘蹟吧——殺掉每一個俄國人，每一個蘇聯人。不要遲疑。不管你前面是一個老人或婦人，女孩或男孩，殺！這樣，你就救了你自己的性命，保證了你家庭的將來，取得永遠的光榮。』

我覺得無疑地，俄國人將以嚴峻的律例，處置納粹罪犯，納粹敗類及其自願的從犯，但我不相信他們會用德軍在蘇聯實施的這樣獸行來對付整個德國民族，那是只因爲他們深信，作爲一個長期的軍事和政治政策：這毫無意義。和英美人士問幾個喧嘩的『總體殲滅』論客不同，蘇聯領袖們保持着清醒的頭腦：儘管他們痛恨納粹主義，他們認識到決不能用納粹意識形態中引伸出來的同樣的方法來打敗納粹。史達林很早就在納粹戰爭罪犯和『奴役在希特勒匪幫統治者之下的德國人民』之間，劃出分明的界線，他指出，蘇聯的力量，必須從紅軍每一個官兵的自覺中生長出來，紅軍官兵必須自覺，他們能够『驕傲地說他是在進行爲了解放的正義戰爭，』由『崇高的目標』激勵的戰爭。在兩年的戰爭之後，史達林依然能這樣說而得到廣大的喝采：

「有些外國報紙信口開河，說：紅軍的目的是要滅絕德國人民，是要滅亡德國國家。這自然是愚蠢的謊語，是毫無智慧的對紅軍誹謗。紅軍的目的是要把德國佔領軍從我們的國家裏驅逐出去，把蘇維埃國土從德國法西斯侵略軍鐵蹄下解放出來。爲解放蘇維埃國土而進行戰爭，結果所至，勢必把希特勒匪幫逐出或加以消滅，這似乎是很可能的結果，我們就歡迎這樣的結果，但是，如果把希特勒匪幫跟德國人民和德國國家混爲一談，那就令人發噁了。歷史經驗昭示我們：希特勒之流只是來去匆匆的過客，而德國人民和德國國家却始終永生。」

最後，紅軍的力量就在於事實上它對於包括德國人民在內的他國人民，並不懷抱而且也決不能懷抱種種的仇恨。它是在所有各民族和各種族人民一律平等的精神中，在尊重他國人民權利的精神中被教養大的。

德國的種族理論和種族仇恨的實踐已造成了這種局面，所有一切愛好自由的各國人民都變成法西斯德國的敵人了。至於蘇聯的種族平等的理論和尊重他國人民權利的實踐，却造成了這樣的局面，所有一切愛好自由的各族人民，都變成蘇聯的朋友了。

這就是紅軍的力量源泉，這也就是德國法西斯軍隊的脆弱性的根源。

有時外國報紙又信口開河，說，蘇維埃人民痛恨德國人，只是因爲他們是德國人，紅軍殲滅德國兵。只是因爲他們是德國兵，因爲紅軍痛恨德國的一切，所以紅軍並不俘虜德國兵。這自然是同樣愚蠢的謊語，是毫無智慧的對紅軍的誹謗。紅軍是沒有種族仇恨的感覺的。它沒有這一種屈辱的感覺，因爲它是在種族平等和尊重他國人民權利的精神中被教養大的。而且，一

個人不應該忘記：在我國，關於種族仇恨的任何表現，都要受法律的處分。」

這個光輝的聲明，最生動地表現了兩個軍隊，兩個制度的基本的對照，說明了雙方的力量和弱點，表明了蘇聯人如何在最黑暗的時刻，還絕不丟掉他們在正義上佔優勢的信心，也不丟掉終有一天他們能到達納粹意識形態的鐵牆及其集中營後面的信心。在那時候，他們將發現德國人民是他們的同伴，德國人民的勇氣和人性，是希特勒從來無法完全粉碎的。

我在蘇聯人民中，從沒有找到過可笑的心理學家設法證明德國小孩們在生理上有『癲狂症』。蘇聯人記得，在沙皇制度下，他們自己有過『黑色百人團』，宣揚希特勒式的教條，也大批殺人；而且他們明白爲什麼他們現在沒有『黑色百人團』了。我甚至在丟掉父母兒女的人們中間，也沒有找到過歇私底里的人，要求一條命償一條命。我記得一羣蘇聯人看待一隊斯達林格勒來的德國俘虜的情形，那使我印象極深。那批俘虜經過滿是冰雪的街道，正在到後方去的途中，那是無助的一羣，奇形怪狀地穿戴着女人的帽子，披肩，襯衣以及其他搶來的東西，用來補充他們的制服，其時是零下三十度，他們的制服不夠禦寒。旁邊的蘇聯看客中，一定有許多人會想到衣服被搶走的婦女們的境遇。也許以爲他們一定要撕破他們的大衣了，我也不能斷定美國人在同樣的情形之下不會這樣做的。但蘇聯人對他們，甚至沒有嘲笑，沒有罵，也沒有吐唾沫。

而希特勒的一切恐怖行爲，一切燒和殺，結果毫無用處，也沒有軍事意義。那並未使他的機構停止陷入全體挫敗的局面，這一點，我們一九四三年在蘇聯的人，已經能夠看到了。因爲在一九四二年九月到一九四三年二月這幾個月間，納粹勝利的可能，一去不復回地丟失在冰雪交加的俄羅斯

草原上了。

四 閃電戰的挫敗

在一個大戰之中，帶來勝利或失敗的，不是一個時機或一次戰鬥。一切事情都是累積的。如果莫斯科防禦戰失敗了，斯達林格勒之戰的勝利是不可能的。如果盟國所送的租借武器不使蘇聯的後備兵得到充分的裝備。冬季攻勢的規模就不會那麼大。缺乏無數的其他條件，這些大事一棒也不會發生：其他事情也一樣。可是的確有一個時機，在那裏，一支軍隊毫無疑義地明白它正在取得戰爭的勝利，而其敵方明白了自己已經受了致命的創傷。這樣的時機，確實在一九四二年底降臨在納粹的頭上。

納粹統帥部在它的最後的大攻勢中，依然還能挺進，其挺進的步伐，約及一九四一年攻入蘇聯時的五分之一。早在這個大目標達到以前，納粹的攻勢已經被蘇軍的反攻所阻擋，那反攻克復了納粹在一九四二年所獲得的地方，並挺進到烏克蘭本土，收復了五十萬方公里以上的領土。

一九四二年的戰鬥，以及一九四三年初的冬季攻勢的結果，蘇軍殺傷德軍一百萬以上，俘獲並毀壞了飛機五千架，坦克七千輛。他們在實際上消滅了幫凶國家羅馬尼亞和匈牙利的軍事力量。更重要的是，他們拿走了對於希特勒極其珍貴的一年，在那一年中，在坦克和飛機優勢的競賽方面，同盟國的生產趕上並超過了德國。

但對於伯林還有更壞的事情。我在前綫德軍俘虜的臉上，態度中和話語裏看到了這一點，我在

斯達林格勒附近的德國將領之間看到了這一點。那不僅是對於最後被打敗的恐懼，而是失掉了信心的無底的失望，在斯達林格勒，不可能的事情發生了。德國的總體戰爭的宗教，在德國人的眼前破碎成爲飛灰了。

甚至最狂妄的信徒，現在也得對於德國戰爭教條的聖經，對於希里芬計劃和魯登道夫及其納粹門徒的教訓，開始懷疑了。在納粹的頭腦裏，隱約現出可怕的疑慮，疑慮整個計劃開始也許就太浮誇，也許德國根本沒有實現這計劃的手段。

如所週知，希里芬是一個戰略家，他，在毛奇之後，在現代德國軍事理論上留下了最深刻的影響。他的『卡內戰役』一書，預料德國將一再使用漢尼拔爾的包圍和殲滅的戰術而獲得一連串的勝利，這樣來稱霸全歐，並最後稱霸世界。

希里芬的統治世界的計劃，認爲德國最基本的，是必須使東方的威脅和對於德國最大的潛在的威脅——俄國，化爲烏有。爲達到此目的，他規定了許多基本的條件，其中一項是一綫作戰。另一項是要完全組織起來，以進行偉大的打擊，保證使戰爭時間短而取得決定的勝利，從卡內戰役一樣。他教訓道：『要就是以卡內之戰的辦法來對付敵人，要就是德國的死亡。』

早在一九一九年，魯登道夫將軍出來重新肯定希里芬計劃。有一個時候，他確乎曾經向同盟國建議說，他們應該任命他在福煦元帥的指揮之下去毀滅蘇俄，並且分割其西部諸省。在他自己的書中，魯登道夫把希里芬的教條增訂爲總體戰爭論，後來納粹就採納了總體戰爭論，作爲其征服全世界的戰略。爲了使速決達到最大限度，納粹軍閥們完成了閃電戰術，那種戰術利用一切政治的，社

會的，經濟的，以及軍事的手段以爭取勝利。

在一九四一年六月間，希特勒匪徒們想，他們已經看到了理想中的一切必要條件，可以利用這些條件來對付史達林了。只有蘇聯阻礙着希特勒和希里芬計劃的完全實現。希特勒說：俄國軍事上和政治上都『不穩定』。一旦有對紅軍進行『一蹶不振』的打擊，共產黨的政權就會分裂了。最後，他算計到利用美國和英國內部的反共情緒，能使英美在太晚了之前，不援助蘇聯，這樣可以在政治上分裂他的其他敵人。所剩的事，只是發命令給將軍們去包圍並割掉紅軍的主力，佔領莫斯科了。希特勒預言要在一九四一年的某時勝利地驅車進入克里姆林宮。

值得高興的是，希特勒匪徒們在每一方面都算錯了。正如戈林和戈培爾在一九四三年向全國招認的一樣，他們嚴重地估低了蘇聯的戰爭潛在力。他們對於蘇聯所謂『士氣和政治後備力量』，判斷錯了。他們對於邱吉爾和羅斯福政治下的機敏，估計過低。

但是老派的德國將領們之中，很少人像納粹領袖們那樣熱衷於『包圍』一個巨人的計劃，那巨人擁有八百萬平方英里的土地和將近兩萬萬的人民。許多人保持懷疑態度。在戰爭初期，在進攻莫斯科的問題，曾有尖銳的分歧意見，在他們到達蘇聯首都之前，主要將領們已經明白，他們的戰術手段已經不夠完成戰略任務的要求。

在斯達林格勒之戰以後，在攻勢完結時，在蘇聯人有充分的時間詢問許多敵方被俘將領的時候，蘇聯報紙上曾出現一篇文章，相當說明了影響德國陸軍的內部分歧。作者是塔萊教授，一位受人尊敬的歷史學家，他是接近紅軍所供給的特別材料的。據塔萊說，蘇聯人早就知道，德軍總參謀

長勃勞契區元帥，在一九四一年十月間認為那年内攻不下莫斯科，認為其時的一切勝利都證明是沒有決定性的，認為那幾次勝利中，一次也不能和卡內戰役及色當戰役作比較，勃勞契區及其部下堅決反對十二月間對莫斯科的進攻，他們斷定那是要失敗的。還有，在一九四二年，他們以更大的熱心，肯定說要包圍莫斯科，決不能從東方大兜圈子——經過斯達林格勒，古比雪夫和薩拉托夫去進行包圍。

希特勒及其身邊的人辯論說，佔領莫斯科是卡內戰略的必要條件，要不佔領莫斯科，戰爭會拖下去，德國就注定要失敗的。勃勞契區於是辭職了，希特勒繼續追求幻想。在第一次攻勢時被人懷疑的事，擔負佔領斯達林格勒任務的將領們認為更其冒險，而希特勒又不聽他的參謀部和戰場指揮官的最好的忠告，把軍隊留在那裏，兩翼沒有足夠的後備隊。結果，走進陷阱的，不是獵物，而是獵人，這一戰是歷史上最光輝的卡內戰術的範例——不過勝利的是蘇聯了。

一九四一年進攻莫斯科的失敗，建立了勃勞契區聰明的聲譽，他曾經忠告國防軍在冬天乾脆退到波蘭邊境上，這樣騰出二百萬人來加強飛機的生產，以準備一九四二年重新發動攻勢。還有，在一九四二年秋天，哈爾德爾將軍力主自斯達林格勒凸出地帶撤退。據塔萊說，希特勒由於想保持威信和虛榮之故，拒絕了這建議。哈爾德爾將軍的總參謀長一職，也就由塞德利茲將軍來代替。每一個被派到斯達林格勒作戰的軍官都明白這其間包含着怎樣冒險性，而在大敗之後，每個消息靈通的德國軍官，都明白國防軍傳統和納粹意志之間內部爭吵的危險性，知道納粹的意志是德國軍悲劇的根源。

史達林格勒和死在那裏的二十四萬德國鬼，破壞了德國對於其領導者的殘存的信心，而這之後希特勒的一切軍事計劃的周圍，圍繞着悲觀主義的慘淡的陰影。納粹知道，勝利的最高概念，是用包圍戰略來消滅紅軍。他們曾在每一個小節目上加以盡善盡美的演習。但表演的時候，雖然有完備的道具，名角竟沒有成功，而他們認為鄙陋的業餘演員，却在他們的拿手好戲上打敗了他們，還能有什麼希望呢。

這次大難使納粹在戰略上破產，從此以後，從不相信守勢戰能取得勝利的人們，不得不臨時改取守勢，以謀解救。但他們知道守勢戰略的意義，就是「長期戰爭」，而保證閃電戰勝的希里芬，同時却也預言過長期戰爭必然就是「德國的死亡」的。好夢已經破碎了。

第八章 蘇聯與日本

一 外蒙消息

我在莫斯科的期間，外蒙古總理巴山及外蒙代表團曾經訪問莫斯科。在德國侵蘇以後，這樣的幾個代表團帶着慰勞紅軍的禮物，曾由庫倫來過。但沒有一個人能和他們會面詢問他們國家的情況。

外蒙古人民革命黨於一九二一年得蘇聯之助推翻舊政權，斷絕和北京政府的關係。一九二六年取消了喇嘛和王公的殘餘的特權。數百年以來，外蒙古第一次廢除了僧侶階級，這一階級幾乎毀滅了這個曾經很偉大的民族。

外蒙古在蘇聯培育保護之下發育成長，一九三六年兩國簽訂防守同盟，這件事就形式化了。外人常以爲外蒙已被蘇聯吞併，但蘇聯在法理上與事實上都不承認這一點。蘇聯在庫倫有公使，莫斯科也有外蒙公使。在條約上蘇聯承認中國對於外蒙的宗主權。戰爭爆發之時，外蒙是蘇聯唯一正式的盟國。一九三九年日本入寇外蒙時，紅軍已經援助過外蒙了，現在她就履行條約援助蘇聯反對德國。

外部的情形是如此，但外蒙內部情形如何呢？人民喜歡新政權嗎？發生了甚麼變化？

巴山元帥由前線回來以後，我要求訪問他，但無結果。但都會大飯店却充滿蒙古人了。他們等着謁見史大林。最後我終於設法會見了他們之中的十幾位，我是他們接談過的第一個美國記者，他們好像和我一樣愉快，尤其喜歡遇見一個從中國來的人。

從和他們的會面中，我獲得一個深刻的印象，這個國家是在革命的變革中，這些變革對於遠東將有重大影響。這裏發生的事情不會不影響到內蒙和滿洲的。

和我接談的蒙古人不是官吏，乃是工人和智識界領袖，他們是被他們各自的組織選了訪問紅軍的代表。其中一個曾受良好教育，精通中俄文字，告訴我說：「外蒙是一個新型的布爾喬亞民主國，既不是共產主義，也不是資本主義，但兩樣都有一點，具有一個和蘇聯相似的特殊政治制度。譬如，只有一個合法政黨，外蒙人民黨，像蘇聯只有共產黨一樣。我們也有一個與蘇維埃相似的民選代表評議會的政府。」

「革命以後外蒙分爲十八省，省再分爲區村。以前我們有部落政府，王公和喇嘛分別統治若干羊羣與牧場。這一制度在一九二四年完全消滅了，王公與喇嘛的財產都被沒收，他們的畜羣也被人民分有了。」

現在一切土地爲國家所有，但是任人民使用不收租賦。我會見的女代表之一，因牧畜成績獲得獎章，我問她是否有自己的牲畜。

我有二十八匹馬，有多頭羊，兩隻牛，兩隻閣牛，她回答說。

「在蘇聯，你就可以成爲富農了，不是嗎？」

『也許吧。但我們不是社會主義國家，我們必須靠游牧吃飯，我們也享受不到社會主義工人的福利。我比一般蒙古人的牲畜多一點，但那只是因爲工作得更勤苦一點。革命以前，我一無所有。畜羣第一次分配時，我只分到兩匹馬，兩隻牛，兩隻羊。但重分配時，我因爲已經這樣好了，再也沒分到更多的東西。』

政府的目標是把外蒙的純粹游牧經濟變爲農業游牧經濟，這才可以擴展蒙古人民的生活與文化。若干集體農場及國家農場已經出現了，很多蒙古家庭各有自己的小菜園，這樣一來使蒙古菜單之中有了蔬菜。依照法律，每人有免稅耕種一公頃之權。較大農場的收穫被征取三分之一。畜羣達到一定數目之上卽被徵稅，這一數目按照牲畜的總數，每年變化。

『假若政府把一切都以租稅形式征收了去，那麼還有什麼動力促使你增加畜羣呢？』我問道。『租稅不是一個固定數目，它依照全國牲畜數目而變動，而租稅只是增加數目的一部分。現在我們有一千五百萬頭牲畜，建立共和國的時候，我們不過有五百萬頭。所以假若每一畜羣都增加的話，政府對每一畜羣征收的數目就更小，人民也就越來越富了。』

關於革命以後蒙古在文化方面的進步，這些蒙古人是很熱衷的。以前的所謂學校，都在喇嘛支配之下，而喇嘛寺以外也沒有人能讀能寫，他們說，現在五分之三的人民能識字了。因爲利用了更簡單的蒙古字母，教育變得更容易了，最近俄文字母已被採用。

庫倫『真理報』編者蘇倫是一個三十五歲的面貌端正的人，告我說，自喇嘛消滅以後，蒙古民族『無異乎經過了一次肉體的與精神的再生』。革命以前，蒙古人口急速減少，主要的原因是梅毒

性的不孕症及梅毒致死，幾乎百分之九十的人口都受有傳染。最後的活佛哲布尊丹巴 (Pogto Gogen Khari)，就是死於梅毒，政治的有效施政之一就是征服這一禍患，而現在它已經在全鎮壓下去了。蘇侖繼續說。

「喇嘛教是成吉思汗引來的。幾十年中它就毀滅了蒙古民族。在此之前，人人尊敬蒙古，在此之後，人人卑夷我們。喇嘛的教訓我們怕死，蒙古人以為他們若不服從，來生要變狗豬。最近我翻讀了蒙古大學歷史圖書館的若干經文，不禁暗笑我們祖先相信那麼些無聊的東西。現在我知道，蒙古二百年之久不進步的原因了。內蒙的人們現在仍然信仰這一套呢。在日本統治之下，喇嘛仍然向人民傳播毒素。我可憐他們」。

外蒙在二十餘年中間就拋掉幾世紀來在蒙古社會大有作用的一種宗教，這實在是一件極饒興趣的事情。蘇侖說：「現在沒有一個蒙古青年需要喇嘛教。我們認為這是一個和部落時代弓箭一樣的博物館中的研究題目了」。

我發現這些蒙古人希望全體蒙古民族有一天能重新團結一起，他們希望和內蒙聯合。代表團中的一人最近曾旅行過內蒙華北，和百靈廟到北平之間的蒙古人接談過。他說他看不出任何蒙古人對日本有好感。他認為外蒙一旦和日本打仗的話，內蒙和滿洲的蒙古人一定和他們團結一起的。

一一 外蒙與日本

假若蘇日開戰，外蒙的重要性不只在乎它是一個盟友，還在於它的軍略地位的重要。它與日本

統治下的滿洲和內蒙相接，邊境長達二千五百英里，北與西伯利亞中部相接，邊境線長達二千英里。日本軍閥以前很直率地講道，經外蒙侵入西伯利亞比從滿洲是更爲容易的多。

但現在情勢變了，即令日本要這樣幹，她是否能夠深入外蒙，現在已在可疑之列了。外蒙軍本身已是一個現代化的裝備精良的軍隊，據說還有若干坦克連，人員機器都是蒙古的。若干蒙古技術人員會任莫斯科受訓，他們爲庫倫新設立的工業服務，也爲軍隊工作。沒有獨立的空軍，但若干蒙古駕駛員曾在蘇聯受訓練。『我們蒙古青年都在想法進飛行學校』。其中一人告訴我說。『我們是好飛行員，和我們是好騎兵，是因爲一個理由——因爲我們有特別好的眼睛。』

男女一律服兵役。據說，當備軍有八萬，這對於號九十萬人口的國家是一個很大的軍隊了。若干部隊曾去歐洲戰場作戰，對於近代武器已有經驗。自一九三六年以後，外蒙軍隊獲得紅邊防軍及蘇聯空軍之助。近代飛機場已經建築起來，軍用公路網把庫倫和赤塔及鄰近的布利雅特蒙古連接起來。

我的外蒙友人告訴我，自一九三九年哈桑湖之役以後，他們再沒有害怕這一方面的攻擊。他們說：『日本人已經受到一個忘不掉的教訓了』。這一場由五月到九月的大戰被繼之而來的德波戰爭所掩蓋，然而這一場不宣而戰的戰爭實在是日本人對蘇聯軍備的試探。這事對日本以後不侵犯蘇聯的決心，大有影響。

朱可夫元帥（那時是將軍）的出名，是在這一戰役。由於巧妙的利用噴火坦克，他在蒙古草原上包圍并擊潰了五萬日本『滿洲國』軍隊。日本的公報也承認死傷一萬八千人，這一承認幾乎是空

前未有的。當時德國駐蘇武官考斯令將軍宣稱，在這一戰役中，朱可夫證明他自己是『坦克車的能手』。

於是日本軍隊對於紅軍獲得一種有利的尊敬。德軍在蘇聯的遭遇自然又加強了這一教訓。邊境事件很神祕地沒有了，一九四一年日本與蘇聯簽訂中立條約。在希特勒打進烏克蘭以前，使日本未敢對蘇聯動手者，主要的原因是害怕蘇聯。

很少人了解這一點。但是事實是，自一九四二年秋季以後，滿洲——西伯利亞的前線主動權已經決定的轉到蘇聯手裏，日本攻蘇的可能已經沒有了。從這時起，遠東和西伯利亞已能自足自給，能够不依靠歐洲而動員一個大軍了。

三 西伯利亞準備好了嗎？

戰爭爆發以後，除了美國駐海參威領事及少數海軍觀察家而外，我相信沒有美國人被允許到赤塔以東旅行。我請求訪問西伯利亞，也沒有成功。偶而也有搭載要人的美國飛機飛越西伯利亞，威爾基搭乘的嘉利佛號就是第一架。但他們除了雅庫次克及白茫茫的雪野以外，恐怕也沒有看見其他吧。

然而一個人在蘇聯住上六個月，總可以會見曾在西伯利亞生活過的人，而且一定會獲得一般蘇聯人士對日本態度的印像。我從來沒有碰見一個說日本好話的海軍軍官，當我要求熟識的俄國人坦白的表示意見時，他們都希望日本吃敗仗，大部份人還說，他們願意幫忙。

四十年過去了，政權已變動了，然而並未消滅每一個俄國人對於一九〇五年敗於日本所感到的恥辱。日本干涉軍的慘酷野蠻仍然活在布爾希維克的心中。一九三五年，日本乘西伯利亞無備，并利用當時蘇聯內部的糾紛，強迫莫斯科以部分代價出賣蘇聯在中東鐵路的權益。那時我正在滿洲，深知蘇聯人士如何悔恨這一綏靖手段。

由此時起，蘇聯迅速建立起西伯利亞的武力。關東軍的右翼少壯軍人在黑龍江上製造了幾十次邊境事件，企圖挑動蘇聯大規模的報復，那麼他們就可挾持東京發動大規模戰爭。張高峯之役，幾乎使他們成功，但蘇聯方面出乎意外的堅決的抵抗震動了東京，東京的主戰派者也沒有克服慎重的參謀本部的反對。接着來了哈桑湖之戰，那時關東軍也了解了，要侵犯蘇聯東部非用全力不可。

西伯利亞戰略安全的大轉變的實現，是蘇聯政權安定，工業化成功，交通改良，人口增加，蘇聯國防各方面的增強諸因素湊集成功的。這些發展有很多在德國侵蘇以前實現，因為蘇聯必須準備兩線作戰，關於這事，那時候，軸心伙伴們公開的談論着。

這是一件巨大的組織工作。蘇聯的遠東邊疆距離歐洲部份的距離，約有英國到美國的兩倍遠，這也許是一九〇五年失敗的主要理由，那時它必須依靠一條單軌鐵路把一切東西運送到六千英里以外。今天海參威與北方的尼古拉其克及蘇維埃港已有火車可通了，另一條由蘇維埃港及柯索摩斯克起始的鐵路正在修築。預計一九四四年完成，這條鐵路在西伯利亞大鐵道的外圍，成爲從歐洲來的第二條供應線。

貝加爾湖以東的紅軍現在已不依靠歐洲。有三個工業地區支持他，不僅是我們已經提到的烏拉

爾與摩茨奈茨克，還有一個在遠東正在迅速長成的新工業地區。黑龍江流域有煤礦鐵礦，伯力的重工業可以生產坦克，飛機與機械。伯力是遠東最重要的工業中心，無疑地那裏也生產精密工具。

遠東紅軍的指揮仍由特別選出的一批軍官負責，並輔以蘇聯最優秀的第一流裝備的裝甲師團。遠東紅軍分爲兩個獨立軍區，其一的司令部在伯力，另一在赤塔。誰也不曉得從歐洲調來若干軍隊，但一般認爲邊疆警衛軍有二十萬，另外還有正規軍及民團。很多飛機場及供應站已經設置了，但第一線飛機據說不多。一九四三年本區陸海軍，據傳包括潛艇六十艘，黑龍江與烏蘇里河上還有魚雷艇。

在突擊部隊之外，有數十萬有訓練的工人及幾百萬農民組成的民團。其中若干已調往歐洲。婦女也接受了民團訓練，因之後備力量更爲充實。在近二十年中，特別是五年計劃以後，西伯利亞的人口大概三倍于前了。據說現在西伯利亞人口，一千七百萬。不必從歐洲大事增援，這樣一個人口應該足夠應付任何的進攻的頭陣。我會見的在遠東服務的與若干參加過張高峯戰役的蘇聯軍官，對於遠東保衛自己的力量，一致表示信任。

雖然如此，蘇聯政府對日本仍然保持着形式的中立，雖然自一九四三年以後，已經相當緊張。在莫斯科會議之前，蘇聯就不諱言她認爲日本不能獲勝。蘇聯和中國共同簽字於莫斯科宣言，由此一事，她第一次承認中國將是最後勝利者，并和中國共同處理戰後遠東問題。

但是應該注意，蘇聯政府與人民都認爲，他們沒有責任爲了我們的利益而幫助我們打日本。在對軸心之戰中，他們認爲自己已經擔負了過多的責任。他們單獨牽制德國達三年之久，不僅使我們

獲得時間來應付德國，也獲得應付日本的時間。紅軍在西伯利亞的存在，就拴住了很大一部份日本軍隊。

假若蘇聯參戰，那一定是爲了她自己的目的。據說史達林曾向一位盟國外交官說：「蘇日之間有若干問題必須用戰爭來解決。」

日本人仍然握有海參威到彼得羅帕拉斯克沿岸的漁業權，庫頁島的南半還在日本的統治之下，而庫頁島是婆羅洲以北最大的石油產地。再東一點是千島羣島，它封鎖着俄國濱海省的出口。蘇聯海軍官很坦白地承認他們有一勞永逸地把日本從這些地帶驅出的決心。

西伯利亞需要一個暖水港及通港的陸路。海參威有結冰之虞，然而大連旅順則否。半世紀之前，帝俄曾經經營這兩個港口，但在一九〇五年讓渡給日本了。帝俄建築中東鐵路，就是爲了接連這兩個海口，這一條道路比較西伯利亞鐵路近一千英里。蘇聯對於滿洲的地位的興趣，也許不亞於帝俄。

蘇聯沒有以征服戰爭來滿足其要求的習慣，因爲滿洲從來不是俄國的領土，所以不能與波羅的海諸國及波蘭一部的恢復相提討論，因爲後二者都是俄國因戰敗而喪失的地方。伊朗也許是一個更切近的例子，她阻止蘇聯到波斯灣的出口。蘇聯已經保證中國的領土完整，然而有一件事可以論定：蘇聯不能容忍在滿洲出現一個反蘇政府。

這樣說來，蘇聯不會一任英美一國來決定這樣一片與她有重大關係地區的命運。從這一點看，因爲蘇聯注定要在對日戰爭的最後階段擔任重要角色，開羅宣言的實施也許要受到修正。她的影響

大概要影響到滿洲朝鮮將來政權的性質。

蘇聯的干涉將要採取什麼方式呢？很明顯地，在打完德國以前，蘇聯無意進攻日本，或讓我們利用她的基地。打完德國之後呢？那多半要看那時三大盟國的關係如何，在控制戰後歐洲問題上他們是互相齟齬呢，抑或合作無間。假若在西方合作，在亞洲就也能聯合，下面幾種揣測也就不致成熟。但是必須記着，對於蘇聯和對於美國一樣，另外的道路是常常有的。

打完德國以後，蘇聯的一千萬到一千五百萬大軍就可以東調作戰，在這個粉碎了德國的強大紅軍之前，日本是一點討便宜的希望都沒有的。就因為這一點，蘇聯要達到她的目的，也許只要「干涉」就成，不必一定作戰。

一九四四年三月：蘇聯很明顯地利用她的軍威來恢復過去割讓給日本的領土與權利。她堅持取消日本在庫頁島北部的採油權與採煤權，作為重訂漁業條約的條件。日本的接受激起蘇聯報紙的歡呼，認為這是日本那些想乘希特勒勝利而投機的好戰分子的失敗。

當蘇聯更能自由調動兵力，日本局勢更惡化時，蘇聯會要求日本再作讓步，可以看作是一定的事。日本在最後也可對蘇作慷慨的獻乞求蘇聯作調解人，這一可能也應該估計到。

在直接進攻日本與「滿洲國」之外，蘇聯還有其他方法發揮她的影響。她可以大大援助中國。可以經過新疆外蒙古送來義勇軍，可以給美國開闢一條新的空運路線和供運線使我們經過西伯利亞把飛機，人員和裝備運至華北。她也可以供應中國軍隊，鼓勵他們把大規模游擊戰爭推進到滿洲和朝鮮。最後這一可能性。似乎值得專章論述。

第九章 蘇聯內幕

一 蘇聯爲什麼打勝仗

紅軍已經成爲歐洲歷史上最強大的軍隊，能够稱爲紅軍通的美國人爲數極少。德國於一九四一年入寇蘇聯時，美國參謀總部和英國參謀總部相信，戰爭可在六個星期內結束，據說那時美國陸軍部只有費芒維爾准將一個人，認爲紅軍可以擊潰納粹。費芒維爾准將以後成爲美國駐蘇租借法案執行人，但爲了未經宣布的理由，於一九四四年撤回。

一提起這件事，我們必須承認，關於蘇聯我們知道的多麼少，我們應該學的又是多麼多。用我們的情報和分析方法去了解蘇聯，都不適當，這在今天尤其如此。假若不是如此，我就不會根據我關於紅軍的有限的知識和經驗，在這裏噤舌了。

假若紅軍像預料的一樣崩潰了，那麼，我們大部份人十有九成不會看到這次戰爭的結束了。我們節省了巨大的生命犧牲，自然是蘇聯爲其自身生存鬥爭的附隨結果，但蘇聯堅持粉碎納粹的客觀結果却是，因此而拯救了非洲近東與中東。這阻止了德國和日本的攜手，阻止德國供給日本以她所需要的援助。自然，在今天世界上，沒有人能够只有所受而無所予；方式雖不一定，但歷史將向我們索取蘇聯服務的代價。

希特勒進攻蘇聯的時候，他握有一切征服者動員過的最大資源。他是全歐洲及二萬萬人口的主人。英國已被打出戰場之外，不能發動任何進攻的威脅，美國還沒有參戰。希特勒掠奪了全歐洲的兵工廠來武裝他的軍隊。他發動進攻時，在坦克飛機方面都佔優勢，在大砲方面或者不是如此，但在三年之中，他能够在三線戰爭的形勢下集中他的突擊力量來對付蘇聯。

這就是紅軍預知他將要遭遇的大困難。蘇聯遏止納粹擊退納粹的勝利，也必須用這個尺度來衡量。但蘇聯人民支付了甚麼呢？

蘇聯克復的地方，大部分都是毫無價值的碎磚斷瓦，只有土地還完好如初。如果能夠的話，希特勒也會使它毒化的。我們可以用美蘇地理比較來說明這話的意義。我們先舉出被納粹毀滅的十個大城市——塞巴斯托波爾，塞夫，庫爾斯克，哈爾科夫，基輔，奧德薩，列寧格勒，史達林格勒，斯摩稜斯克，德尼波洛普特洛斯克。就人口論，它們大約等於美國的特命登，大西洋城，納使維爾，波斯頓，巴的摩爾，舊金山，芝加哥，密窩克，皮奧利亞，華盛頓，德摩尼，辛辛納第。

列寧格勒從未被納粹全部佔領，但納粹轟擊該城達二年之久。該城必須大部份重建。其餘各城，被毀滅的部分達百分之三十到百分之九十。戰前史達林格勒是華盛頓那樣規模的城市，現在百分之九十五都抹滅了。其他各城，從遠處看，還有城市的樣子，但近處一看，那只是空殼，像舞台佈景一樣的無用了。

你想想那些埋葬在這種人造沙漠之下的一切吧。或者想一下哈爾科夫，那是波斯頓一樣大的城市，現在百分之七十成爲廢墟了。想想那被毀的千千萬萬的房屋，數不清的工廠，動力站及公用事

業，被毀被偷的農業機械，炸壞的鐵道與橋樑，政府機關，學校，圖書館，商店與公事房，教堂，住屋，公寓，以後變成灰燼的千千萬萬的勞動日吧！

這樣，關於蘇聯支付的代價，我們可以獲得一個概念。但是不要忘記那最大的一項。至一九四四年春，蘇聯紅軍死亡失蹤者達六百萬，殘廢者三百萬，負傷者另有六七百萬。

紅軍忍受這樣巨大損失并進而勝利的這種能力，怎樣解釋呢？無疑地，聰明人可以把它歸納爲若干警句，如『冬季將軍』，『空間將軍』，『羣衆將軍』等等。但是我們思維應該至此滿足而止了嗎？

天氣打敗了德國嗎？在某一程度上，是的：無疑地，他們的配備和訓練不像蘇聯的一樣適合冬季。但這只是一個相對細小的因素，并且這種解釋總是膚淺的。這只能引起另一個問題，德國人在這些方面爲什麼弱些呢？

另外有人說，原因在於蘇聯人多。聯合統帥的一位高級軍官嚴肅地告訴我，德國是被『亞洲野人羣』打慘了。德國因爲不是『野人羣』，在人力犧牲方面比不上蘇聯，所以打敗了。然而事實如何呢？希特勒支配之下的人力比紅軍的多。戰爭一年之後，蘇聯喪失三分之一的人口，這批人口，又再增加到希特勒支配的歐洲人口之上。進而言之，甚麼東西使『野人羣』那樣死戰呢？爲什麼『野人羣』不能在上次大戰打敗德皇？爲什麼英國殖民地中的五萬萬『野人羣』不能打敗軸心呢？

另外有人以爲，是空間累敗了德國。納粹迷失在俄國的廣漠無垠之中了。他們擴展得太遠了，以致無法集中力量進行決定的突破。這有相當理由，但是不多。爲什麼呢？很簡單，因爲德國人延

伸戰線時，蘇聯也要延伸。他們也須要依靠烏拉爾的根據地，這些地方距離前線比開戰之初的根據地距前線更爲遙遠了。人們有時把希特勒的潰退和拿破崙的退却相比。但是拿破崙雖然退却，却決未被庫圖佐夫將軍打敗。拿破崙軍隊崩潰的原因和使希特勒閃擊敗退的原因，完全不一樣。

外國援助，特別是美國的飛機、坦克，也於這事有影響。史達林說：「若無美國的援助，勝利是不可能的」。但蘇聯人士知道，在戰事轉捩點之前，美國武器並沒有大量運到。直到史達林格勒戰役，美國和英國送到蘇聯的武器，還不到德國開戰時所有的十分之一。同盟國對德轟炸，雖然也促進了德軍的敗退與瓦解，然而它對德國軍事效能的摧毀也來得太晚，不能影響於結局。

有這樣一種說法，蘇聯人民死戰，只是因爲祖國被侵犯了。他們是被老式的愛國主義激動着。當然，敵寇在堂最能使人奮勇作戰，祖國愛在一般蘇聯大兵的英雄主義中也大有作用。但是，法國人愛祖國不如蘇聯人民嗎？然而，蘇聯在三個月內喪失了百萬以上的人口以後，德國爲什麼不能在蘇聯找到一個貝當呢？單是愛國主義不能說明這些。

在蘇聯軍隊的若干不尋常的特點上，我們也許能找到更多的答覆。第一，這裏只有一個黨，一個領導權，一切高級軍官都屬於這個黨。它是一個統一的軍隊，在政治目的與軍事目的之間毫無衝突。第二，徵兵服役，萬人平等，進階升官，每人都有機會。因爲它是一個民主的軍隊，並且沒有基本的歧異，所以它易於保持嚴格的紀律。我在若干前線會到的成打的將軍，大部分是不識字的農民的子弟，他們知道的一切那是紅軍教的。幾乎沒有例外，紅軍一切軍官都是工人子弟出身。

第三，紅軍軍官和平民，都沒有經濟投資，所以沒有任何東西與他們對國家利益的獻身致力相

矛盾。焦土政策及壓制囤積居奇投機暴利等引起的個人財產損失，這種苦惱和他們無緣。第四，這是一支國際軍隊，俄羅斯人，烏克蘭人，烏茨倍克人，蒙古人，猶太人，喬治亞人，數十種民族的人都可以任它的軍官中發現。種族差別不能阻礙一個人的升遷。因為這一原則也適用於蘇聯社會，所以徵集的士兵都是文化程度很高的有智識的。

第五，紅軍曾在兩次不宣而戰的戰爭中（一次對日本，一次對芬蘭）獲得了戰鬥經驗，它的若干軍官曾在西班牙中國服務。這是一個年青的軍隊，深知自己的弱點，不恥於把這些序戰的教訓合併於自己的方法中。

然而，在物資，訓練，武器各方面，紅軍和一切現代軍隊并無多大差別。使它成爲勝利者的決定因素也許在這一切外在條件之外。據我在蘇聯所見的，結局決定的原因仍是那些在勢均力敵的戰爭中決定勝負的東西，那就是士氣，在最廣泛的意義上的士氣，那就是：影響并決定一個國家動員她的人力物力去克服生存危險的方法與方式。

在莫斯科之戰中，蘇聯有更好的士氣，在史達林格勒也如此，這兩次戰役決定了納粹的命運。在史達林格勒蘇聯人不把它叫做士氣，而叫做「堅定」。假若沒有相同的後方的堅定，假若蘇聯人民沒有集中一切在決定的地點生產出最大的槌擊力，那麼「堅定」及其一切犧牲也不會有什麼用處。

工業從佔領區的撤退，千萬工人的東運，烏拉爾中亞細亞新工業的建設，是蘇聯人民精力的功績，現在舉世皆知。縱已如此努力，蘇聯全部生產仍不超過美國自參戰以來增加的生產部份，那麼

甚麼東西使蘇聯憑藉這些東西創造了那樣多的事業呢？答案我已經在他處強調過了，就是：除了蘇聯社會生活物質生活所必需的最低限度的物資以外，一切爲了戰爭。

邱吉爾很正確的說過：「歷史上的政府沒有一個能擔當得起像希特勒加於蘇聯的一樣嚴重而慘酷的損害。」在邱氏這句話內，潛藏着對於紅軍軍事的答覆一個關鍵部分。因爲在戰線之內之後，到處都有蘇聯政府與共產黨的領導與指揮。對於這二者，你可以都不高興，但今天只有瞎子才能否認，紅軍的勝利是蘇維埃社會主義的勝利，是蘇聯計劃的勝利。假若他們失敗了，蘇聯也要失敗了。在那些最危急的日子裏，在莫斯科，在列寧格勒，在史達林格勒，在哈爾科夫，在諾伏羅西斯克。共產黨員與共產黨主義青年團團員到處都是組織與領導的前衛。他們成千成萬的死傷了。那麼，在經過了這些風暴以後，蘇維埃政權會被推翻嗎，它會自動地改變它的對內對外的政策嗎？

一一 蘇聯在『摒棄共產主義』嗎？

蘇聯走上了民族主義的道路嗎？工人與知識份子，農民與人民委員，軍官與士兵之間的薪俸，住處，特權的顯著的分化，又是怎樣一回事呢？過去，被認爲可厭的階級分化的象徵的肩章又被採用，又是怎麼解釋呢？爲什麼對教會採取了更緩和的態度？爲什麼男女分校？這是社會主義的背叛嗎？蘇聯又要擺回到『私有企業』嗎？

一般說來，似乎有兩派流行的答覆。第一派說，史達林沾污或放棄了共產主義，轉向右邊去

了。這派的若干人說，因為布爾扎維克已經變得保守，更和我們相似，我們可以和他們和平共居，這樣來解除銀行家及右翼份子的武裝。這派裏的反史達林主義者則利用同一命題證明史達林已經背叛了馬克思主義，是前進人士的危脅。第二派則以為，蘇聯是一個陰險的東方的啞謎，和納粹獨裁無所區別的獨裁制度。史達林是獨裁者，希特勒墨索里尼也是獨裁者，所以共產主義與希特勒主義是一件東西。對於民主，他們是相等的危脅。

這些意見都很荒謬。說法西斯主義和蘇維埃是一個東西，和說蘇聯是自由民主國家，一樣引人誤入歧途。很多人在理智上通曉這一點，但在感情上心理上不願這樣承認。在這些特殊集團之外的大衆，他們雖然震驚于蘇聯一切，顯然缺乏關於蘇聯組織和企圖的基本知識。不怕流於賣弄，我來重覆一下若干基本知識。

很多人因為蘇維埃共產主義的和納粹的方法之外表的相似，或者因為他們施用相似的工具，而做出了錯誤的結論。兩者都是一黨專政，祕密警察，「清除」反對份子，祕密控制報紙。但是，外科手術和殺人雖然都是用刀，社會却不認二者爲一事。在蘇維埃制度之下，犧牲者被認爲是特權階級，因為他們反對社會主義在蘇聯的實現，反對由生產工具私有而來的人對人的剝削，所以必須被消滅。在納粹制度之下，却公然說犧牲者是全世界人民，不只是猶太人與斯拉夫人，而是反對「亞利安」族對於世界的主宰的一切人；它并坦白的宣稱它是一稱最嚴厲的人剝削人的制度，生產手段限於一「種族」所有，并專爲所有階級謀利益。

簡明的真理也許在於，蘇聯自成一家，無可比擬。英國的魏伯夫婦叫做「新文明」，而它也確

實沒有比若干社會組織新觀念更難叫人接受的東西。在十八十九世紀時，美國也是自成一家，然而英國和歐洲的歷史家說她不能「長此生存」，人類是不「平等」的，沒有世襲的統治階級和貴族國王，是無法創造一個安定強大的國家的。

深信社會主義行不通的人，現在很多，在蘇聯的每一變化中，他們都找出了證明這一點的證據。若有惡點或失敗，那證明社會主義不能實行，若是成功呢，那是因為蘇聯放棄了共產主義。思想上的反對者則建立了恰好相反的一套結論，若有失敗，那是因為「正牌」社會主義已被史達林絞殺；若有成功呢，那是因為史達林主義還不能盡那唯一正教裏的每件美好的事物。

關於馬克思主義在蘇聯的實施的無數不同的意見，以及蘇聯的設施如何發揚了馬恩列寧的基本學說，這裏不打算討論，我要說的是，蘇聯戰時的變化是否代表一種對於推翻資本主義以來就在蘇聯演進的，他們稱為社會主義的經濟、社會、政治形式的背離。這個國家的最權威的定義，她的政府的目的與任務，可以在蘇聯憲法中找到，那憲法是一九三六年通過的。在甚麼方式下，它的原則近來被修改或放棄了呢？

我無意贊美或反對蘇聯憲法。我個人很喜歡生為美國人，不論變好變壞，我實願和美國一起試我的運氣，也許是因為美國對我總是比較好一點。我不願和蘇聯同輩的任何人掉換位子。除非我們抄襲俄國歷史和社會，我們不能在美國建立一個蘇聯型的國家；我想我們做不到這一點。但是這一切與社會主義在蘇聯是否行得通，毫無關係。假若你想知道上述問題的答案，你就不能忽略蘇聯憲法。這就像蘇聯人士想了解美國而不研究美國憲法一樣是傻瓜。現在我們來檢討一下它的基本要

點：

憲法第一條說：『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爲工農社會主義的國家』。第二條把『蘇聯的政治基礎』定爲勞動代表蘇維埃。憲法上沒一處地方規定蘇聯爲民主國，而定『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專政』。嚴格地說，憲法也沒有自稱建設共產主義。共產主義這東西在『國家衰亡』，『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千年王國實現以前，也許能實現，也許不能。

蘇聯現在是集中努力於若干容易實現的目標，憲法第十二條的規定說：『依據不勞動不得食的原則，勞動在蘇聯爲每個有勞動能力的公民的義務與榮譽事業』。現在蘇聯正在施行着的乃是『各盡所能各取所勞』的社會主義原則。由此看來，對於各種工作的不同報酬是明白的被承認着。薪金，住屋，穿衣，社會特權的差別，軍人與平民的特別標識，決不是憲法原則的背叛，也不是任何意味着返回資本主義的改革。

憲法第四條說：『蘇聯的經濟基礎，爲社會主義的經濟體系及生產工具和手段的社會主義所有制，此種經濟體系和公有制是在消滅資本主義經濟體系，廢除生產工具與手段的私有權及廢除人對人剝削的結果而確立的』。第四條并規定所謂『社會主義財產』是國家所有的財產（全民財產）或合作社及集體農場財產。近來的改革影響了這些基本事實嗎？自然沒有。

憲法第九條說：『社會主義經濟體系，爲蘇聯支配的經濟形式；同時法律許可個體農民及手工業者小規模的私有經營，但以基於個人勞動而不剝削他人勞動者爲限』。同時第十條得保證公民對其勞力收入，儲蓄，住屋和家庭附屬企業及個人消費品的私有權及其繼承權。這些基本原則也沒有

變更。

第十一條說：「蘇聯經濟生活，受國家國民經濟計劃之規定與指導，以期增進公共財富，逐步提高勞動者的物質文化水準，鞏固蘇聯獨立，并加強其國防能力。」

我們很容易發現，計劃性的實現是蘇聯成功的基礎，并且不獨生產與國防爲然。有一件事實，別國很少注意，那就是，雖然正對納粹進行全體性戰爭，一九四四年的預算中，教育事業支出比「國防力」的支出還多。據我所知，別的作戰的國家沒有這樣做的。

至少在上述諸方面的任何一點上有激烈的改變之前，我們不能懷疑蘇聯「資本主義化」。這裏不能詳細分析蘇聯憲法，但讀者應該知道憲法把蘇聯規定爲「加盟共和國的自由組合」，每國具有領土，自治區，及自治蘇維埃共和國。在若干方面像北美合衆國，但有一項重大區別，即蘇聯沒有在名義上及實施上限於一洲或數洲，還有一點不同，蘇聯的各共和國現在各有自己的外交與軍事機構及國內國外的外交軍事代表。

根據蘇聯憲法，國家最高權力機關是最高蘇維埃，它是由全國人民投票選舉的。它行使立法權，分爲兩院，聯盟院與民族院。最高蘇維埃每年開會二次，或臨時自行召集，它選舉最高法院，最高檢察官，及其自己的主席團。

主席團依人民委員會主席的提請，任命人民委員，人民委員會在事實上是蘇聯內閣，蘇聯最高立法機關執行機關。各共和國、自治區的人民委員會也是對人民選出的蘇維埃負責。

這就是蘇聯的憲法制度，這也就是現在實行着的制度。自然，在這制度的前後左右，有一個共

產黨。但是只有當你研究公民「基本權利義務」的界說，分析選舉制度的時候，你才能知道，共產黨的支配是如何鞏固的，這個制度又爲什麼和民主主義及別處的獨裁制度不同。我們現在就講這一點。

首先應該注意，在若干基本問題上，蘇聯憲法比美國憲法允許了更多的東西，它保證工人（不論階級及種族）有工作權及受取公平報酬權，休息權娛樂權，七小時工作日，疾病治療及养老金，免費的初高等教育。一般說來，這些保證在戰前，已經漸漸實現了。「爲適應勞動者的利益并爲鞏固社會主義制度起見」，憲法還保障言論，出版，集會的自由。

「蘇聯公民身體有不受侵犯的保障」，但它的意思是「任何公民，非經法院的決定或經檢察官的批准，不受逮捕。」因爲檢察官「不受任何地方機關干涉」，事實上服從於內務人民委員祕密警察的意志，所以這一保證對於那些和蘇聯立於反對地位的人，實在沒有多少價值。同樣的限制在實踐上也適用於住宅的不可侵犯及「通訊祕密」。

蘇聯的和美國的公民權制，另有五點重要的區別。第一點，蘇聯以財產的社會主義所有權爲基礎。美國人民權利法案禁止動用人民任何財產而不予以合法的補償，蘇聯憲法則堅持正相反對的原則——一切財產的社會化，除了我們已知的例外，它把那些以任何方法侵害社會主義財產制的人物定名爲「人民敵人」。

第二，蘇聯憲法保證「蘇聯公民，不分所屬民族或色種，在一切經濟，國家，文化及社會政治生活方面，皆有平等權利」，并規定一切種類的差別，以及色種或民族例外，仇恨或輕視的宣傳，

均受法律的懲罰。這一條（第一二三條）是嚴格的執行着。美國沒有這條明白詳細的保障，依照美國憲法我們不能處罰鼓吹民族仇恨或輕視的人士。這次戰爭證明這條的賢明，指示這一條的實現帶給了蘇聯以統一和力量。

『蘇聯婦女在經濟，國家，文化，及社會政治生活一切方面，均與男子享有同等權利。實現此等婦女權利的可能，有婦女與男子享有同等工作，勞働報酬，休息，社會保障及教育等權利，國家對母性及兒童利益的保護，孕婦保留瞻養的休假，與夫廣大的產科醫院，托兒所，幼稚園網等爲保障』美國憲法上沒有這樣詳細的保障。

蘇聯在『放棄』兩性平等的原則嗎？雖然有生理上的區別，今天蘇聯的婦女做着男子的一切工作，她們有在工廠農場工作的相同的機會，在男女合校的高等學府裏有與男子相等的爭取獎學金的機會。初等學校男女合校一事，并不剝奪婦女權利。很明顯的，所謂權利平等并不是在一切場合一切方面具有一模一樣的權利的意思。

第四點區別。美國權利法案禁止國會制定法律尊敬任何宗教制度，或禁止宗教自由，『而蘇聯憲法則規定『教會與國家，學校與教會均行分離。一切公民均有舉行宗教儀式的自由和反宗教宣傳的自由。』加圈的地方指示蘇美兩國的不同，在美國『宗教自由』使得教會能够干涉若干世事，如教育，報紙，商業與政治。注意，蘇聯沒有允許教會及教士以任何權利，甚至沒有舉行『宗教宣傳』以反對『反宗教宣傳』之自由。

對宗教的態度在基本上改變了嗎？莫非正教大主教的恢復意味着國家與教會聯盟的復活嗎？

我在莫斯科的時候，不只希臘正教的大主教爲紅軍祈禱，猶太教回教都是如此，并號召信徒去殺死侵略野獸。他們都把史達林叫做「上帝的使者」。蘇聯報紙大量登載這些文件，承認他們提高愛國熱情的力量。同時對於宗教的攻擊實際上也停止了。

共產黨在戰前已經緩和了反宗教運動，調查指出幾乎半數人民仍然信仰上帝，這事頗使他們吃驚。將來的希望使千百萬失却了一切的人民。更容易忍受他們當前的苦難。政府承認這種保證的精神價值，爲要了求年長的人民的全力合作，他們軟化了對教會的態度。

應該記得，這種讓步是在把宗教權力肅清於世俗之事以外之後才做的，無神論仍然在學校裏講授着，據我所知，年青的一代是百分之百的無神論者。我不知道，名實究竟如何相符，但教會已不再是一個經濟勢力，它再不能控制或影響人民的生活，再不能威脅社會主義制度了。所以，假若克里姆林現在對教會更仁慈一點的話，那是因爲它可以毫無恐懼的利用它作爲政治工具了。克里姆宮不是不曉得莫斯科大主教的友誼的價值，也不是不知道它有拉攏鄰國——希臘，土耳其，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南斯拉夫，捷克，波蘭，波羅的海的諸國——正教份子的用途。

我們現在論到第五點，也許是最基本的區別了。美國聯邦憲法不承認任何政黨，它也不規定選舉人的定義。這些事由各州自行決定。然而蘇聯憲法一方面承認人們有組織各種公共組織之權，却只承認一個政黨，憲法第一二六條說，「勞動階級及其他勞動階層中最活動最覺悟的公民，則加入蘇聯共產黨，它是勞動者力謀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制度的先鋒，是勞動者各種社會和國家組織的領導核心。」

憲法又進一步規定蘇維埃候選人只能由共產黨組織及「職工會，合作社，青年團體，文化團體等社會組織及勞動社會」提出。後者的會員達千百萬，而且若干較低及若干的高級的蘇維埃位置是由無黨無派的被選舉者擔任。但因為「共產黨是這一切組織的領導核心」，所以事實上，共產黨不贊成的候選人，很難當選。

這樣一來，國家的指導權就落於四百三十萬共產黨員及候選人及（在更淡的意義上）一千五百萬共產主義青年團員手中了。這樣一來，憲法就建立起共產黨的超級勢力了。這樣它就能澈頭澈尾的控制蘇聯了。

負責任的共產黨都不想掩飾這一事實。魏伯夫婦在其巨著「蘇維埃社會主義新文明」中引用史達林的話說：「在蘇聯，在這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度，沒有共產黨的指令，蘇維埃及羣衆組織不能決定任何重要的政治問題及組織問題。在這種意義上，我們可以說，無產階級專政在基本上是無產階級指導力量的專政。」

那麼，作為蘇聯的最高領導機構，共產黨的政治局不僅指導國家的社會經濟生活，還指揮着武裝部隊，那是現在蘇聯最大的「羣衆組織」。若干人猜想，戰爭創造了一個與黨分離并與黨對立的「軍隊領導權」。然而事實如何呢？像紐約前鋒論壇報記者凱爾所說一樣：「在戰爭期間，軍隊指揮機構上，曾有若干變化。不僅軍隊沒有打進政治領導機構，政治領導權反而打進了軍隊。戰爭爆發之時，政治局十四委員之中，只有一人有軍籍，現在五個委員穿起軍服了。」并且到處你可以發現黨組織的領導者具有相當的參謀或指揮階級。

前述一切似乎可以答覆蘇聯是否忠於憲法所說的『社會主義國家』的約言。在大體上，她是身體力行的。『俄羅斯愛國主義的復活』，及歷史人物與制度的讚揚，也沒有放棄聯邦的基本原則。在戰爭期間，報紙不應忽視，由俄羅斯歷史及文化所引起的強烈的熱情，這本是很自然的。說到最後，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本身，就佔有全蘇聯五分之四的土地及五分之三的人民呀。

若干人沒有注意到的是，其他各聯盟共和國的『國家主義』，在他們本國之內也是一樣的被讚揚，愛國主義與保衛蘇維埃祖國變成一件事了。這些相信『俄羅斯愛國主義』代替了共產主義的人們，因為他們忽視了這件事，在一九四四年二月，頗有點立脚不穩了。在這一月內，蘇聯最高蘇維埃會議決定給聯盟共和國以更大的自治權，這一變化為蘇聯與世界各國的，特別是與其鄰邦關係展開了廣大的前途。

三 重建大陸

雖然蘇聯佔有世界六分之一的面積，但在過去，很少美國人以爲她是我們產物的一片大市場。也許這是因爲我們太多的人是看那種地圖，那上面把蘇聯標爲啞謎。但是現在住在那裏的那些『怪人』好像也是有知識的人了，也有一般顧客的正常的慾望了。在希特勒於敗潰過程中毀壞了大部分剩餘以後，她們將需要一切東西。

我不想在這裏論辯，多少天便可以在社會主義針尖上跳舞，也不想削減蘇聯作爲我們戰後經濟

一因素的意義。只要我們有蘇聯建設所必要的東西，很明顯地我們能夠而且還要『和史達林做生意』。但是請留心決定蘇聯市場的大小與性質的，不是消費的私人或某一地區某一集團希望從我們購買的東西，而是國家計劃需要來實現建設計劃的東西。

在這一點上（這就是基本的），蘇聯政策毫無變化。蘇聯計劃委員會心目中的蘇聯全國的各種需要，規定着外國貿易在蘇聯重新建設中的任務。從表面上看來，這些需要是碩大無朋的，但蘇聯要在一種方式下解決這個任務，這種方式要能保證在資本主義包圍中建設社會主義的蘇聯最迅速的獲得『技術與經濟』的獨立，這在過去是蘇聯基本原則之一，如今也是。

除了西部的廣大的破壞以外：蘇聯戰前的工業裝備已經殘破了。保養與正常的替換被忽視了，一切機械擔負了過重的工作，很快要變成無用或毫無價值了。在修造中的港灣碼頭被毀滅，或者停工修築了。紅海軍與商船需要速迅的復原，因為蘇聯決心成爲與其海岸線長度相稱的海上強權。

到處的公共建築都陷於失修狀態中。除了作戰努力所必需的以外，一切新的房屋建築自一九四一年七月以後都停止了。必須進行大規模的修補，使現在未倒的房屋成爲可以居住，更必須建造千萬的新房屋使那些現在住在洞內的人民居住。一切人的衣服都已破爛或正在破爛。因爲兩年以來，除了軍服，沒做衣服，千萬的人民在他們唯一的鞋上裝填紙底。

當戰爭完結，蘇聯把其殘破的慘狀公布之時，蘇聯人民對於其艱苦的前途作何感想呢？對於那些在二十年間拚命工作以求建設豐裕的社會主義祖國的四百萬中年男女，對於那些懷着經濟自由的允許而屈從於集體主義的數百萬老年人，前途是更多年月的苦工與勞動的忍受。他們勞動的報酬，

若非戰爭，是要爲他們帶來豐裕生活的，然而現在被毀於戰火了。對於更老的人，前途一定是陰暗的，他們知道，他們這一生不會再趕得上豐裕了。但至少在蘇聯青年之中，極少失敗主義，而是充滿了希望，重建復原主要的也是青年的工作。他們的革命的長輩已經使他們深信，慘淡經營一件像他們父輩作過的事業才算是驚人呢。

『我們中間也會有巨人的』，共產主義青年團眼睛發光的高聲大叫。

莫斯科的外國觀察家常常猜測，蘇聯恢復戰前狀況需要多少時間。我們的估計，從十五年到三十年不等。但是和我會談過的蘇聯人士則比較樂觀。他們認爲這比第一次大戰以後的重建工作將更容易。若干共產黨員告訴我，單說，恢復戰前工業生產水準的話，有五年就夠了！

『我們的問題不會像第一次戰後或內戰以後一樣的困難』，一個俄國人告訴我。『那時生產全部麻痺，分配全解體了，我們的工廠很少，其中只有很小一部才是重工業。我們的技術人員和熟練工人都很少。戰爭滲透了一切地方，飢餓蔓延於各地。高加索，烏克蘭，頓巴斯，烏拉爾，西伯利亞，伏爾加，都打過仗，全國無一片乾淨土。從混亂中建立秩序，就費了我們七年的時間。』

從這個角度來看，那時的情形是更壞的多。現在蘇聯的大部分土地沒有遭受戰火，若干強大的生產基地仍然完好無損。其中若干的建設會超過敵人在他處的破壞，生產方面曾經獲得增加。還有一點很重要：二個五年計劃都着重生產工具的發展。生產工具佔全部產物的百分之六十以上——這恰好比第一次大戰時多十二倍。在一九四一年，機械製造等於全蘇工業生產的百分之二十五。最後這一點在對德戰爭中祕爲重要，在將來的重建中，同樣也要起重大的作用。

礦業與農業的新資源已經開發，當蘇聯再恢復其失地時，在這些方面將比一九四一年更富足。若干落後地區農業的機械化已經完成了。戰爭雖然破壞了千萬的鐵道建築，設備，營運材料，它也促進他處的鐵道建設。當戰爭向西移動時，交通方面的破壞因為事實上的需要，都很快的修理完好。在這件事上，美國援助有第一等重要意義。以前是遭受干涉與封鎖，現在蘇聯得到幾十萬萬元的租借物資，其中相當一部分是永久建設之用的價值的。

『不要忘記，我們這次是勝利者。』一個蘇聯經濟學家向我說，『戰勝國比戰敗國的重新建設，要快得多。德國人曾經利用歐洲奴隸勞動來消耗蘇聯。當和平回復我們重新建設時，我們將有很多工作要他們做。』

沒有人能夠預知，能有多少德國勞動剩下來為蘇聯重建之用，但莫斯科利用德國勞動的願望說的已經很明白。著名經濟學家瓦爾加（他常代表克里姆林宮發言）估計，為了賠償希特勒加於蘇聯的損害，需要一千萬德國工人，一天二十四小時，工作十年。在賠償上，瓦爾加提議廣泛的使用德國勞工，據他估計，同盟國一切要求加在一起的話，賠償數目可以達到二六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在利用戰爭罪犯之外，蘇聯也許把若干德國工業遷移到本國，雖然蘇聯曾否認過有任何消滅德國工業的意圖。很可能地，蘇聯國家計劃局已經決定對德要求的賠償數目，及償付賠款的方

式。

這就使我們看到了，今日蘇聯恢復的準備與能力與第一次戰後蘇聯情形的最大最驚人的不同。這都是蘇聯計劃經濟的結果。

四 蘇聯的下一個計劃

蘇聯戰後一代人最大的遺產是一個安定的政權，它有豐富的政治經驗，熟練的技術，目標明確，并有充分的工具。現在已經再沒有待肅清的階級了，不再有大規模的內戰了。有組織的國內反動派也沒有了。

雖然戰場死傷及納粹恐怖下的犧牲者為數極多，蘇聯將能動員比列寧在一九二三年指揮的更多的熟練工人和技術人員。蘇聯現在比戰前擁有更多的熟練工人一事之所以可能，是由於一種教育制度，這一制度把列寧時代百分之六十的文盲減為今日的百分之五。

就在戰前，蘇聯大學中百分之四十以上的學生已是女生，因為多數男人從軍入伍，現在大中學校的女生據說超過學生總數的一半。這些婦女很大一部分要成為技術人員。官方公布，一九四三年畢業的醫生，百分之八十為女性。在科學家和工程師中，女性的比率也很高。

我已經解釋過，蘇聯教育制度如何把全國青年變成熟練技工。據蘇聯高等教育司長奧果左夫說，七萬五千個工業、交通、運輸工程師，醫生，農場經營師，其他專家在一九四二年畢業了。一九四三年的數目更大。這樣看來，蘇聯戰後不會需要外來的工程援助，至少不會像以前一樣的需要。權威方面告訴我：『我們僅僅需要進步專家在美國戰時最新發現的技術方面，給我們少許的幫助。就在這方面，蘇聯人士也要自己來幹。他們現在準備了千百的優秀人員送來美國深造。其先鋒早他一九四二年就到達了。』

領導我訪問幾個學校的是一個共產主義青年團女團員，名叫費婭，二十二歲，美艷豐滿，溫柔能幹。但過了一些時候，我才知道她是一個目不識丁的農民的女兒，完全靠了獎學金受高等教育的。她是一個工程學生，曾為莫斯科新地道車設計過地下車，曾協助建築首都之外阻止德國坦克的防禦工事。

我和費婭和若干年青技術學生暢談過幾小時。從這些說話中，我得到關於現代蘇聯的兩個有力的印像。一個是，一般知識青年，除了自己的能力限制他的工作以外，幾乎全不知道更有任何障礙。對於自己擔負責任的能力，他很有信心。這些蘇聯青年要求擔負責任！第二，因為蘇聯依靠最廣大的羣衆來創造專門人才，所以蘇聯政府不怕這次戰爭會『流盡她的最好的血液』，『犧牲了她的不可代替的領袖』。

處理這些任務的時候，蘇聯政府仍將採用以前五年計劃採用的原則。房屋和其他的人類需要自然不能全然不顧，但是一切重工業的裝置和發展，必然佔第一位。諸如：鍊油礦冶企業的恢復，動力廠和鋼鐵廠的建立，生產工具工及業交通工具農業機械工廠的建設等等。

政治局的謝爾巴科夫告訴我，蘇聯從美國購買的輸入品中，『製造機器的機器』比一切東西都有優先權，雖然在最初一二年內她們也需要一些消費物品。

但是（蘇聯人說）一旦戰爭結束，現有的輕工業能夠迅速適當地滿足食物，衣着，傢具與個人用品等需要。謝爾巴科夫說，那時要更廣泛地獎勵工業合作事業。很明顯地，輕工業的新部門要開放給工業合作的組織，特別是開放給解甲歸田的戰士，那時並將允許相當廣大的分開市場。因此，

個人創造力可以得一線新的生機，雖然蘇聯的工業合作基本上也像其他一切事物一樣是國有營業。雖然是在戰時，第三五年計劃的一大部分完成了：第三五年計劃的設計本以滿足戰時需要爲目的，這一事實使它能夠符合於它的基本原則。這些基本原則，據我在莫斯科所知，概括如下：（一）盡可能把生產力散布於全蘇聯的領土上，工業設立於靠近原料及消費的地方，以便平衡全國經濟的發展并免除不必要的運輸，（二）注重落後地區及蘇聯邊疆的發展。

在實踐上，這等於說把新建設集中於蘇聯的東部與南部。譬如，四分之三的新鼓風爐要建立在烏拉爾與西伯利亞。一個足夠滿足全區要求的包容一切的礦冶中心要在遠東興起。第二巴庫要在烏拉爾與伏爾加間出現。這些目標在事實上都已完成了。

一天我問一個曾在美國住過幾年的中年共產黨員：『在開創前途上，你以爲蘇聯比美國在那一點上條件更好？』

他立時回答道：『在於蘇聯對國家經濟計畫的毫無異議的接受。這是一個重要因素，它將幫助我們在數年之間恢復起來。我們必須重覆的注重這一點，因爲它表示着蘇聯沒有互相矛盾的利益來擾亂戰後經濟的合理的發展。』

換言之，在蘇維埃制度之下，有一小羣萬能的人物，他們能決定造多少火車頭，建立多少電力廠，造多少播種機，多少針頭。他們能決定斯威德洛夫斯克需要多少工程師，塔什干需要多少醫生，雅庫茨克需要多少馴鹿，而且把他們放在決定的地方。

蘇聯也沒有尋求外國市場的有力的集團，因此也不需要把若干不同的力量納於一個貿易政策之

中。這裏只有一個利益：國營貿易。史達林稱這爲「蘇聯政府不可動搖的基石之一」。蘇聯在國境之內具備建立現代強國的一切東西。沒有一個人能由貿易獲利，國家壟斷的目的也不是爲了增大或減小進出口物資。國營貿易的目的只是輸出足夠的物資以便平衡進口貨，這進口貨是某一時期蘇聯爲加強自身經濟獨立的需要的。

蘇聯對外貿易的特性在恐慌年代一九二九——一九三二年中，很有特色的表現出來。全世界貿易減少百分之二十五，蘇聯的進出口貿易却增加了百分之二十六，這完全是因爲蘇聯計劃需要它。以後世界貿易增加了，但蘇聯的進出口却減少了三分之二。

在第一五年計劃期間，蘇聯輸入很多母機及化學工業與電氣工業的設備，她必須輸出物資換取外匯。以後，蘇聯重工業已能生產她所需要的大部分機械了。因此在戰爭之前，蘇聯停止了輸出原料和農產品，反而輸出工業產品與機械。若干這類輸出品才第一次用來平衡進口的「奢侈品」。這表示出，自給自足及「技術——經濟獨立」的完成不就是絕滅了蘇聯當作外國商品市場的作用。

在戰前，蘇聯從美國買的東西比從任何別國都多。那時這并不算美國貿易中的一大項目，在最好的一九三八年，蘇聯購買總值六九·六九一·〇〇〇元，那比菲律賓，中國，加拿大的購買額都小。然而至一九四四年一月，美國對蘇租借物資已達四·二四三·八〇四·〇〇〇元。

但是，據「戰爭與工人階級」什誌指出，我們不能由此結論說，戰爭是促進美蘇貿易唯一法門。一九四四年二月，這克里姆林宮代言者宣稱：「對蘇貿易在將來必對英美加及其他國家有利。假若以正當態度來處理貿易問題，蘇聯可以成爲其他國家不能做到的廣大而安定的市場。但很明顯

吧，蘇聯進口的大小與結構，要相當地看對蘇聯借款的大小與條件而定。」

莫斯科的蘇聯人士堅持說，假若美國對蘇給予長期低利借款，并使蘇聯能對美輸出至少足以償付利息的貨物，蘇聯可以成爲美國的廣大而有利的市場。他們說的自然不是處常之道。關於租借物資的償還問題，蘇聯與別國的地位，尙無官方文件提到，史達林告訴納爾遜說美國將獲得貨物償還的傳說，也全屬子虛。我把此事問於納爾遜，他回答說：

「當我在莫斯科與史達林談及戰後美蘇交易時，史達林說，蘇聯政府所簽訂的任何有關戰後復原的義務，將要安全履行。這一聲明後來被美國報界誤解，認爲一樣包括戰後及戰時的租借。從此以後，我曾幾次努力說明，史達林的聲明是專指戰後貿易而言的。」

在將來和美國的商務問題上，史達林大概要作最後決定，但他要主要地要依靠一個矮小而才華艷發的亞美尼亞人的建議，這個人不久也許在英美要獲得更大的名聲。他就是米高陽，蘇聯對外貿易人民委員長。米高陽在蘇聯名望甚盛，因爲他組織蘇聯食物工業異常成功，食物定量分配制因而取消。除了莫洛托夫之外，他是政治局中唯一訪問過美國的人。由於歷史的原因，政治局的其他人地位比他高，就目前論，他又被軍事明星遮暗了，然而很多人認爲米高陽可能是史達林的繼承者，假若史氏爲了任何理由而脫離政治舞台的話。

據說米高陽在決定蘇聯的十五年計劃上貢獻很多，這十五年計劃是恰在戰前設計的。它預示了蘇聯工業的若干廣泛的改組和技術進步，生產各部門都因此獲益甚多。這計劃大概就是現時已在執行的蘇聯重新建設計劃的藍本。這一計劃保證，在一九六〇年以前，蘇聯在每一生產部門上追及并

超過美國。雖然經過了一場戰爭，目標和時間大概仍然未變。

五 蘇聯心中目的美國

一九四三年冬，當時美國駐蘇大使斯丹德雷宣稱，蘇聯人民「沒有被告知美國援蘇的事實」，被欺瞞着不知道美國在戰爭中的重要性。

有些人以蘇聯政府敵視美國來解釋這一事件，另一些人則在其中尋找美國的反蘇企圖。然而事實反而更簡單一點。斯丹德雷深信美蘇兩國之間如有以更充分的了解為基礎的合作，世界可望長期和平。他只認為當時恰應擴大水閘的缺口，以便知識之流可以大量放出。他選擇了單刀直入的方法，然而與美國的印象相反，蘇聯官場并未因此特別煩惱。沒有人比史達林更喜歡直來直往了。克里姆林宮曉得斯丹德雷并無其他動機，在這件事之後，美蘇間意見與情報的交流，很明顯地增進了。

然而斯丹德雷所追求的并不是交換消息而已。他和軍事參贊幾個月間企圖從蘇聯獲得若干軍事情報，沒有成功。他想我們至少應該知道我們的飛機坦克如何了，但在這方面，他的抗議也沒有效果。蘇聯不願透露軍事情報給我們的理由，在於對外國人不信任的悠久的傳統，這在帝俄時代已可以看出，自革命以後更其加甚了。這一態度不能因租借法案而立即改變，然而斯丹德雷相信它終必可以改進的。

美國的反蘇報紙無疑地仍在加強這種不信任與猜疑，繼續激怒蘇方感情。蘇聯不能確知有多少

美國人和他們具有相同的觀點。塔斯社把一切反蘇的評論拍回國去，每個重要的共產黨領袖都讀它，雖然並不發表在報紙上。

蘇聯新聞政策着重國內事件，此外一切事情幾乎都不刊載。四五種全國性的報紙供給着人民知道的一切消息，每家只有四張，紙荒很嚴重，只在最後一張才登有外國消息。很明顯的政府希望人民情緒集中於打敗敵人一點上。羅斯福總統的演詞是全文刊出，斯退了紐斯的租借法案執行報告，若干公報及重要政治事件也被廣泛的報道。

若干美國電影比蘇聯電影還受歡迎。他們從電影上得到他們所知的美國生活最生動的印象。德萊塞被認為是大藝術家，海明威對於蘇聯作家有很大的影響。然而他們還不如辛克萊更流行。馬克吐溫著作的譯本現在印到四百萬本，賈克倫敦已經快賣到七百萬本了。蘇聯人民既然能看到這些美國文學作品，我們就不能說，「除了宣傳品以外，」蘇聯人民不准閱讀任何關於美國的書籍。自一九一八年以來，蘇聯出版局出版了八百餘種美國書籍的譯本，另外還有十三個美國作家的全集。

列寧圖書館有很多美國技術雜誌。蘇聯崇拜近代技術，認為美國是世界工業科學的教師。每個工廠經理的野心是他的工廠被認為具有美國效率，這一點也可說是蘇聯工業化的大目標之一。我訪問過的技術學校主要地用美國教科書。因為蘇聯誠懇地希望借用我們的工業經驗并利用美國最新的機械，現在小學已開始學習英語。蘇聯人士稱讚美國一切種類的產品，夢想着他們能夠購買或能仿造的那一天。他們看了美國人民現在仍然吃穿的各種東西之後，他們不能相信我們是認真的在打仗。蘇聯人士夢想着到美國一游。赴美游學的獎學金，被激烈的爭奪着。每個從美國回來的人被他

的村人仔細的詢問着。

關於美國資本主義的官方馬克思主義的解釋，現時是有一種改變。十年以前，美國資本主義被認為已瀕崩潰，現在蘇聯經濟學家則同意說，它還有相當長的壽命。這一改變的主要原因無疑的在於資本主義國家在反蘇戰爭的最重要的試驗中和社會主義國家的合作。現在再堅持兩個制度不能長久共存的說教，簡直是愚蠢了。

一次我問謝爾巴科夫說：「美國這個最大的資本主義國家在反法西斯帝國主義戰爭中支持社會主義的蘇聯，從馬克思主義觀點說來，這不是俄國革命以來最重要的歷史事件嗎？這件事實本身不就是列寧在帝國主義論中預言的歷史發展的重大的修正嗎？」他的答覆是立時的毫無保留的承認。另一次我和尤金共渡一個下午，他是蘇聯國家出版局局長，優秀的經濟學家。他說：「現已證明，馬克思主義裏沒有任何東西阻止進步的資本主義國家在經濟文化方面和蘇聯密切合作。」

馬克思主義從未否認，和封建主義相比，布爾喬亞民主是進步的。但蘇聯人民同時仍然認為蘇維埃社會主義是經濟組織的最高形式。他們估計資本主義國家會再次發生經濟恐慌及失業與蕭條，他們認為英美反動勢力可以重佔上風。尤金對我說：

「馬克思主義固然不禁止蘇聯與資本主義合作，但我們不信美國政府業已準備作這類的行動，或有任何機構來執行它。你看一下今天報上的消息吧。我指的是，美國國會又拒絕了美國總統限制個人收入為二萬五千元的提議。一個在戰時反對這樣提議的國會，如何能在平時付與總統以世界設計工作的大權呢？」

不管他們如何不喜歡蘇聯的制度及行動，然而曾在蘇聯住過的美國人，無不稱讚蘇聯人的天才，無不喜歡并美讚他們的爲人。雷肯白克告訴我：「蘇聯人民是我們一類的人，比起一切歐洲人來，他們更像美國人一點」。一般說來，蘇聯人民也喜歡美國，至少，在一切資本主義國家人民中，他最少猜疑我們。

很幸運地，我們和慕尼黑時代沒有關係，對於慕尼黑的怨恨仍然使英蘇之間不無猜疑。整個說來，蘇聯人士認爲我們是較不邪毒的外交家，比較坦白真誠，然而也天真，容易被英國人領導着走。他們仍然害怕英美聯盟反對她。羅斯福總統在德黑蘭會議中的言行對於這一印象的矯正，大有功勞，但是如要澈底消除蘇聯根深蒂固的這種猜疑：還需要更多的德黑蘭。

當你在不談政治互相信任的場合上遇到蘇聯人士時，他們真的比其他歐洲人更像美國人一點。我們兩者都喜歡開門見山，我們都是感情流露的民族，好吹牛，也都喜愛驚人的偉舉。蘇聯人士心胸豁達，不像若干歐洲人的小心小氣，在小事上滿不在乎，在大事上則堅定不移水火不辭。這一切在多數美國人心中都能引起共鳴。

共產黨員認爲蘇聯的社會制度比我們的好。但是現在沒有一個人夢想用武力推翻美國制度。蘇聯人士滿意於史達林的原則，它認爲證明社會主義優於資本主義的最好方法是在蘇聯國境之內使社會主義獲得輝煌的成功。

我相信，蘇聯人民及共產黨員最不希望的事情是和美國打仗了。除了意識方面的差別以外，我們之間沒有任何戰爭的傳統原因。我們沒有領土糾紛，兩國在原料與資源方面都可自給，又不是爭

奪世界市場的敵手，蘇聯不想大規模輸出，反而需要我們的機器，并有償價的辦法。蘇聯人民才會對美作戰的情緒極爲強烈明顯，縱然有一個政府企圖引導蘇聯人民對美戰爭，那也一定失敗無疑的。只有當美國軍隊侵略蘇聯的大陸領土或具有重要意義的邊疆時，蘇聯人民才會對我們作戰的。

六 蘇聯需要甚麼

蘇聯戰後主要任務是重新建設，爲要完成建設，長期和平是不可少的條件，而且經驗已經告訴蘇聯，和平就是安全。他們決心使邊疆免於被侵略的威脅，不只今天免於威脅而已，若干蘇聯人士告訴我，「至少要五十年」免於威脅。這是蘇聯外交政策的第一個目的，在歐洲如此，在亞洲也如此。

恰像我們希望靠近美國的是親美的政府而不是敵意的政權一樣，蘇聯也希望沿她的邊界是友好的政府。但他們對於不安全懼怕比我們更甚，因爲她沒有內洋或一個英法海峽保護她，她的鄰邦又不是根本上無力侵略她的國家。假若美國的邊界上幾十年來都在打仗，兩次大戰犧牲了我們二千萬人的性的話，我們必定也要採取堅決的步驟，防備戰爭再度侵犯我們了。

蘇聯領袖相信集體安全制可爲和平發展提供最好的環境，我以爲這點毫無可疑之處。這次戰爭之前很久，蘇聯已曾企圖建立「和平不可分割」的原則。李維諾夫提議組織歐亞反侵略戰線並實施集體安全方案加強國聯，如此努力達數年之久。全世界都知道，英法的回答是對法西斯主義實行綏靖政策，因而引起戰爭。更不應該忘記，美國國會拒絕承認國聯，拒絕在威爾遜圖劃的歐洲新地圖

上維護和平，并退回到孤立正義的狹洞裏去。

對於消滅戰爭，控制戰爭原因的諸種方法，英美政府執行的願望與能力如何，蘇聯仍在懷疑。在看到相反的足以使人信服的表現以前，蘇聯仍將以自力保衛自己，反對第三次戰爭，再度打斷她的內部發展。至於保持世界安全的具體建議，蘇聯領袖說，他們很樂於參加實行。我們必須承認，直到現在，他們已經負起我們提議和他們分擔的一切責任。

蘇聯被侵以後，她簽字於大西洋憲章，宣稱決無擴張領土的意圖，承認從軸心桎梏下解放國家的自決權。一九四三年十月莫斯科三國會議確定了英美蘇三國把戰時合作延入和平時期的決心，討論了『經濟合作及全體和平的保證』。它預言了戰後『一般安全制度』，除了爲宣言中共同同意的目的並『互相會商以後』，保證聯合國軍隊不佔領別國領土，並預約以後談商戰後裁軍問題。

在一九四三年底的德黑蘭會議上，三大領袖『形成並決定了我們的戰時以及平時共同政策』。三大領袖說：『我們毫無保留地承認落在我們及聯合國家肩上的崇高責任，建立一個能獲得全世界人士稱讚的和平，在未來的若干年代中驅逐戰爭的殘酷與恐怖。』他們並且檢討了『未來的諸問題，宣布他們把世界組成爲民族國家的大家庭』，消滅『暴政，奴役，壓迫與剝奪』的決心。

除了這些宣言以外，史達林在若干場合重覆指陳蘇聯不作擴張領土企圖的堅定決心。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他宣稱：『我們沒有奪取領土或征服其他民族等戰爭目的，也不能有這種目的。不論是歐洲或亞洲的領土與人民，這裏也包括伊朗在內。……我們沒有強加我們意志及制度于斯拉夫民族或其他歐洲被奴役的民族的戰爭目的，也不能有這等目的。我們的目的只是幫助這些人民從希特勒暴政

下求取解放的鬥爭，使他能够完全自由地在他們的土地上安排他們的生活」。

一九四四年四月，紅軍進入羅馬尼亞時，莫洛托夫重新確認這一原則，「蘇聯政府宣布，她無意佔取羅馬尼亞的領土，或改變羅馬尼亞現行社會體制。」

莫斯科與德黑蘭兩會議對於其他問題作了甚麼具體決定，現在還不能說，但這一點好像不錯，即三國業已同意三大國固然不利用戰爭擴張邊界，然而任何一國也不放棄在簽字於大西洋憲章之前即已確立的領土主權，當邱吉爾宣稱大西洋憲章不適用於印度及在大西洋憲章發表之前獲得的一切英國領土時，他早已在範疇的意義上指出這一原則了「蘇聯也同樣地強調他們一九四一年六月以前的疆界無可更改，大西洋憲章以確切的字句承認「一切民族有選擇生存於其下的政府形式之權」，希望「一切被強制剝奪了自主權的民族恢復其主權」。這些字句是很籠統的，但除非一切國家都重新劃界一次，那就必須承認憲章之前的邊界為有效。但是若干美國評論家顯然以為蘇聯保持其在希特勒侵入波蘭及希特勒侵犯蘇聯之間獲得的若干邊疆領土，是違反大西洋憲章的精神，這些批評家以為蘇聯應該重新組織波羅的海諸國，把烏克蘭一部歸還波蘭，把比薩拉比亞歸還羅馬尼亞。

這裏不能詳細分析互相反對的領土要求的正反兩面的理由。比起蘇聯全境來，她們是很少的，但是具有重大的軍事價值。我們還必須承認，世界上還沒有一個邊界問題是依照理想的正義原則決定的。但在這裡可以承認，蘇聯要求這些地區的理由，是和美國（假定在和墨西哥互相爭奪的情形下）要求得克薩斯，新墨西哥，加利福尼亞一樣的有力，或者比英國對於英帝國的若干部份的要求還更有理由些。

在羅馬尼亞乘布爾希維克政權軟弱割取比薩拉比亞以前，它爲俄國領土已經一百年了。波羅的海諸國也是在相似情形下被德國割裂去的，在德國失敗以後又被協約國割攫去。凡爾賽會議把他分爲三部，復活了死去已久的立陶宛，創造了兩個歐洲地圖上從來未存在過的新國家。拉特維亞與愛沙尼亞。這一精巧的方案是爲了創造一個「反蘇的緩衝地帶」的，她們是公開被用來阻斷蘇聯到波羅的海的出口的。她們都建立了反蘇親法西斯的政權，這些政權，像羅馬尼亞一樣，也不給人民以自決權。

波蘭的統治者也一樣。但波蘭沒有對蘇作戰，而疆界問題更其複雜。事實上，「波蘭問題」煽動了美國這樣多的一部份人，以致有一批人實際上形成了一個反蘇集團。

在戰前，波蘭和芬蘭一樣，有好幾代是沙皇俄國的藩邦。在這之前，邊境的權力有時在波蘭人或德國人手裏，有時在俄國人手裏。幾百年以前，波蘭人曾侵入俄國，遠至莫斯科，並且在短時期內統治過莫斯科。芬蘭人和瑞典人曾有一個時期是整個聶伯河谷主人。在革命以前，俄國共產黨人答應波蘭和芬蘭兩個獨立。實際上，波蘭的形成，是帝俄及德國的失敗之後，由協約國支助，而由貝當元帥指導的波軍勝利的結果。

共產黨面對着內戰和協約國的干涉軍，爲了求得一個「喘息時間」，訂了一個條約，那條約給「白色」波蘭統治白俄羅斯和烏克蘭的許多地方。這區域遠在一個協約國委員會早先所定的界綫以東，那界綫是協約國爲限制波蘭的異端影響而決定下來的，由於寇松爵士是主要的倡議者，那條界綫就叫作寇松綫。在這被征服的區域裏，波蘭人實際上只佔極少數，絕大多數是白俄羅斯人，烏克

蘭人和猶太人，但蘇聯繼續尊重這條界綫，直至希特勒侵入波蘭，在英法綏靖主義和美國孤立主義的始終協助之下，在凡爾賽條約的機構上抹上最後毀滅的一筆爲止。

賽得注意的是兩次大戰中的英國首相都贊成蘇聯在波蘭的行動。邱吉爾認爲寇松綫爲「蘇聯安全所必需」。勞合喬治則更有力的支持它。他說：「德國的侵略是要吞併那些大多數人民在種族，語言，傳統上都是波蘭的省份，紅軍進入的領土則不是波蘭領土，那些地方是第一次大戰後不願當地居民激烈的抗議與武裝反抗被波蘭合併去的。波蘭烏克蘭居民和蘇聯烏克蘭的居民，是一個種族，說同一的語言，——白俄羅斯是因爲波蘭對蘇戰勝而割取來的。」

當一九四三年，在許多挑撥性的文件出現在倫敦流亡政府報紙上之後，蘇聯和波蘭流亡政府絕交的時候，從我們當時在莫斯科的人看來，波蘭流亡政府外交的奇妙的愚蠢，是顯而易見的。它似乎從不了解，只有俄國的勝利和俄國的流血，才能恢復波蘭。不管這事實，倫敦的波蘭人正式表示信任戈培爾的故事，說納粹發現了據傳是俄國人殺掉的數百名波蘭軍官的屍體，而且要求國際紅十字會去調查。

倫敦的波蘭人繼續攻擊蘇聯，並且堅決要取回烏克蘭的一部分，他們却忽視了一個事實，即那個區域是他們用武力從俄國搶來的，而且現在鞋子在別人的腳上。他們還忽視了其他兩個事實。第一，在蘇聯於一九三九年佔領了這區域以後，波蘭土地貴族的大田莊已經粉碎了。土地已經重新分給農民，這些大地主的田莊，勞合喬治曾稱之爲「歐洲最惡劣的封建制度」。光是這一個變化，就使代表逃亡的土地貴族利益的任何政權的恢復，即使不是不可能，也是不切實際的了。第二，由

於流亡政權絕不是波蘭人民民主地選舉出來的，蘇聯可能決定承認波蘭國土上建立起來的另一個政權。邱吉爾顯然看到這個可能，因此他在一九四四年三月公開促請波蘭流亡政府，以接受俄國的建議，承認寇松綫爲疆界爲妙。

至於芬蘭，在我寫這篇文章的時候，和平協定也許已經訂立了，他雖然曾和希特勒締結過反蘇同盟，但這協定使她能保持其領土和主權大部份的完整——這一事實，使蘇聯的盟友們無法插嘴。但是許多承認蘇聯有權恢復戰前邊界的人士指出，這並不包括紅軍能够永遠佔領的沙俄的若干領土在內：不管史達林和莫洛托夫的多次聲明，不管莫斯科贊成大西洋憲章，不管十六年來史大林的主張以廢棄「輸出世界革命」爲基礎，許多人依然不信任蘇聯的目標。蘇聯爲了「安全」還需要什麼呢？她說她希望周圍各國有「友好的政府」。她所說的友好政府，是什麼意思呢？

我沒有詳細研究過這一層，但捷克斯拉夫似乎是能够得到答案，值得研究的地方。這個國家是東歐有真正民主政府的唯一的國家。蘇聯一貫地尊重她的權利，並且過去和現在，都和她保持友善的關係。捷克人從不允許他們自己的土地成爲一個反蘇根據地，他們也從不抱怨說是蘇聯違犯了條約，或打算用武力來使他們「布爾希維克化」。那麼小國家如果遵守同樣妥當的規則，很明顯的，是能够和蘇聯比鄰而居的了。

不幸，在東歐，具有捷克人那樣的政治團結，經濟經驗和智慧的人並不多。戰前巴爾幹各國，由反動政府或滑稽皇帝卡洛爾王之類統治，他們的社會制度是落後而半封建的。這些不民主的政府把人民引人大難，他們將來很少可能恢復像從前那樣的權力。反法西斯運動，例如南斯拉夫、狄托

元帥所領導的運動，在這次戰爭的火燄之中生長起來，將在最後形成新的領導權。在羅馬尼亞，希臘和南斯拉夫，地下運動有強有力的本地共產黨為後盾。可以預料，紅軍和這些團體有了聯系之後，將信賴這些共產黨份子，並將在軍事佔領期間直接援助他們。

很明顯的，共產國際的解散並沒有消滅了共產運動的國際性，外交家也曉得莫斯科的若干民族解放運動是倫敦流亡政府的競爭者。但這些解放運動並不是蘇聯的傀儡組織或工具。相反地，在一切時候，這都是蘇聯政策的不可缺的部份。在紅軍進入的地方，蘇聯要依靠親社會主義的勢力來消滅當地的法西斯主義，和進入義大利的英美軍隊要依靠我們認為是布爾喬亞民主的勢力一樣，都是很自然的。在歐洲的每一處，在反法西斯的民族戰爭下，左右兩派有若干互爭上風的鬥爭。不干涉佔領地內政是一句好話，但這種政治的真空，不能長久。事實上，佔領當局喜歡某一勢力來幫助他，很自然的他們傾向於鼓勵那些信奉與他們相似的制度的人士。

蘇聯不擴張領土，給其他國家自由選擇政府之權的真正試驗，不會在軍事佔領期間發生，而是要在戰後，紅軍退入本國以後發生。那要看，蘇聯是否要用任何強迫的方法把東歐國家劃入本國範圍，或者在解除巴爾幹，波蘭，奧地利，德國的武裝以後，她是否和英美商討把政治權力交還當地人民之手，她是否信守這些商討的結論。

任何有一點現實政治感的外交家不會看不出，蘇聯在東歐的強有力的地位，至少在幾十年之內，使她獲得這區的主要影響力及責任。就算他要放棄，蘇聯恐怕也不能擺脫，恰像美國不能放棄執行門羅政策的責任一樣，介於兩大之間的小國必須有所依靠，恰像低地國家落入英國星球之內一

樣，東歐也是蘇聯特別關心的地方。

當蘇聯改變憲法使聯邦共和國獲得外交關係的自主權時，蘇聯承認了這個事實。「這一舉措所完成的主要結果，是在處理邊疆關係時，增加了蘇聯外交機構的柔軟性。在實踐上，那會是讓蘇維埃卡累利亞處理有關芬蘭的事件，波羅的海國家烏克蘭白俄羅斯可以和波蘭普魯士直接連系。這樣可以作廣泛的外交活動，而不致影響莫斯科與英美的關係。但是在蘇聯人看來蘇聯在東歐和中歐的安全關鍵，不在任何較小的國家，而在該區的工業中心，那就是德國。在歷史上，自從中世紀以後，對於俄國的大侵略，每一次都來自德國或得到德國的幫助。俄國共產黨人一再告訴我，在拔掉了納粹主義和它底根的時候，被侵略的恐懼就會從地圖上消滅了。我們可以相信蘇聯要做打掃的工作，至少要遠至柏林。

顯然地，德黑蘭會議時，對於在德國實施的具體辦法，並無協議，因為那時美國和英國在歐洲大陸上，尚無足以和蘇聯比擬的力量。但史達林可能已經把他的最低條件說清楚了。他和蘇聯的其他人士，從沒有打算把他們關於德國的重要願望祕而不宣。他們要德國成爲和舊的普魯士邦差不多大小的國家。他們將要求把贊助希特勒的大資本家作爲戰爭罪犯來處罰。還要把他們的重工業和其他的機器，或其殘存的機器，以賠款的形式歸於蘇聯。

蘇聯將需要大批德國戰爭罪犯來協助重建他們所毀壞的城市，但德國小孩子是不會受懲罰的。蘇聯人會要他們進反對法西斯主義教育佔支配地位的學校。蘇聯人也許會贊成准許德國及時重建工業，以穩定簡單的自給自足的工業和農業經濟，並且爲本國的用途製造機器；但至少在幾十年內不

能有任何種類的奢侈品和軍火。這之外，史達林曾允許德國人說：他們的民族整體以及文化不會被破壞，他們可以有一支軍隊。這以外，德國人民就得自己設法來在希特勒所留下的廢墟之中自己找出路了。蘇聯贊成德國那一個團體來在戰後領導德國，自然要看投降的條件如何。但明顯地，自由德意志委員會，至少將是那領導機構的一份子。

這就是在區域安全方面，蘇聯大致的要求。至於西歐，亞洲，美洲等處，他們希望我們建立我們及鄰邦共同滿意的區域安全。她沒有干預這些區域的企圖，她們的報紙沒有勸告我們如何處置日本及我們克復的太平洋島嶼。

綜上所論，就是說，蘇聯的外交政策是依據一個有具體目標的計劃，并分爲兩個部分。一部份關涉她在國境鄰近的區域內的重要而切身的利益。在那些地方，她努力建立一條友好國家的環帶，這些國家要準備和她在外交的各方面合作。另一部份，關涉到它的廣泛的國際利益。在國際方面，她承認別的國家像她所要求的一樣，有區域安全之權。同時，她贊成相約維持和平國際合作一類的切實的建議。

以我所能看到的而論，蘇聯外交的這兩個方面，是一回事的兩部份。蘇聯人不使這兩部份發生矛盾，而且並不把這一部份作爲那一部份的『第二條』路，而把他們當作整個有機體內兩個同樣重要的部份。這一部份倚靠着另一部份，並且受另一部份的影響，這部份要沒有另一部份補充的話，是被認爲不夠的。

美國和英國有許多很好的理由，須和蘇聯的這個政策合作。一是我們雙方都用我們自己的辦法

實行着相似的外交政策，這政策把維持有關我們切身利益的面區域安全，和共同和平相處的廣泛的國際安全聯系起來。另一個理由是，蘇聯的區域安全組織，和我們自己的切身需要之間，並無足以造成嚴重，矛盾的衝突。第二，我們希望蘇聯支助我們的對日戰爭，支助我們加強亞洲的安全。第四一個理由，是蘇英美人民大眾盼望經久的國際和平，盼望他們的政府合作保持和平，他們盼望這，比盼望任何別的東西更迫切。

最後，也是最重要的，我們除了承認蘇聯的區域安全組織，以獲得她的信任，并在這個基礎上，使她參加國際大家庭以外，只有一條路，就像蘇聯除了和我們在一個國際組織內合作以外，只有一條路一樣。這條路就是強求用武力來實現我們的願望的政策：那是準備第三次世界大戰的政策，準備洲和洲之間戰爭的政策。那就廢棄了德里蘭會議『在今後的許多世代中，排除戰爭的災難和恐怖』的諾言。這一條路，從蘇聯國內一切需要看起來，蘇聯是反對的。

(完)



定價臺幣六元